

王西彦著

神的失落

寒禾社出版



10315
10



新禾文叢

—1—

神 的 失 落

王西彥 著

新禾出版社

到這窺息的小山城裏來，完全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不過我也還是在這裏安心住下來了，連年奔波，使人感到不勝拆支的疲倦，我得以這裏一舒喘息。

生活的沉悶是可以預料的，但可喜的是佔有這一間城郊外的，有濱向陽而開朗的門窗的小小樓房。現在正是春天，樓下園子裏一株高大的玉蘭花，枝梢直探入欄杆，噴射着濃郁的香氣，簡直使你呼吸微感到壓迫。只要跨出房門，憑欄小立，你還可以看到下面各種各樣的花卉。粉色的郁李，黃色的棗棠，大紅的茶花，深紫的蝶蓮，都一齊在明媚的春陽裏，應顧着自然的安排，鬥奇奪豔地開放着，以濃淡不一的綠葉做襯底，編織成一片爛爛的雲錦，招引來無數蜂蝶，陶醉於繁花香枝叢中，高唱着快活的歌。每天清晨，在鳥雀的鳴吟裏睜開眼睛，首先你聞到一陣撲鼻的澀香。黃昏時分，你可以依着欄杆，把眼睛凝定一點，細細觀賞枝梢間蝴蝶的結隊巡邏，花蕊裏蜜蜂的忙碌鑽營，從牠們恍悟到人生的

真諦。晴天固然有黃鶯光臨，聽牠們婉轉的歌喉；雨天也不妨看落地的殘花，在泥水的蹂躪裏見出軟弱的可悲。對於自己的住處，在被進小棧來第一天，我就感到了心滿意足。

尤其可喜的，我在這陌生的小山坡裏，原以為將守著一份難堪的孤寂生活，誰知道竟在不意中重遇到一個學生時代的舊友馬立剛。這在我真是一種過大的喜悅！就在我搬進小棧第二天，業已是黃昏時分了，不經房東的傳達，他一直莽撞地闖上樓來，一盞把樓梯踩得瑟瑟發響，一邊大聲嚷着：

「老謝！老謝！——謝大國！」

及初一刻，我竟聽辨不出他的聲音了，急忙迎出房門時，他正從樓梯探上頭來。

「呵，是你，立剛！」

「是我！當然是我！除了我還會有誰！」

我們緊緊握着手。霎時間，突然的喜歡和過大的激動使我說不出話來了。他的情形也只是握住我的手，不住搖着，重復的說：

「當然是我！當然是的——當然是的！」

兩人幾乎同時擠進小小房門，他在一張靠窗的竹椅上坐下，我則慌慌亂亂地準備寫他倒茶；但他阻止我這樣做，從我手裏把茶杯搶奪了過去。

「倒茶做什麼？」他說，「我又不是客人！要緊的是趕快把燈點起，你這房子太暗了，讓我仔細看看你的窟窿，看看你這些年來生活過得怎樣？」

經他這麼一提，我也當真放開了茶，又復慌慌亂亂地找尋火柴和燈盞。燈是那種有着細長玻璃罩子的植物油燈，或許是由於慌亂的緣故，在一連點了好幾根火柴之後，才把它點燃。天還沒有完全黑，燈光又是昏黃的，房子裏反而顯得更不明亮。馬立剛喘詳著我，搖搖頭說：

「老了，你也老了，完全不是以前那種樣子了，瘦得多也黑得多了！」

「比以前瘦些黑些，還是因為旅途勞頓的緣故，也還不能就說是老，我究竟只是三十歲上下的人，正當年壯有爲的時候，」特意我又加添道，「再說，你的樣子也和從前差不多，沒有老。」

「老了，老了，」他依然搖搖頭。

馬立剛不是那種善於偽裝熱情的人，在學校裏時，他沉默寡言，不喜歡交遊，緊守著自己的小圈子，是一個用名的背默子；當時，我是他唯一的接近的人，只有我才了解他心境的寂寞和一種隱秘的固執。雖然離別業已很久，但在這一刻，彷彿我們重又回到學生時代了，我懂得他這嘆息的意義。

「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我企圖把話題引開。

「這些年來，我一直在設法打聽你的消息，總是打聽不到。前年——是前年嗎？——聽人說你在××海邊一所師範學校裏教書，連忙給你寫了一封長長的快信去，沒有回音，原信也不見退轉，大概是傳聞錯誤。後來我又一時糊塗，寫信到韓一萍那裏去探問你的消息，她竟連信也不回我一封——」

「韓一萍？她怎麼啦？」

「她當然好啦，」他又一次的搔抓頭，「她已經結了婚，她的丈夫現在是××公司的總經理，據說家產總有幾萬萬了。香港沒有陷落的時候，韓一萍住在香港，享受外國的物質文明；碰見過她的人說，她完全變成一個貴族夫人，住洋房，坐汽車，吃得肥胖白嫩，枕被簡直就像爲她梳的。想想在、校時那種慷慨激昂的樣子，那種唱得響亮的高調，誰料到只幾年工夫，自己反而變成所咒罵的人了，女人都是對善撒謊，沒有記憶的動物！」

「不要過份責備一個女人，立剛，」我說。

「爲什麼？」他的臉孔微微發紅了，「難道我還應該給她唱讚美歌嗎？我說這樣的話，並不含什麼嫉妬之心，你知道我還不至於如此卑賤。我和她之間的友情是不成立的，我十分明白。不過，爲什麼要回我的信？我只是向你探詢一個老朋友的消息，可不是向

你求愛呀！」

爲了平穩他重又激動起來的情緒，我站起身來給他倒茶：這一次他並沒有阻止我。

「不要談這些了，請告訴我，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

「是的，」他笑聲回答，「韓一萍不願給我回信，自然她也根本不會知道你的消息——她現在不會再關心我們了。和她比起來，我們現在是窮光蛋，是叫化子，是不識事務的傻瓜，她自然用不到再來關心我們——」

「不要談這些了，」我截斷他的話。

「爲什麼不要談？只要我活活一天，就要咒詛她一天！我卑視她，甚至可以說，在這個世界上，我最看不起的是她！我只恨她自己爲什麼還要寫信給她？難道從她可以打聽到你的消息嗎？這不是自取侮辱是什麼！嫁到一個當總經理的丈夫了，發國難財發足了，有錢了，物質享受把良心蒙閉住了，就連自己不是人的事情也忘記了！」

「立剛，會歸正傳吧，你的野馬跑到那裏去啦？」

「我這不是跑野馬，這些年來我太悶了，今天見到你的面，恨不得要抱齋你痛哭一番才好！大鵬，雖然我們都瘦了老了，我們究竟還沒有變——還是一個人，還保持着人的樣子，胸口裏還跳動着一顆人的心。我相信這些年來你也一定碰了不少釘子，見到不少以前

的老朋友都變了樣，受到不少不公平的委屈了。是的，我們所受的委屈實在太多了——」他的聲音發着顫，如果不是燈光過於昏黃，也許可以看見閃在他眼睫毛的淚光了。這情形使我很感窘迫，我知道他是不說則已，一說起來便將無法節制的。

「喝茶吧，」我說，把茶杯端給他。

他接過茶杯，他的手微微顫着。杯子裏的茶是幾乎一口喝盡的，他把茶杯放回桌上。

「先告訴我，現在你在那裏工作？」在他重新開始說話以前，我搶先問。

「教書，」他回答，「還是老行當。在對河那個私立中學裏，離你這裏不算遠。我們這樣的人只能教書，只能教書。我也時常到你們這個學校裏來，我和你們這裏一位姓蔡的生物教員很相熟，你到這裏來的消息，就是他告訴我的。」

「你沒有想到我會在這裏吧？」

「這些年來，我連你飄到那個星球裏去也不知道，還想不到你會來這小小山城！當你們這裏那位生物教員告訴我的時候，我還不敢相信——就是此刻，我們面對面坐着，我彷彿覺得自己是在做夢似的！」

「這是因為你太興奮的緣故，」我說。

「不，」他解嘲似的站起身來，「這決不是我太興奮的緣故，而是我們——我和你——都太可憐的緣故。你說，我們不是給生活壓得也太苦了嗎？」

我也立刻站將起來。

「是的，」我答應着，「生活實在把我們壓得太苦了。不過不要緊，我們究竟這年青，還沒有真真到老邁無用的田地。我們應該快活些。你看，我這小樓下面的風景還不錯嗎？」

脫着這樣的話，我跨出房門，給他指點着園子裏的花木。這時，天色幾乎完全黑下來了，園子裏業已孕育起刻刻加深的暗影；樓頭下圍，正陰靈似的，無聲地飛撞着一隻小小蝙蝠。

我們並排站着，依着欄杆，默然無言。我們久別重逢，按理應極十分欣喜；但在這一刻，彷彿有着一種難以言說的憂鬱，同時飛進彼此的胸口。

這一晚，馬立剛就留宿在我的寓所裏。我們一起逃城去，找一家小小茶館吃了點心，回來擠在一張狹窄的木板床上，一直談到半夜，方始入睡。可是，在我們的談話裏面，好像避諱似的，彼此都沒有說到別後自己的遭遇，却只以一種空洞無用的言詞，發洩着積悶在胸中的憤懣——因為我們都曾從人世間嘗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和無盡止的失敗。

如果說仍然是生命的主宰，那麼在馬立剛逝去的生命裏，到處可以發現悄然的力量。馬立剛的父親是一個真正的農民，而且是一個貧窮的農民（一個真正的農民必定是貧窮的）。守着一份從祖先傳留下來的微薄田地，他以終身的辛勞，按照祖先的習慣，養育着成羣的子女。母親是一個富貴所說「只怕床架上的掛神帶」的婦人，雖然身體瘦小，太陽穴上終年貼着小藥膏，但自從第一次做母親之後，幾乎每隔一年就添一次喜，直到生下馬立剛下面最後一個女兒，男男女女正好是「一雙子」。她是可憐的，生產得太多了，操勞得太勞苦了，馬立剛方始學步，她就在一種無可救藥的虛弱症候，丟下一個骨卡廝月的嬰兒，咽下了最後一口氣，剛剛是四十歲。在這世界上，生命的担負責任太重，她不得不過早地把子女們丟給男人，因為她業已生下了他們，業已盡了作爲一個女人的職分。和兒子一樣，馬立剛的父親也是一個沈默的人，他不出聲地承當下這份命運的給予。早上起

得早些，晚上回得更晚些，他在自己的土地上面揮舞着鋤頭和鐮刀。靠着一種可駭的堅韌，一種只有和土地相親的農民才能共有的堅韌，他喘息着把生活時重担撐持過來。

自有肥憶之日起，馬立福就知道父親是一個身材僵僕、滿臉皺紋的老人了。幸好，三個大女兒都業已有人受領去做雇妾媳；而較大的兩個兒子，也美已成了，能够分担父親的重負，在田事上儼然是够格的庄稼漢了。還是好的，最艱苦的一段日子既經過去，只要天年好，沒有大災大禍，小孩子一天比一天得力，如像常言所說的，結大槩多，未來的歲月可以不用老回子日愁夜慮了。照從於一個農家之子的命運，馬立福從小就跟隨在父兄們身後，農忙時期下田鋤鋤刀，平常日子則掌管着一張牛嘴巴，過的是一個小農人生活，做的也是一個小農人的夢。

第一個偶然闖入馬立福生命時，他業已十四歲。那是一個稀有的大年，稻禾將近成熟時，幾乎所有的池地都在猛烈如燃燒似的太陽下龜裂了，甚至溪水也斷了流。這是農家的重要關頭，如果「大熟」沒有收成，一年的生計便將沒有着落。每天萬里無雲的藍天和紅銅色的太陽，在農民們心裏所投下的暗影逐漸擴大了，迎神祈雨的事情做過了，接濟而來的便是搶水風潮的發生。在塘間，一口池畔灘注着許多不同田主的田畝，臨到「水成生命」的時節，各個田主便用動自己的人力，彼此搶奪池塘裏剩餘的底水。在這種事情上，

馬立剛家是佔着優勢的，因為兄弟多，人力強。但是地主之中有一家裝窮戶，依仗着權勢，把馬立剛家的兩架水車打得粉碎。和平時的姿風不同，這是一種不能容忍的姿風，畢竟是一個安分守己的農戶，也被迫着把事情鬧到縣衙門裏去了。誰知道衙門裏並不是尋找公道的地方，在水的搶奪上握有權力的人，在衙門裏也同樣握有權力的。受到更大的姿風，馬立剛的父親從縣城踉蹌回家，簡直給憂傷和氣憤踏倒了。「立剛，」他把最小的兒子叫到自己面前，滿臉流淚的說，「你把牛繩丟開吧，給我讀書去……」

讀書？這在作爲一個農家之子的馬立剛聽來，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他從來沒有想到過，也從來沒有夢到過。自己的祖先，自己的父親和哥哥們，不都是和土地相親的農民嗎？爲什麼自己要和他們不同？而且，透着香味的泥土，初熟的鐮頭和鋤刀，朝夕糧食的耕牛……怎麼捨得離開它們呢？它們都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呵，如今要離開它們，無異把他從一個熟悉而溫暖的世界，驅逐到另外一個陌生而冷淡的世界裏去了，這不是一件殘忍的事情嗎？「爹，我不要讀書。」他怯生生的回答，同時也落下了眼淚，因爲他看到父親簡直要哭出聲來了。

「立剛，」父親極頑強，彷彿沒有聽見兒子的回答，「給我讀書去，不爲你自己，也爲祖宗上代爭一口氣……你去讀書，我和你哥哥們在家耕出糧地，你放心，我活一天，總

會揮錢給你讀一天書；只要你讀得畢業，祖宗神龕上貼一張報單，我死了也說甘心！」

以震顫的聲音，說着這樣的話，父親把兒子們都喚到面前，鄭重宣佈了自己不可動搖的決心。

這是不可抗拒的，一個新命運落到馬立兩身上，他也就默默的接受下來了。他驕心地哭泣着，覺得自己是一個被棄者，是一個極端不幸的人了……

雖然從小農人變爲一個讀書人了，但從小養成的農民的言語，農民的習慣，以及對新環境的疑慮態度，一直到進了省城裏的中學，依然充分保留着，因此在學校裏被同學們目爲「怪物」。我們就是在這時候認識起來的。我們是同班同學，白天在同一教室上課，晚上睡在同一寢室裏。在同學之中，他的服裝是最特異的。他始終穿着褪色的，甚至是縫補過的農民的衣服，襖衫是一律的制服，到了他身上，也仍然要顯出一付農民的樣相。他的藍色麻布襖子，他的印花棉襖，他的粗蓆子，甚至他的笨重的草鞋，在寢室裏都成爲不受歡迎的東西，別人嫌惡它們被壞了整潔和美觀；爲了這，他經常受到唾罵的譏諷。但他沉默地忍受着。他是一個個強的人，不肯在人前流眼淚，即使有時眼裏裏業已閃着晶瑩的淚光，就是他這種農民的忍受，強有力地把我牽引着去親近他，去了解他……

自然，在最初，我們的關係是很奇特，很不自然的。他彷彿並不歡迎我和他接近，他

對自己以外的人都懷著戒心。在他看來，如共去招致屈辱和嘲弄，他甯可緊守自己的孤獨。在我這一面，也覺得他是一個和自己不很相同的人，覺得在他的生活裏充滿奇異的東西，要去完全和他「心貼心」地相親近，將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但最初的遲疑不安一經過去，我們立刻成爲很好的朋友了，因爲他是那樣坦白，那樣不知道掩飾自己；從他嘴裏說出來的話，是那樣誠樸；和他相處，如像是置身於秋空的曠野之中，明朗得使你暗暗吃驚。記得在最初幾天裏，他就把自己的家庭和求學的動機，詳細地告訴給我聽了，他說他不是不讀書，他是在爲受屈的父兄們「爭一口氣」。

他不能算是一個天才很高的人，但他讀書用功，簡直不知道疲倦和休息。他用著一種農民耕田的方式讀書。在同學們中間，流行著幾句笑話，就是用來嘲諷馬立剛的。「當心把背騎破了，」或者是，「書是紙做的，可經不起騎呢，」——他對當場這樣大聲嘲諷他。在考試的時候，他的成績總是很平庸，應付考試在他是一件大難事。他常常爲了考試成績的不優良，獨自躲起來流眼淚。他是一個十分好強的人，而且，也說覺得對不起辛勞的父兄。

對我，他一切都公開。他時常爲我背誦他童年生活的記憶。他使用著多量農民的言語，在自己的童年生活的描繪上，他却顯得很有才能，而且很容易墮入忘我的境界。最當

提起的是他的母親，好像在他的記憶裏，母親的死是色彩最濃、印象最深的一幕。在同學之中，他自然是年齡最大的一個。「要是我媽不死，」有一次他這樣說，「我一定已經娶了親了。」他還說到他不願意和讀過書的女人去戀愛結婚，他將來要娶一個鄉下人，和他嫂子們同樣的鄉下人，因為她老實，會做活；他認為讀過書的女人穿得花花綠綠，是玻璃紅裏的金魚，好看卻沒有用。

「可是你忘記了你自己是一個讀書人了，」我提醒他。

「正因爲我自己是個讀書人，我才要娶一個鄉下女人；我想像我這樣的人，讀書真不如種田好。」

在這種問題上，我們之間常常發生論辯。可是每次總是沒有結果，因爲我無法脫服他一個農民內固執。有時他即便放棄了論辯，沈默住了，但我知道他依然不會放棄自己牢不可破的成見。

他還時常把父親的信給我看。不消說，父親拿慣鋤頭的手，從來沒有拿過筆，信是託別人寫的；但在那些似通非通的字句裏面，依然可以看出一個老農人對讀書兒子的熱切期望。每接到一封信，他總是一遍一遍的讀着，最後眼眶紅潤了，於是放下信，捧起一本艱辛的教科書，久久不肯釋手。

中學畢業了，目的達到了，第二個意外又復闖進他生命裏來了。在他中學的最後一學期，就業已在家鄉縣城裏謀到一個小小位置，畢業之後，他可以在縣城裏當一名小小要人，在衙門裏自由進出，在鄉間爲父兄們爭一口氣了，這原是父兄們的最大願望；而在他自己，也業已心滿意足了。他並不想再高飛遠走，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沒有那樣的「福份」。可是正當他參加了畢業考試，還沒有發榜，一天晚上，他突然接到一個從家裏打來的電報——父親病危，叫他趕快回家。

他那麼橫流地摔了電報給我看。他灰心絕望到極點。自然，在接到電報的第二天，他就匆匆趕回家去了。只有我一個人送他到輪船碼頭；在握手道別之際，他幾乎泣不成聲了，情緒的奔放使他完全不顧周圍驚奇的眼光。這一次記憶，在我腦子裏一直鮮明而深刻。那是一種陰暗的黃昏，在嘈雜的人聲裏，他吃吃的告訴我，要是不幸父親來不及見到他的畢業報單，他將不再離開家，寧願放棄畢業，重新回到一個農民的命運，重新去親近土地。

但是還不到兩個月，他便滿臉憤憤地跑到省城裏來了。在學校裏找到了我，還沒有說出話，他便首先一個小孩子似的哭將起來。他說，在他趕回家的第三天，父親就開始昏迷不醒，却一直誰也似的喊着他的名字，記掛着兒子的畢業報單。可憐的老人，正當祈希望

的即將得到時，生命却從他爲辛勞生活所擠得儼儼金曲的軀體裏離開了。

安葬掉父親，馬立順原是不想再出來的，他覺得自己應該跟隨着哥哥們統種田地去。可是在哥哥們眼裏，他如今業已是讀書人了，他們會供給過他，既然父親死了，他小應該去和他們爭奪那份並不豐厚的田產；再說，一個讀書人怎麼還可以耕種田地呢？不是縣城裏正有着一個小小位置等待他嗎？他們的話當然是理直氣壯的，他不應該再留在家裏，因爲他業已不再是農人了。

「那麼，你打算再去就業嗎？」我問。

「不，」他搖搖頭，「我爲什麼要去當那種小要人？以前可以說是爲了爹，現在可爲了誰呢？」

「難道不可以說爲你自己嗎？」

他又搖搖頭；那時候他業已有着喜歡搖頭的習慣。

「不，」他說，「正因爲爲我自己，我不應該到縣城裏去當小要人。爹要我那樣做，哥哥們可並不需要了。」

這改變對他是很重要的，他又一次服從於自己生命中的偶然。暑假過後，我們兩人就像神話裏的冒險家似的，一起到那遼遠的北方去了。我們這樣做，是完全未加考慮的，完

全憑著一種不可分析的衝動。當時我們有著一份出諸一位好心師長的幫助，但那是一份不能長久依賴的幫助。到了那有名的北方古城之後，我們一起考進了大學，把自己投入一個新的夢裏。馬立剛的情形簡直是狂熱的，偶然既經他選擇了讀世人的道路，他就得認真地讀讀書。他的整個世界，幾乎就是教室和圖書館。不管能不能夠了解，他一本一本地捧讀著厚厚的名著。在教室裏聽講的時候，他也始終是全神貫注的，而且非常欽佩站在講壇上高談闊論的教授：「他們不是比我還年輕嗎？可是有著怎樣淵博的學問啊！」他不止一次的這樣歎息著。他總覺得自己年齡太大了，認為是一種非用勤勉可能彌補的缺陷。

第二年，那位好心師長的幫助便斷絕了，馬立剛的生活立刻陷入一種非常艱苦的境地。但他是能夠忍受的，他知道最低限度的生活，簡直啃著大餅過日子。不過，不久他便找到一個半工半讀的機會，他在學校附近一所中學裏兼起課來。這時候，北方的暴風雨時代到了，一向堅守著自己的小圈圈的馬立剛，竟也被捲入風雨之中，站到街頭去吶喊了。他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他的行動完全激於一種熱愛民族國家的真感情。

就在這時候，他認識了韓一萍。

不消說，在當時的熱潮裏，韓一萍是一顆燦爛的明星。所有沐浴在她的光芒之中的青年，都仰奉著她如像一尊神，把她引為自己的榮譽。馬立剛是一個完全沒有接觸異性經

驗的人，韓一萍在所屬社會裏的崇高地位，使他驚訝不置，而且也打破了他那種「知識份子的女性是金魚」的觀念。最初，他簡直迷眩了，一如小孩子的迷眩於天上的霓虹；但隨後，他便愛上了她。那完全是一種非理性的愛戀，他的狂熱達到一種使人吃驚的程度。他去找她，寫信給她，以一種容易陷入窘境的方式向她表示自己的愛情；一句話，他把自己的全生命放置在對她的愛上。他不止一次向我宣佈自己的決心。但我是看得明白的，我了解他，也了解韓一萍。雖然她並沒有拒絕他的愛，不過她也不會真正接受他的愛的。可是他業已置身於懸崖之上了，我怎麼能够使他回轉呢？他是一個固執的人，他要着她，在他的愛裏沒有毫厘虛假。

幾乎足足半年，他過着一種沈迷的生活。他把一切都荒廢了，人也變得瘦削了，她始終只是一顆天上的明星——雖然沐浴着它的光輝，却無法得到它。當他明白自己可憐的處境時，突然離開了學校所在地的古城，什麼人也沒有告訴。

約莫半個月之後，他回來了，却帶着一個完全是鄉下人打扮的小妹妹。他說他原是決定殉情自殺的，他想用自殺來向她證明自己的忠貞。他曾經在城外一處荒郊徘徊過。背。他，我也算是殉情嗎？我就這樣爲她而死嗎？如果我真的自殺了，她會怎麼想？」他不住重複詢問着自己。但生的意志畢竟太強勁了，當他看見太陽重又從東方升起，一天重又開

始時，終於打滿了原來的決定，跳上火車回故鄉去了，打算把自己埋藏在鄉里間，不再露面，可是這種夢想一回到家便被滅了，家鄉業已成爲盜匪世界，哥哥們都變得更窮困，顯然不容許他安下身來。可憐的是小妹妹，她年紀太輕了，她的命運不可想像：把她帶到自己身邊，好好教養她，他認爲這是他難以洗卸的責任。

很快的，他便重建起自己的生活秩序，使自已重新回到書本上去了。因爲在這時候，最初的暴風雨業已過去，動盪的北方，正處於一種反常的平靜之中。由於對韓一萍的失望，農家之子的馬立剛，比以前顯得消沉得多了……

時間過去，不久之後，戰爭便起來了。

「今天你可應該給我報告別後的遭遇啦。」

約莫在三天之後，馬立剛第二次來看我的時候，我向他提出這樣的要求。學校雖然早已上課，但現在還是我的休息期，我儘有時間和他互相訴述彼此的過去。

他從窗口回轉身來，在窗邊的竹椅上坐下。

「當然，」他說，「今天我就是特意爲這事情來的。上午本來我有課，可是你來了，還沒有詳細和你訴說過去，心裏總是悶悶的，便請了假來找你。」

「好極了。要是認識路，昨天我就會找你去了；我很想知道知道你的過去。」
微微顯露出羞赧的神情，他顛預地笑着。

「過去？可是一部二十四史，我應該從那裏說起呢？」

「從我們分手時說起，慢慢的說，盡詳盡細的說，我想知道你每一樣事情。」

他爲難地搖搖頭，而且張着蓬鬆的短髮，許久不出聲，彷彿正在清理自己的記憶。

「好吧，」他開始着，「自從我們分手之後，我就回到自己的家鄉。你自然知道，在家鄉我是歇不住的，不上一個月，我便到那縣一所私立中學裏去教書。我把小妹妹也帶了去——你記得嗎？我那個小妹妹，還是你給他取的學名：馮海蘭。她聰明極了，小學沒有畢業，我便把她送進了中學；她的進步真快，思想清楚敏捷，在學校裏，完全不像一個鄉下孩子，雖然不肯用功，成績却總是列在優等。我時常想：自己並不是一個應該讀書的人，她倒是的，非好好培植她不可。是她在初中二年級那年我離開她的，現在她應該是大人了，高中快畢業了——」

「你總是喜歡跑野馬，」我說。

「這不算是野馬。我非常愛她，我那小妹妹。我們經常地通着信，討論着各種問題。在很多事情上，她的見解比我要深刻得多，也廣闊很多；她的年紀還很輕，可是眼光就很遠大了——改天我可以拿幾封她寫來的信給你看看，她的進步會叫你不致相信。」

「但是，你忘記報告自己的事情啦。」

「我自己的事情？難道說，小妹妹不就是我自己的事情的一部分嗎？我覺得和我自己最相接近，她們的生命和我自己的生命緊緊聯繫在一起的，在這世界上只是兩個人，一個

便是小妹妹海蘭——」

「另一個呢？」

馬立剛的臉孔立刻變得通紅了。

「另一個——」他訥訥地說，「另一個便是她——便是高小筠——」

「高小筠？」

「高小筠，不錯，是她，海蘭的同學，我的一個朋友。」

「只是朋友嗎？」我追問着。

他的臉孔變得更紅了，慌亂得近於手足失措，竭力逃避着我的視線，他低下頭，又復拾起。

「至小現在還只是朋友，」他強作鎮靜地回答，「不過，她是我一個不尋常的朋友，或者可以說，一個知己以上的朋友。我認識她時，她的年齡還很輕，和海蘭不相上下。我並沒有教過她功課，她比海蘭高兩班，可是她是海蘭的好朋友；由於海蘭的關係，她才成爲我的朋友。她時常和海蘭到我房裏來。最初，我把她當小孩子看待，所以我們的關係非常自然。她和海蘭一樣聰明，不過顯得更活潑些。她並不十分美，但她有着雙明澈的大眼睛，一個高高的鼻子，一口潔白的牙齒，自然有她動人的地方，有她引人愛憐的

魅力——」

「想不到你現在很會讚美一個人啦，」我笑着插嘴。

「不是讚美，我說的全是真實。剛才我已經告訴你，她的名字叫做高小筠，她是一個真實的人。」

「她現在人在那裏？」

「就在這裏，在我那學校的小學部教書，如今我們可以說是同事了——我就是爲了她才到這裏來的。沒有她，也許我真的會墮落了。」

顯然地，他又開始激動起來了。

「如果你知道這些年來我所受的委屈，」他繼續着，「你一定會不相信我還能夠這樣興緻勃勃的生活着，還能夠堅守着這門老行當，還能夠發這樣多的牢騷——我的牢騷極了，這就是說，我的心還沒有死，我的向上的意志還沒有消失，我還想挺直腰板做一個人——一個真正的、有良心的人。爲什麼能夠維持這勇氣於不墜？這就得歸功給她——高小筠。她的靈魂太純潔了，只要一想到她，一想到世界上還有一個關心我的好人，我的心裏就充滿生氣，好像一棵彫枯的樹得到春天的甘霖。一個人的生命必須有它的支撐物，高小筠便是我生命的支撐物；這些年來，我簡直就是爲了她而生活的。如果沒有她，我的生活

便將成爲完全的空白——」

「你好像很喜歡採用抽象的言辭，」我笑着說。

「這不要緊，」他興奮地往下說，「只要是應用在她身上，抽象的言辭也仍然是有用的。她可不是韓一萍，她要比韓一萍樸素得多，也崇高得多。自然，她沒有韓一萍那種漂亮的高調，那種自命不凡的態度，那種矯揉造作的儀表——但她比她善良得多了，她有着一颗黃金的心。」

「你把所有的讚美之辭都用在她身上了。」我想，不過並沒有對馬立剛說出聲來，說出聲來的是：

「這是因为你自己也有着一颗善良的心的緣故，你也真應該好好愛一個人了。」

我這話彷彿使他非常興奮，他露出圓大的牙齒笑着；這是一種小孩子似的笑，只有一個心地單純的人才能具有的笑。他的眼睛裏因此閃着淚光。

許久，他說不出話來。從竹椅上站起，他在房子裏無意識地轉動着，好像在找尋什麼東西來掩飾自己突然而起的激情。

「十一點半鐘了，」我看了看錶，爲了解除他的窘迫，便提議道，「我們進城去吧，今天我來作一次東，請你吃一頓簡單的中飯。」

他並沒有轉過身來，却以微顫的聲音答應說：

「好的，我們換城去，不過今天應該我來作東；吃了飯，我再來告訴你關於高小筠的事情。」

在吃中飯時，馬立剛稍稍喝了點酒；回到小樓上，不待催促，他的話就像狂潮似的湧吐出來。

他和高小筠的認識，說起來也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最初他的親近她，乃是爲了妹妹馬海蘭的緣故，他也把她當作小妹妹看待。她常常向他發一些新奇的疑問；從很多細小的地方，他窺見她靈魂的純潔和思想的明澈。他的愛上了她，乃是一種感情不自覺的推移。有時候，當這種感情的激動說出常軌時，他往往會吃驚地暗自尋思：「難道我竟對她發生愛情了嗎？她是這樣年輕，這樣純正，我的愛會不會是一種罪惡嗎？我配愛她嗎？這種愛情有怎樣的結局？」——這樣追詢着自己時，他感到極大的痛苦。他簡直咒詛着自己，鄙棄着自己了。幾次的，他決定要用理智的刀斧挖掘去這種愛情的萌芽。但只要一見到她，他的決定便動搖了，他感到愛情的萌芽又在自己心的沃土裏茁長起來了……

但現在，他業已是一個有經驗的人了。他知道感情是一種危險的東西，不能盲目地放

在它：人世間並沒有天淵存在，首，放任感情的結果，會徒然把自己放置在丑角的地位。即使你喝的是苦酒，別人却在旁邊喝香醇的甜酒。他小心翼翼地，緊拉感情紛擾索的手，一刻也沒有放鬆過，一直到他不得已和她分離。

高小筠是不幸的，她生長在一個貧窮的家庭裏。自己的生母死得很早，在一個嚴寒的嚴冬的虐待之下，她的小小的生命受着蹂躪。爲了解脫她，父親把她送到外縣去讀書。每年只給她很少的錢。她知道自己命運的悲苦，所以很知道費錢這艱難的機遇。初由畢業了，當別的同學熱中於自己遠大的前途時，她接到一封非常嚴厲的家書，要她立刻東裝回去。這到不明不白的信，給了她一個可怕的預感，她流着眼淚，捧羞憤向馬立剛去要主意。因爲在她眼裏，他是她的一個哥哥，一個心地善良的保護人。

如果在以前，馬立剛一定會勸阻她回家。事情很明顯，在別的方面，父母親不會需要她的。但他並不會向她說明自己的觀察，相反地，他贊成她順從父母的意見；她既是父母的女兒，他們在她身上自然握有一份權力。最初高小筠是很躊躇的，最後，她終於帶着自已要去的行李回家去了。她離去，他便後悔起來了，他覺得把一個純真的少女推到陷穽裏去了。更煩的是，還沒有得到她的消息，他便不能不離開那個學校了。不過他並沒有把這妹馬海蘭帶走，他讓她仍舊留在那裏；一方面自然是爲了便利她的讀書，一方面也實在是

爲了喫糧頭得到高小筠的消息。

離開那個學校之後，馬立剛立刻陷入不安定的生活裏。他輾轉奔走，從一個遠遠的城市，跑到另一個遠遠的城市，簡直成爲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人了。那正是戰亂發生最烈變化的時期，接連幾個大城市的失陷，幾乎把全中國都捲入極大的紊亂不安之中。馬立剛的狼狽情形是可以想見的，但他頑強地掙扎着。終於給他在那個邊遠省份的小城市裏找到容身之所了，立刻給妹妹去了信，把自己最急切的關心安置在高小筠身上。不久，隨着妹妹的回信，高小筠的信也一起來了，福音到了……

高小筠在這裏告訴他，要她回去是繼母的意思，她要把她嫁給一個表哥哥。一個整天沉迷在烟榻裏面的浪蕩兒。這是一道不可違抗的命令。當時她的處境危險極了。她是完全孤獨的，得不到任何援助。她想自己只有順從這一條路了。不然，她只有死的一條路了。還是你救了我的，一處在信裏寫，一在我周圍一片黑暗的時候，我看到一點光了。這就是你，我的哥哥，我的老師！雖然你遠離着我，只要一想到你，便覺得自己不是與個孤單的人了，我的勇氣便生出來了。我決定逃出他們給我安排好了的陷阱。我想，只要逃出去就好了，他一定會救我的。現在，我當真逃出來了。我和澤蘭在一起了。馬立剛爲我背誦着它，他似乎是熟讀着它的。自然這是一項重要的傳言。蘇聯邊境封

信，使他覺得自己是一個對高小筠負有責任的人了。是他救她出來的，他自然不能使她再跌入別的陷阱；而且，要緊的是，他將得到她了。他不是愛她嗎？他的愛不會再是罪惡了。這並不是說：他救了她，他有愛她的「權利」；不，絕對的不。他愛她業已是一種神聖的「義務」了，他必得愛她，好好的愛她，使她幸福，也使自已幸福。

在爲自己這樣決定之後，他立刻感到生命的充實了，只要有人可以給自己去愛，也必定會有人來愛自己的。這事情本身便是幸福。自然，他也同時愛着妹妹，但對高小筠的愛，如今不再是對妹妹那種愛了。這兩種愛，同屬生命所必需，它們能使生命變成更美麗、更豐富。他知道高小筠業已成過一個師範學校了，他便以自己全生命的力量，供奉着兩個作爲生命的主宰的神：妹妹和高小筠。他說，有生以來，只有在這一段日子裏，他覺得生活過得愉快而有意義。

師範學校沒有讀畢業，高小筠突然放棄了學校，得到一個師長的介紹，她隻身遠遠地跑到這小小山城裏來了。對她這種奇特的舉動，他一直得不到解釋。在他沒有和她在這兒見面之前，妹妹馬海蘭也未會和他說明。但還有什麼關係呢？如今他業已想到她身邊來了，和她生活得這樣接近了，他業已置身於幸福之中了……

「我說得太好了嗎？」當敘述告一結束時，馬五醒臉腩地笑着問。

再失望。」

「不，你說得很詳細，也很真實。只要到真正度視幸福的地方去尋找幸福，你將不會

再失望。」

王大鵬說你真好，你太好了。」

他緊緊握住我的手，吃吃的說着，眼睛又變成酒盞的了。

萬死有命死如生

天涯何處是芳草

人生何處是芳草

相逢始知時何必相逢

四

最初幾天的休息期間過去了，我開始到學校裏去上課。從寓所到學校，距離大概有五百步，通過一個城門和一條卵石小徑，便是學校的大門。

學生數目很少，規模不大，這一所小小公立學校却有着一個幽靜的環境。它位置在城角邊，後面是斜斜的山坡，旁邊環繞着一道滑溜的山溪，四週都是松樹和櫻櫚的蔭蔭，自成一個小小天地。校舍是半舊式的，經過一番修飾，顯得和環境十分調和。只是房屋太少了，簡直是不敷分配的，所以有一半以上的教職員，都得寄居在附近的民房裏。

但這對我是好的，我貪圖着一種無人擾亂的清靜。我所住的小小樓房正適合我的要求。屋主是一對中年夫婦，只有一個十多歲的女兒和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媽子；女兒就在我在服務的那學校裏讀書，或許還有到外面去做事的兒子吧，總之是一個十分平靜的家庭。我和他們一家還很熟，每天經過他們的客廳上樓去時，也只互相打一個淡淡的招呼，有

時加說一句感謝的話。屋主兩天舒彷彿都是沉默而和善的人；男的大概是一位退休的小官吏，女的則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

一天，上完午後第一節課，我回到自己的寓所裏去。在城門口碰到房東太太，她向我打招呼，笑着告訴我，樓下客廳裏正有客人在等待着我。

「是兩位嗎？」我問。

「兩位？一男一女。你剛出門就來了，等了好一會了。」

我立刻猜知是作聲人，感到一陣說不出的喜悅，腳步不由自主的加快了。不錯，是他，馬立剛，還有他的萬小筠。看到我彷彿是久別重逢似的，他跳將起來，嚷着：

「你才回來了！趕快讓我來給你介紹！我們差不多等了你好三千年啦！」

我們一起上了樓，讓萬小筠坐在前次馬立剛坐過的竹椅上，馬立剛和我便坐在床沿上。今天馬立剛顯得非常興奮，漲紅着臉，呼吸急促，一時却又找不到適當的話可說，最初一刻，空氣變成十分凝重。

就萬小筠所給我的一個印像來說，她並不是那種一下子就能強烈地引人注意的人。不錯，她還是一個小孩子，還帶着一個小孩子的體態。一如馬立剛所描繪的，她具有一雙烏黑的大眼睛，一個高高的鼻子，一口潔白的牙齒；由這一切所構成的一張敏捷剝削的臉

孔，透羅羅的叫人聽得的稀氣。這陰鬱濛濛的想和深墨色的長裙，連頭至脚都是一個學生的裝束。不知道什麼緣故，從看見她的第一眼起，我便覺得她應該是一個馬立剛的愛人，一個能够愛他，而且使他幸福的人。

和馬立剛不同，她的態度自然穩了。彷彿凝重的空氣和她無關，彷彿她還不十分懂得禮節，剛一坐下，便站起身，首先翻看着我的書架，隨後便被她發現到窗外園子裏的花木了。「好多的花！」她說，馬上自顧自的跑出門去。

如像得到解放，我們也踴躍奔向走廊。

「哎呀，好高大的玉蘭樹！」高小筠歡喜得一個小孩子似的，「好大朵的花！好香的花！」

「真大！真香！」馬立剛應和着。

「好看的還是那株石榴？」我給她指點着。「看見嗎？在那幾株菩提樹旁邊的？還沒有到開花的時期，可是它紅紅的細枝嫩葉比花還好看些。」

「我看見啦！我看見啦！」高小筠拍着手。

「是的，真好看！」是馬立剛的聲音。

「我不喜歡大紅大綠的花，」高小筠說着自己的意見，「我喜歡紫綠。玉蘭花白得真

可愛。蓮花也可愛。牡丹就太紅腫了。馬先生，你別要那盆水仙不是開了嗎？

「開了，開得很好。」

「我說，馬先生，你應該分送幾枝給謝先生。房子裏擺一盆水仙，看看清水白花，便可以減少些煩悶。」

正說着這樣的話，忽然她的注意力又被別一樣東西吸引了，她看見兩隻暗黃色的畫眉鳥在一株纏滿寄生的老楓樹下面安詳覓食。

「看那一對畫眉！」她嚷着。

「是的，畫眉，牠們是從野外飛來的，我看見學校裏有一個同事用細麻紅漆籠子養着一隻，顏色比這兩隻更好看些，兩條白眉也更明顯——」

「我最反對用籠子養鳥！」高小筠截斷我的話。

「爲什麼？」

「爲什麼要把牠們關在籠子裏？讓牠們這種自由自在不更好嗎？你看牠們的態度多麼容！」

「可是你不把牠關着，牠會飛去的。」我特意反對着她。

「飛去有什麼關係？牠們不是還會飛回來嗎？把牠關在一個那麼狹小的籠裏，連籠子

張翅膀也不行，跳一蹶便會碰到木樁子，想起就難受！假使別人把你這樣關起來呢？難道鳥兒便不是生命嗎？一隻雀兒不也一樣知道自由的可貴嗎？」

大概忽然想到這些話是不適宜於對一個初見面的朋友說的，一陣紅暈從她原是微蒼蒼白的臉上掠過。爲了掩飾自己，她拋開了花鳥，轉身回到房裏去。

「我口渴，喝杯茶去！」她說。

我們也同時回到房裏。

由於適才我和高小筠的對話，馬立爾顯出一種矜持的神色，彷彿他對高小筠的讚美，業已由她自己向我證明了，他以一種充滿柔情和感激的眼光看著她，給她倒了兩次茶。

和以前幾次不同，這一次，馬立爾彷彿恢復到學生時代的本性，話說得很少，只是微笑。一直沒有離開他那張個大戲撲的臉孔。從表情上，他看出我對高小筠的印象，一定是走動在他胸口裏的過大的幸福，使他說不出話來了。幸福有時是會傳染的，我也經驗著一種前所未有的愉快。

高小筠又在翻看著我那貧乏的書架了，她顯得是一個十分好動的人。一本一本本地，她幾乎把那貧乏的書架上的書全翻遍了；最後，她抽出其中一本「田園交響曲」的中譯本。

「謝先生，我要借你這本書，」把手裏的書向我揚了一下。

「好的，但是你爲什麼要看這本書呢？」我反問道。

「我喜歡它的名字。」她簡短地回答。

借到了書，她馬上低下頭，熱心地閱讀起來了。一直到告辭離去，她始終全神貫注在自己的書上。

他們告辭離去時，業已是黃昏時分。我把他們送到河邊渡口。

自從他們過了渡，兩個人的背影消失在對河岸上的柳叢裏，我才惆悵地轉回身來。

我感到十分愉快，感到自己今天經嘗了一種難得的幸福——它雖然是屬於馬立爾的，但我也分享着它。一個人生到世界上來，並不是完全爲了嘗受苦難；只因爲幸福太稀少了，才叫人感到生命的沉重的。

我並沒有馬上回寓所，我在河邊繼續踱着步，彷彿只有這樣做，才能把幸福的感覺延長。他是隨着夕陽的沉落，原是落盡的遠山的影子，馬上變得曖曖難辨了，在人們不注意間，暮靄業已籠罩着整個原野……

唉！黑夜來得太快了。

五

人們通常總是說，日子在多變的生活裏是過得十分迅速的，但在呆板而忙碌的生活裏，情形也正相似。眨眨眼，一個星期便過去了。

農民們都知道寶貴自己的節日，知道怎樣能情利用它來緩解自己勞瘁的心身。星期八便是我們的節日，只是我們還沒有農民幸福，我們總有一大堆事情積存下來，等待星期天的餘暇來清理它們。這並不是由於我們的惰性，我們之中不全是秉性懶散的人，實在因為我們的職務太繁重了，要獲得良心的清靜，我們是永遠不會有暇日的。雖然這樣，但我仍須騰出一個星期天，來履行一件要務以上的要務——無論為人情或禮節，我都應該去看訪一次他們，我說的自然是馬立剛和高小筠。

不過，上面我說人情和禮節，認真說來，是並不適用於馬立剛的。我去看訪他，決不是什麼應盡的義務，而是一種迫於內心的要求。一清早，我就到河邊渡口去等待渡船了。

幸好是星期天，而且又有着一個晴朗的天氣，從馬立剛那學校過河進城來的人非常多，我很容易便被他擠過去了。學校離開河岸相當遠，我一連詢問了好幾次，才在一個山脚邊找到它。那彷彿是一所很可憐的學校，校舍窄狹極了，完全是由低矮的村屋改造成功的，很老舊，也很散漫。到進學校之後，又費了很多時間，才找到馬立剛的住屋。

「啊，你來啦，我猜準你今天會來的！」

馬立剛顯着高興極了，但也慌亂極了。他給我端凳子，張羅茶水，又匆匆忙忙跑到一個竊盜橫行的小孩子，要他到學校合作社裏去買款待客人的茶點。

「你這算什麼？」我阻止着他，「難道我還是客人嗎？」

「當然是客人！難得之至的客人！我猜準你今天會來的，特意向鄉下老百姓買來一隻大肥鷄，中飯我請客，請你這位城裏來的客人替我們鄉下口味！」

他在屋子裏團團轉着。忽然想起一件緊要的事情了，他敲擊着自己的頭，嘆道：

「該死該死！怎麼忘記了？我還不趕快去喊她來！」

於是他又追出去喊那小孩子。沒有喊住，便重新跑回來，慌慌張張的直跺着腳，搔着頭。忽然又想起一個主意了，他對我說道：

「大鵬，你坐一坐，我去去就來！我馬上上去把她喊來！」

於是，他馬去奔跑出去了。

房裏只剩他獨自一人了，我從容地環顧着他的住屋。這應該是一間老式廳屋的耳房，很窄小，除去了一桌一床所佔的地位，剩下的空間便只够容納一兩張椅子。和學生時代的情形一樣，馬立剛缺乏佈置房屋的才能。桌子上滿堆着書籍、文具、講義和學生的卷子，床鋪上零亂地拋擲着一些衣服雜物，地上還擺着一個爐子和一把煮開水的洋鐵壺，把原是窄小的房子弄得更加侷促不堪。但在整個房子裏，也有着一處精緻所在，那便是裏邊窗口上，擺着一盆開放得很好的水仙；而在花盆旁邊，安放一個嵌有高小筠和馬海蘭合攝的半身照片的精美玻璃框子。

很快的，他就氣喘喘地回來了。但他並沒有把高小筠請來，他的神情顯得有些失望。

「怎麼？她不在嗎？」我問。

「不齊巧，她一清早便出去了，是帶孩子們出去的，說是舉行短途遠足。」

他說着，便坐在自己的床沿上，掃興地搖搖頭。

「不要緊，下次我再來看她。」我安慰他道。

「要是她在可多好！」他嘆息着，「本來星期天她總是來吃中飯的，我不知道她今天要參加短途遠足；要不然，我一定叫她請假不去了。」

不過懷裏是暫時的，他很快便恢復到隨才的興發了。剛好派去買茶點的小孩子回來了，買來一些土燻餅乾和炒花生，馬立剛便開始殷勤地款待齊我。

「你吃！」他把一疊餅乾塞在我手裏，「你不要看它樣子不漂亮，可是味道很好，又香又脆，比城裏糕餅店出賣的要好得多，要好到十倍百倍！你吃吃看！」

說齊他又抓了一大把花生到我前頭。

「還有這炒花生，也很好，土名叫『大紅袍』，是這裏鄉下的特產，你吃吃看！」
接着，他自己也吃起來了。

他一口餅乾一口花生地吃着；鋤過花生殼的手，便在前襟上扶着。忽然，他站將起來，俯下身去，到床底下去拖出一隻籠墩一團的大母雞，牠在他手裏掙扎着，咯咯的叫着，飛揚起一陣灰塵。

「三斤半重的大肥鷄，」他說，「我把牠拿到廚房裏去，叫大師父給我們清燉；我們那位大舅父是清燉鷄的能手。等一會再去買一斤黃酒，我們來葡葡快快乾幾杯！」

「可惜我不會喝酒，」我說。

「不會喝酒也要喝！非喝幾杯不可！我們來分工合作。我只要你喝四兩，我自己多喝一點，我可以應付十二兩！」

「記得在學校裏的時候，你不是已經戒了嗎？」

「戒了又開戒了。我戒了好幾次，可無論如何戒不乾淨，現在索性不戒了。想想何苦來呢，一個人也總應該有點小小兒嗜好。」

於是，他又匆匆忙忙到廚房裏去了。當他來時，果然買來了一壺酒。從床底下找出幾根木炭，用字紙做引火，他開始生爐子；爲了發火，他俯躬在地上吹氣，使整個房子都瀰漫着叫人睜不開眼睛的濃烟。

幾盞鐘過去了，中飯的時間到了。他向廚房添來了菜，把中飯安排得很豐富。書桌上的書籍文具被移到床上去，我們就利用書桌來代替餐桌，一個人坐在椅上，另一個便只能坐在床沿上。這情形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北方那古城裏的公寓生活，重新喚起一些早已逐漸褪色的記憶。

「你還記得我們從前××胡同的日子嗎？」在舉筷時我問。

「怎麼不記得？」馬立剛爽利地回答，「那時我們住在兩對門房間，每天從學校裏回來，總要買一包花生米，一邊吃着，一邊談着各種各樣的夢想。」

「可惜那些美麗的夢想已經失掉了。」

「因爲我們都老了。年青人都生活在夢想裏，只有老年人才生活在回憶裏。」

「但實際我們並不老，我們應該還有夢想。」

「可悲就在這裏，」他給我的了酒，也給自己的了，「一個應該還有夢想的人沒有夢想，表示他年齡雖還沒有老，人可實在老了。」

「不過你只在嘴巴裏說老，實際上你可永遠不會老，」我笑着說。

「爲什麼？」他不解地問道。

「一個生活在愛情中間的人，永遠是年青的。」

馬立剛的臉孔立刻漲紅了。彷彿一時沒有適當的話可以對答，他便把一隻肥大的鵝蹠塞到我碗裏。

「吃吧，我們來乾一杯酒！」他舉起酒杯，連喝了幾口，「唉，可惜她沒有在！要在這裏，一定會有趣得多。你的話說得不錯，她是青春的象徵——不，應該說是青春本身才對；要是沒有她，這些年來我恐怕真會衰老不堪了！」

說着這樣的話，他露出闊大的牙齒，解嘲似的笑着，又給自己的滿一杯酒，很豪爽地一飲而盡，滿足地舐着嘴唇。

「你和你妹妹還通書信嗎？」我突然想起，便問道。

「當然通書信！她就要在高中畢業了，進步得真快！昨天我接到她一封長信，她在信

裏像一位大姐似的鼓勵我，勸我不要儘對現實生活抱不滿，不要儘把自己的希望推到那不可期的將來；因為生活是無時無刻不存在的，如果放過了現在，却去追求渺茫的將來，便等於「守株待兔」，生命會溜逝而去，你將成爲一個永久的期待者。她說得對極了，我隨後非常感動。她的思想有時比我真要闊闊而潑潑。」

「她說的話是從不錯的，生命不肯等待人，我們應該緊緊抓住現在。」我同意着。

「問題就在我們太沒有力氣了，不然便是社會現實太醜惡了，我們從來沒有滿足過，我們總是滿腹牢騷，而且永遠發洩不盡。」現在「既是這樣，除掉把希望寄託給『將來』，我們還能有什麼辦法？」

「正確的回答，應該是克服『現在』。」

「你是說克服『現在』的醜惡嗎？」馬立剛顯然興奮起來了，臉孔因喝酒而漲紅着，「這正是海蘭的話，她每六來信總是寫着這些類似的話，在她看來，世界非常節卑，簡單得和小孩子手裏的七巧板一樣；這個樣式不行，拆掉重新來過。初生之犢不怕虎，她不知道社會現實是一個不可抗拒的敵人。你想去戰勝它嗎？可是當你剛一和它交手，你便會慘敗下來了——」

「你這是一個失敗者的話，」我說斷他的慨歎。

「不錯，我或許是一個失敗者。可是誰是勝利者呢？我們之中有一個是勝利者嗎？」
「可是海蘭她們合是的。」

「也不一定，」他搖搖頭，「一個女子的情形恐怕比我們男子還不如，海蘭她們的前途也到處隱伏着危險的暗礁；分明自己是一隻鱗，却不認識站在你面前的是虎，你想想那情形！」

「你曾經和高小筠說過這樣的話嗎？」

「她自然是不會同意我這種話的，她的論調和海蘭一樣，她們都是一些初生之犢，還不知道天高地厚；自然，從另一方面說，或許這正是年青的可貴。我很少和她說這種話，不知道什麼緣故，在她面前，我想不要說這種話，好像這是一件不應該的事情。」

「那麼你給海蘭回信呢？」我這問着。

「我沒有辦法和她辯論，所以總是贊成她。我覺得在這種問題上，辯論沒有用，我不敢把自己的經驗當作成規，正像你剛才所說，可能她的情形會比我好。不論怎樣，她自己慢慢地自然會知道的，用不到我預先說。有時候，改了她的信，我非常感動；她的理由充分極了，思想健全極了，好像一面鏡子，正好照出我自己的歌弱無用，我那裏還好意思去和誰辯論？一個高小筠，一個海蘭，她們兩人簡直是兩根鞭子，時時刻刻鞭打着我不讓

我有片刻的灰心墮落。昨天接到海蘭的信，我讀了又讀，幾乎叫我整晚不能入睡。」

「這情形是好的，我們的生命也真需要一根鞭子，」我激動地說。

「或許是好的，不過這也正是我們的悲哀啊！」

他歎息着，搖搖頭。等到他喝下最後一杯酒，我們便開始用飯。彷彿唯恐我會吃得太少，馬立爾一次又一次的把菜餚往我碗裏塞着，而且不容許你拒絕。這餐中飯吃了一個很長的時間，因為我們說了太多的話了。

從馬立爾學校裏回來的當天晚上，原是晴朗的天，忽然開始淅淅瀝瀝地下起雨來。小樓下面園子裏，四週籬笆似的環植着的芭蕉葉，這時承受着雨點的敲擊，發出一片浩翰的喧嘩聲，彷彿全宇宙都在作潑怒訴。

按照習慣，應該是熄燈就寢的時候了，但我依然坐在書桌邊，傾聽着窗外雨打芭蕉的聲音。我的心緒十分零亂，好像有一個巨大的疑難懸掛在心頭；馬立爾酒後的說話，一直在我腦子裏盤旋。生命真是一種奇異的東西，它永遠變幻無定，不可捉摸。通常我們總要說自己是生命的主宰，但事實上，我們何嘗能够把握它？或許我們所把握的只是一種自造的幻象，並不就是生命本身。馬立爾決不是一個懦弱的人，他於能够忍受的，他賦有着

個農民的倔強和固執；但在受了打擊之後，他顯然成爲一個生命路上的徘徊者了。他的話是不错的，如果没有高小筠和妹妹馬淑蘭，也許情形更壞些，也許他業已不再習慣不平，牢騷滿腹了……

爲了排除這種紛亂的思想，我站起身來，走向門外，在走廊裏輕輕來回踱步。在芭蕉的款款聲中，忽然我聽到另外一種飄忽的聲音：

拆拆 鑼鑼……

是的，在園子外面，在雨夜的黑暗裏，我看到一朵小小燈光。我想起來了，那是那個白髮的打更老人，他在打更梆，敲着小鑼；即使是在這樣深沉的黑夜，也在給人們報告着時間的過去，生命的消逝……

六

又是一週過去了，天還是漸漸地下着雨，絲毫沒有放晴的樣子。天藍低壓着；灰色的雲層，彷彿隨時要下墜似的，遲緩地浮動着。空氣所含的水分太多了，以致人們的呼吸也感到慊息不爽；而且到處都是潤潤的，無論門窗或桌椅，全都潮濕得如魚可以從中擠出水來。

樓下園子裏，在連綿春雨的滋養之下，花木顯得更爲繁茂了。芭蕉生長得最快，以其圓大的長腎，直徑向半天；玉蘭花幾乎全都開放了，大大的純白的花莖，充分透露出生命的氣息；月季花和報春花都及時施展出豔麗煥發的容顏；就連早金盞瑣小的黃花，也不甘寂寞地綻放在籬笆上。只有被季的繁花，經受不起春雨的淋漓，簌簌落地。站在走廊上，透過迷濛的枝梢，眺望着那雲霧瀰漫的遠山，隱約而曖昧，彷彿在遊移動盪；而當偶一雨雲雲開的頃刻，從雲霧稀薄的罅隙，灑下一片微弱的陽光，便覺整個宇宙，驟忽間變得開

關明朗，充滿着生氣社希望……

在久雨的日子裏，即便是一個渴求清靜的人，孤獨地困守着狹窄的小樓，也會感到難堪的煩悶。只與雨一稍賽，我便想起到外面走走——不論是到學校裏去，或是到街道上去。縱然在學校同事中間，我並沒有十分談得來的人，因為我是一個新來者，和他們接觸不多，還不能認識他們；而所謂「街道」，在這小山城裏，實際只是幾條崎嶇不平的卵石路，要藉它們來消磨時間，也不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情。但無論如何，出去走一轉，總比悶坐小樓，聽流水的滴瀝和芭蕉的怨訴好得多了。

有一天，也是抱着同樣的心情，不在應該土眠的時間，我到學校裏去。在門房裏交給我一疊信件中間，有一封是馬立剛的手筆；信上面沒有貼郵票，大概是他託人帶過河來的，裏面寫着，說是高小筠要他告訴我，爲了補償上次的失迎，在雨後第一個出太陽的晴天，他們過河來約我一起到「花墳」去遊春，同時要我預先妥爲準備一切。

接到這個簡單的通知，我非常高興。雨下得久了，應該到野外去走走，或者像馬立剛所說的，去遊遊春。但是，「花墳」究竟是一個什麼地方？是郊外的一處名勝嗎？爲什麼叫做「花墳」？

自然，要知道它也不是什麼困難的事情，而且，用不到去查閱縣志的記載，只須問一

間樓下的屋主既行的；不過我覺得自己不必這樣急切的去明白究竟，正相反，我倒願意暫時把它保留着，可以在那一霎即將來到的春遊裏增添一份新奇。

這樣，在這沉悶的日子裏，我有着一種足以消磨時間的期待了，我盼望着雨後第一個出太陽的晴天。不知道爲什麼，我的期待是這樣熱切，彷彿那一天的來到，會給我一種非常的愉快，一種幸福的激動。我不時探看漸陰沉的天色，幾乎是一分鐘一分鐘地打發着時間……

終於，雨霽了，一個佈滿藍天和陽光的天氣來到了。非常優巧，那正好是星期天，一個可以讓我們從情利用的假日。一清早，我就焦灼地等待着，時間對我成爲難堪地遲緩的東西。

馬立剛並沒有叫人失望。正九點鐘，我聽到下面有人通過屋主的客廳，而且聽到高小筠的笑聲了。我急急迎下樓去，大聲喊著馬立剛的名字。

「收到我的信嗎？」是他回答我的第一句話。

「收到了，」雨後第一個出太陽的晴天——是這樣約滿的嗎？」

「可已經準備好啦？」他接濟問。

「準備，準備什麼？」

「誰懂什麼？——好像不知道似的！我們約你一起出去遊春，難道不要給客人準備一份野餐，不要給自已準備一身遊裝？」

他們可是當真準備着來的。馬立剛穿着短裝，帶着一個粗製的人化緣應用的黃色袋子，手裏握着一根粗大藤杖。而高小筠，今天大概是用心經過一番裝扮的，她給自已梳起一對烏黑而粗肥的辮辮子，穿着一身軍服樣式的草綠色短衫，在頸子上面，還懸垂着一串大紅珠子——這極，和她那嬌豔的身材相配合，使她具有一種異樣的風姿。在她那原是缺乏血色的臉孔上，因興奮而騰發一層紅暈；同時，在那雙作為她整飾臉部的特徵的圓大眼圍裏，也透發出一种小孩子一般的有所憧憬的光輝。

善道透過馬小坐一回也不過了，兩人站在走廊裏，馬立剛更用粗大藤杖敲擊着欄杆，催促我趕快動身。在他們的急切等待裏，我匆匆換起短裝，清清熱水盥——是高小筠提醒我這樣做的——手裏也携了一根手杖，趕下樓。

從得道經過時，我們還在一家雜貨店裏，帶備了充足的烤麵包、餅乾、糖果和橘子——附帶的說一說，在這小小的山城裏，出產着一種非常名貴的橘子，肥大而鮮甜，但價錢却很便宜——除了把馬立剛的黃布袋子裝得十分滿實以外，在我們的衣裳裏和手上，也都是野餐的食糧。我們準備了一頓豐盛的享受。

「我們現在是向這花預去，去法馬寺，快出城門時，我問道：

「這裏兩道我們今天要建情賞花？」

「是什麼叫做賞花？」

「這裏幾數百畝的公墓，這些精徒們的天堂，每一個字架一座墳，每一座墳一墓花，難道你還沒有聽說過？」

「沒有，但那是一些什麼花呢？」

「為什麼花都有？」這一次是高小節回答，「最多的是洋種花，此外還有蝴蝶花，還有映出紅生，這些滿山遍野都是花。」

大走出城門，世界便變地變成廣闊而開朗。這時，清晨的長影業已縮短。太陽正似無所不備的光輝，充滿了天空和大地。雖然經過連綿雨的浸潤，春天的道路是並不泥濘的，因為泥土業已貪婪地吸盡了多餘的水分。離城門不遠，便是一條閃光的溪流，蜿蜒地在兩岸夾雜的小灌木的陰影中流着；當我們從一座小小的木橋上面通過時，可以聽到潺潺的流水聲。宛如春天無所不在的生命，在輕微地歡唱。過了小木橋，一邊是一個弧形地傾斜着的坡坎，在中間的階梯的對土上面，沒有一棵樹，也沒有一根青草，是一種完全的荒涼；但為了一線，却是一片綠地上的野花，展開着滿地金黃。在這種不調和的景色裏，因

爲有了陽光的照耀，便同樣煥發着生命的氣息。

從微微陡起的道路向前行進着。走在最前面的馬立剛，起動地揮舞着藤杖，而且開始以其粗渾的嗓音唱起歌來了；隨後，高小筠也便輕聲應和着。

一路上，我們碰到各種各樣的人。有豪晴天進城裏賣綢布的山民，他們大都搖着新製的藤筐和箬箕；下雨天，他們在家裏就編織些篾器（他們的手是閒不住的）；進城換取「外路貨」。有提那錫籠稱籠的鄉下女人，她們挺着健壯的胸脯，有的還抱着嬰兒，代替男人趕市；因爲天放晴了，男人們都忙着磨餅。最多的自然是搗糞荷鋤的農人，閒暇的日子過去了，秧田播種的時期來了，他們趾趾裏還殘留着泥巴的腳，又得親近土地了。在他們被曬黑的臉孔上，浮現着一種溫和歡愉的微笑；他們看見沐浴在春天的陽光裏的土地，如獲看見希望——因爲收穫是必須先有播種的。

大約走了四五里路，翻越過一個小小山坡，我們來到一處峽谷。我們沿着一條圍邊巖窟窿般的沙徑前進。因爲是久雨之後，在綠黃半綠的蕨叢下面，鋪着一層使人滑跌的灰色地衣。一道山溪在灌木和野草的隱蔽裏，淙淙鳴響；而且，由於巖石的緣故，連半山壁上遠處的滴水聲，也依稀可聞。在我們左右，矗立着高達數丈的松樹、柞木和野桑。蕨叢低窪的地形和叢林的遮掩，環繞着峽谷裏，瀟灑着一種澄澈的曠草的氣息。山雀們在繁茂間

跳躍鳴唱；從樹梢下垂的刺藤，不時絆編着我們的頭部。陽光被截隔在林木外面了，小徑十分陰濕，有些地方邊略呈着泥濘。彷彿在走向一個童話裏面的魔穴，馬立剛和高小筠不再歌唱了，三個人默默進行。

終於，在我們眼前出現着另一種景色了。峽谷業已臨到盡頭，現在，應該是「花墳」到了——展開在前面的，是一片洋繡球的白色。松樹和柞木的林叢不見了，陽光重現了；原來叫做「花墳」的地方，是一個稍稍廣闊的山坪。

「看啊，前面就是「花墳」啦！」馬立剛首先嚷着。

「謝先生，」高小筠接着說，「你看見嗎？看見那些十字架，那些墳墓，那一片繡球花嗎？」

「看見啦！看見啦！」我愉快地向答着。

真是名不虛傳的「花墳」！大概總有幾百座大小不一的墳墓，密密地、層次分明地排列着。每一座墳墓前面，都有清或橫或直的石碑；在它們上面，豎立着一個石刻的十字架，標示着地下長眠者的虛誕的靈魂。同時，在每一座墳墓和墳墓之間，幾乎都種植着一棵或幾棵洋繡球，它們的枝葉和花朵，好像華蓋似的覆掩着。而在如雲的白色之中，間雜着珊瑚般的黃色和映山紅的赤色。陽光照射在花叢裏，閃爍着一種眩目的光彩。

「呀！多麼美！多麼美！」馬立理遠遠的發出讚嘆。

高小鈴一個小孩子似的跑步向前，呼着：「輕快的孩子，輕的飛靈類孩子也輕活飛靈似的左右飛舞起來。」

「趕快跑！我們去搶那個大十字架！」她回頭招呼着。

「好！」馬立理馬上趕將上去，「大媽，你看見嗎，那個路口的大十字架，我們和她搶去！」

我們一起奔跑起來。在這一刻，有着一種歡樂的節日似的情懷，充滿了每個人的心胸；到那面，我們都覺得更高興，更有生氣了。

七

那個作廢錢走目標的大十字架，高小筠和馬立剛幾乎是同時搶到的。彼此各抱著半邊，互不相讓，不肯相讓。

「我先搶到的，你放手！」高小筠嚷道。

「不，是我先搶到的，我至少比你早幾一分鐘，勝利應該屬於我！」馬立剛也堅持著。

「我們問他，問我們的公證人！」

但等我趕到時，馬立剛業已放棄了目標，把十字架讓給高小筠了。她坐在石碑上，羞赧地低俯著那個巨大的十字架，顯出一種矜持的神情。大聲放聲地笑著，拍著手。

這便是「花墳」的入口處。一條長長的白石鋪成的墓道，從這裏直繞墳引伸到墳場裏面去，那從它分出很多條小墓道。兩邊是夾道的林蔭。鳥雀唧唧地鳴填著，花草發著蒼蒼

芳的香氣；從綠葉間瀉瀉下來的陽光；在新綠的墳地上播撒出國樂似的暗影。高小筠從石碑上跳下來，走在墓前頭，她引導著我們進入林蔭下的墓道。時間已近中午，我們都業已感到饑餓了，便決定先找一個妥當地點，舉行野餐。

「這真是一塊福地！」馬立剛邊走邊讚歎道。

「是啊，」我同意著，「能够長眠在這樣一個好地方，就是死了也是幸福的。」

「死本身便是幸福，死是一種靈魂的安息。」

「可是這也不能一概而論。如果你是一個不義的人，死了還是要受審判的；應該只有沒有罪的人，死才是一種靈魂永遠的安息吧？」

「但是誰能懷沒有罪？」馬立剛搖搖頭取笑了，「人世間誰是真正沒有罪的？認真說，生的本身便是一種罪惡，因為世界根本便是一個罪惡的世界；只要你生存在這個世界上，便不能脫離罪惡。」

當我們這樣半玩笑地談論著的時候，走在前面的高小筠，業已到墓道的盡頭，站在一座教堂模樣的小小石室旁邊了。

我們把各人所帶的食糧，全部陳列在石室的階級上，大家圍坐著，開始舉行野餐。高小筠自告奮勇地充當我們的「廚師」，她用小刀把烤麵包、餅乾和糖果實行「定量分

團」。我們的野餐雖然簡單，却很豐富，而且每人都有着極佳的食量。馬立剛把剩餘的麵包擺在附近的草地上，她憂鬱悅色的山雀，不知從那裏飛將過來，便從容不迫地啄食着。

「這種叫什麼鳥？」高小筠高興地問道。

「我們家鄉叫做『山和尚』，」馬立剛給她解釋着，「你看牠那翅膀上的窄色小圓點有多麼美！在山鳥裏面，牠可說是最漂亮的『種類』。」

「簡直比雀眉還漂亮呢。」

「而且，也和雀眉同樣的聰明，牠牠捉着，躲在籠子裏，只要每隔三天修剪一次舌尖，可以教牠脫籠單的話。」

「『請喝茶』和『再會』之類，牠都學得

高小筠低下頭來，臉孔變得更紅了。

爲了岔開這種容易引起不愉快的情緒的談話，我割開一個橘子，用橘皮向那些「山和尚」擲去。受了驚嚇，牠們一哄兒飛離了地面。

「牠們飛走啦，不要再談那些啦，收拾好餐具，我們開始遊墳吧。」

聽從着我的提議，我拾起小刀和糞子，大家站起身來，離開石室。依然是高小筠作引導，我們從原來的墓道折回，沿另一條小徑前進。在花叢下面走着，雖然時常中午，依舊清涼而寂靜。蜂蝶和山鳥在花叢裏飛鳴着，聲音聽來分外柔和。翠綠的青草，幾乎不離半斷枯黃的顏色，隨着墳墓的遷緩起伏，波浪形地鋪張着，非似鮮潔可愛。沒有風，修長的草葉，毫不顫動；只相當一隻小蜘蛛，慢慢地跳躍過來，把它懸將下法，又但隨即跳過法

「比方我們現在——我們三個人在這
在自私自利的心理上嗎？」
「馬立剛無考慮地肯定着。」

下，翠藍擺搖披下，仍然大迷似的無立不動。一切都是秀雅，愉悅，引着人們探幻的夢。

高小筠把我們引到三株小樹深旁邊，她早已首先在一個石塊上坐下。這裏業已是「花壇」的邊緣，在茲比較稀疏，陽光也比較多了。彷彿給綠綠的草地圍邊似的，深旁裏滿着黃色的金線花和白色的銀線花。在一棵小灌木的矮枝上面，更顯掛着無數藍花的小，更打草蟲的唧唧嗚嗚，和溪流的潺潺唧唧合奏，便入感到一種昏沉沉的倦意，馬立剛和我分別坐在草地上，正用手杖撥着旁邊一叢開紫色小花的木犀……

「你們說，人類都是自私自利的嗎？」高小筠突然問道。

馬立剛受窘地瞥了我一眼，面露愧色，在一個教師前面回錯了話的小學生，不敢再作答。

「一般情形是這樣的，」我代替着回答。

「那麼，」她的眼睛裏閃着希冀的光，「我問你，」田園交響樂在裏面的教師是否爲什麼要收留那個可憐的被遺棄的盲女呢？」

「這在我是不提防的，」於燈」思想那故事的情節之後，我說：

「就是因爲她是」個可憐的被遺棄者的緣故。故事裏面不是寫着嗎？當那位教師給盲

女已死的親戚跪着祈禱的時候，他感覺上，他已經把收留孤女的責任安放在他頭上頭了，他不能逃避這項責任。他在一個牧師的規避，繼續地履行着義務的責任，乃是卑劣的行為……」

「那麼，他為什麼不自殺自剄呢？」高小筠截斷我的話，有力地反詰道。

「不僅是他，」她的問題確在我興趣上了，「就連那個前女所沒有那個傾軋的兒子呀！他和父親一樣的愛慕着——儘管三個都是心地善良，能够以卸棄自己去成全別的人。牧師收留孤女的動機，是爲了履行神聖的責任；牧師兒子的出走，是爲了成全孤女的幸福；前孤女的踏水自戕，更是因爲自己不能給其妻賴事……」高小筠說，不覺將手一但他們却演了一場悲劇啊！」高小筠激動地歎息着，把眼線投向溪流。

「葉雲雲長尾的雀鷄，」清脆地投空而過，去，天癩酒落在不遠處的蒼苔裏，以一種高亢的聲音嘶嘶着。幾字是在同時，一隻肥大的松鼠，如像一個黑棉球，從菩提樹松樹梢空飛出來，投入相相文來選的及菩提樹去。

「唉，那孤女，」一陣重新開始，「那名叫貝特露德的不幸者，她談話，我的心裏只是感覺着其苦。我不要使任何人來責備我，只要給以幸福。她是一個多麼好的人，我說，她應該有一個好結果的；可是，當她的眼睛因治療而復明的時候，她雖然看見了一個比她所想像的更爲美麗的世界，不過同時她又看見了別的東西——小看見了自己殘廢。」

應該愛的人，却使得一個應該愛的人失掉她的愛。就是爲了這錯誤，她竟臨水自殺了。難道她的眼睛不應該復明嗎？這錯誤是什麼東西造成的？看了這樣一個故事，我真難過極了。

聽着這些話時，高小筠有着一種激動而悲感的面容。從旁邊一棵野桑的枝葉間漏記下來的陽光，在她臉上投射對鮮明的暗影；她的鼻尖上沁出着一些細小汗珠，兩頰微覺發紅，而在她睜大着的眼睛裏，則隱隱閃現着晶瑩的淚光。

「那不過是小說故事罷了，」一直靜聽着我們的談話，並以一種惶惶的眼光注視着高小筠的馬立期，這時動態似的說道。

「那可不是一樣嗎？」她抗辯着，「可以寫在小說故事裏的事情，不也一樣可以發生在真實世界裏嗎？」

「問題自然不在這上面，」我接濟說，「整個故事都是一種自我犧牲的宣揚。不管它是不是可以發生在真實世界裏，故事裏面那種自我犧牲的美德，總是值得我們讚頌的。在別一本書裏，做那故事的人曾經說，窮困不應該從損壞別人得來，要求人們承擔人性中最大的可能。這話可以拿來做這個故事的註脚，因爲人性必須在苦己中完成。」

「但問題也不在這上面，」似乎對我的談話不發生興趣，高小筠抗辯說，「我只是

要問，像那個故事裏面那樣好的人，為什麼會得不到幸福？為什麼要演那樣一場不幸的悲劇？

沒有人回答。在高小筠面前，馬立輝照例是說話最少的。他這時半躺在草地上，把藤杖拋在一邊，雙手支托着下巴，默不作聲。只在他方的臉孔上，有着一種探索什麼的深思的表情。

沉默了一回，高小筠慢慢從近乎感傷的情緒裏恢復過來了，提議離開溪邊。今天的野遊是高小筠的主腦，我和馬立輝都隱隱服從着她的意志，只要是她的提議，我們自然無不樂意接受。馬立輝首先站起身，拿起藤杖。於是，我們重又走上墓道，重又在林蔭下踱着步。天氣比來時熱了些，但還不至於感到不舒服，不過我們都顯得倦意了，我們的腳步懶散而遲緩。只有走在前面的高小筠，一路採集着花草，幾乎把自己所有的鈕扣上都插遍了。當她扭扭捏捏時，完全是一個天真無知的小孩子；一刻前那種對故事中人物的抱有的感傷態度，業已一掃無餘。

時間飛逝，我們從墓道穿出院，開始踏上歸途的時候，西斜的夕陽，業已被林木所遮蔽，而暮靄也業已逐漸深濃着了。在這一刻，峽谷深處，完全顯現在慢慢到來的朦朧中，在爲斜陽拉得無限長的灌木的暗影上，在變得黯淡了的色彩裏，一切都好像變換了。

一切都來時不同了。現在，巖漿不再是瀟灑的；地衣不再使人滑跌；惡龍的咆哮更爲喧
雜；溪流的聲音增加着宏大；他引在我們面前的小山丘，也變成分外綿長，而且尖銳
行了。

八

「花垣」之遊的第三天，業已夜深了，正當準備就寢的時候，却不意地來了一個客人。

客人便是首先把我來這小小山城的消息告知馬立國的生物科員蔡仲民先生。他是馬立的朋友，有着一張長長的臉孔和一個微微僵僕的身子，爲人十分誠樸，沉默寡言，是那種常言所說「四平八穩」的人物。據說，他早年曾經留學日本，和他同時的人那業已飛黃騰達，跨進了社會的上層，只有他，依然在這個僻的小城裏，默默地走濟別人眼中的「末路」，顯然他是一個知足的人。在我們同事的時間裏，無論公衆集會或私人談天，他總是說話最少的，彷彿他對什麼都淡淡不感興趣。在教學上，由於他所用教材的陳腐和教授方法的枯燥乏味，學生並不歡迎他，不過他是這裏的老教員了，隱隱給自己造成一種地位，雖然換了幾任校長，對他的職位却沒有影響。無論從哪一方面說，他和馬立剛應該

一個不同的人，可是他們的關係卻極其冷淡的。然而堅韌的友誼。這時，他在跨進房門之先，便給自己這種不尋常的看防道起款來。

「馬立剛，打擾了，真是對不起得很。」他扭動着自己的手指。

「請坐，給我讓所坐，」真想不到原來是蔡先生這次難得了。」

「關係不緊要。我有點兒事情要告訴你，我剛從對河回來——」

「什麼事？」我同時又給他倒着茶。

「不要倒茶，」他阻止着，「我坐。」因見該種句話說走，我有點兒事情要告訴你，是馬立剛要我告訴你。

「馬立剛的事蹟。」

「是啊，是他的事蹟。」他重複着，扭動着手指，「他到學校裏風潮最盛的，風潮鬧得最厲害，很不好，事蹟簡直擴大到不可收拾了，真是的，風潮鬧得最大了。」

於是，他一面扭動地扭動着自己的手指，一面重重複複地告訴我，馬立剛的學校裏鬧着風潮，因為一些本城教員，為了霸佔地盤，排擠外地人的侵入，利用學生做工具，藉口一個不成則目的理由，突然發動了一種「迎風運動」。馬立剛是外地人，自然是列在「迎風運動」之羣，而且還是把路生的第一名。相同於一切陰謀，事前是計劃得十分週到的。

所以常常在滿一月的深夜或後半夜起來時，被叫喚的人就發無防備，立刻吃驚起來。那聲受利用的學生，吹滑哨子和軍號，濺着木梯和木箱，向外地教員的寢室衝鋒。幸好萬立剛在「那裏」高小班那裏坐久了，學生衝到他房裏時，他還沒有回來。

「那麼現在呢？你蘇約不耐地問道。」

「是的，」生物教員扭動手指，彷彿沒有聽見我的問題，「他還沒有回來。這樣還是好的，不然的話，那可真叫是——噫噫，還好他還沒有回來，學生摸了一個空，衝到別處去了，那天晚上有四位教員受傷。」

「萬立剛沒有受傷嗎？」

「沒有，自然沒有受傷，他連算是大幸。蘇蘇小吃眼前虧，還好他沒有回來，當晚一夜無事。第二天，就是今天——早晨，學生重新把他包圍起來，要他離開——」

「噫，他怎麼辦呢？」

「他啊，他不會離開。他這個人就是這樣的，他非但不肯離開，反而對包圍他的學生說：『你們要打就打吧，我姓萬的是一塊硬骨頭，今天我不離開！』——他這個人就是這樣的，真是一塊硬骨頭，那現學生總算還有點兒人性，看見他這種態度，並沒有當真打他。這就因為，係知道的，平時學生都還怕他的緣故。」

「現在呢？」我追問着。

「現在嗎，另外一部份頭腦激進的學生起來了，學生自己的陣綫裏發生了分裂。是的，他們自己內部發生了分裂。對得是這樣。剛好我今天過河去，馬立剛把這種情形告訴我，我就勸他說：『老師，我勸你還是到我們學校裏去住幾天，暫時避避風波，靜候這道問題的解決吧。』可是他不肯，他這個人就是這樣的。他不聽我的話，只應說：『你給我告訴老師，告訴他，請他來看我一次。』所以，我現在就——我還沒有回學校去，我剛剛過河來的，趁最後一張渡船。』

說到這裏，這位生物教員的話完了，便起勁地扭動着自己的手指，勵身告辭。

把蔡仲民先生送下樓，送出大門，我回到自己房裏，坐在書桌旁邊，靜靜地思索着這才這位生物教員的話。無論怎樣，馬立剛又一次的藏在暗礁上了。雖然蔡仲民先生的敘述不很完全，不過事情很明顯，一個私立學校，有一些有力的人要把它，要將另外一些無法生換的外地人趕到；在我們這社會裏，這種情形十分自然，而且不可反抗。馬立剛現在的態度是一個僵硬的態度，如果他不能知難而退，他將到得一種更壞的結果。

上床之後，我依然在思索着馬立剛的遭遇。把一切可能的假設都想遍，我覺得自己要比非過河去一次不可了。

「啊，大騙，你這樣早就來啦！」

第二天當我出現在馬立剛房門前時，他簡直跳將起來，搶過來一把握住我的手，緊緊的擁着，許久不肯放鬆。

「是的，我來說：你的事情我昨天晚上才知道，」我跨進房去，「啊，高小姐也在這裏！」

「我也剛醒來，」坐在床沿上的高小筠，站起身，打着招呼。

「好極啦！好極啦！你來得好極啦！請坐，大騙！早餐吃過了嗎？」

馬立剛圍圍轉着，興奮得不能自制了，並且顯得有幾分慌張失措。

「吃過了，」我回答，爲了平靜馬立剛的激動，隨即向高小筠問道，「學校裏忙

嗎？」

「沒有什麼，」她說，「管教小孩子的事情，總是閒不了的！不過也不算太忙。」

「你担任什麼功課？」

「低年級的唱遊，」她隨短促回答。

「好極了，每個小孩子都是天使，能够整天和小孩子在一起，便可以永遠保持一個人的青春。小學教課真是一種幸福的職業。」

對我這種說話，高小筠今天雖然不感興趣。她對答得很少，而且不時用一種憂鬱的眼光瞥視着馬立剛，頻頻地皺着眉頭。顯然地，她在分拆着馬立剛的不快和愁慮。

但馬立剛的態度却和平時一樣的愉快，至少在表面上是這樣。這時，他把我約在一把椅子上，給我倒了茶，然後笑着說道：

「大鵬，真是笑話，他們在實行排外運動呢。他們說這是屬於本地的學校，應該由本地人把持，像我們這樣外地人，都得乖乖的滾蛋；你說這不是笑話嗎？」

「是的，這裏的人不很開通，太富於窄小的地方觀念了。」我說。

「就是呀，在這樣的時代，他們可還在鬧這種滑稽可笑的把戲，說起來真是笑話！」

「不過，處在這樣的環境裏，你也不能太大意，還不是一件可以用理性解釋得清楚的事情。」我警告着他。

「不要緊，」馬立剛搖搖頭，「我不怕他們，我很明白他們的技倆。他們以為只要幾風聲生道聲一鬧，便可以把我趕走。事情沒有這樣容易。」

「但你仍舊要小心，這不是怕不怕的問題，而是一個事實問題。你說你不怕，你認為你持有道理；可是，你應該明白，你這種行動乃是在向一種根深蒂固的大勢力挑戰，勝利的前景是很渺茫的，當心鬧到不能下場。」

馬立剛搖搖頭，不自覺地微笑。

「我不怕，」他說，「他們要我走，我偏不走。我是一塊硬骨頭，你應該是了解我的性格的，我爲什麼要這樣軟弱？這樣容易對惡勢力低頭？」

「我自然很了解你，很早我就知道你是一個怎樣的人；不過那時是在學校裏做學生，現在可不同了，現在理論上你是完全對的，但理論不一定能和事實相符。我們都是已經有社會經驗的人了，應該能夠認清自己所處的環境，能夠隨機應變。我們這世界是一個講究權謀的地方，單靠硬骨頭可沒有用。」

「照你這樣說，難道屈服便算是權謀嗎？」他不再微笑了，開始激憤。

「屈服自然不算是權謀，但我現在並不是勸你屈服——」

「那麼要勸我怎樣做？」他截斷了我的話。

「我的意見和蔡仲民先生一樣，覺得在這種情勢之下，你還是暫時避避風波的好。到我那邊去住幾天，觀察一下，這邊既然有另一部份學生出來給你講話，你就讓事體自然發展下去，好就好，壞就壞，反正你所爭執的，並不完全爲了一個教員的職位。你現在這樣，反而容易引起誤會，以爲你有沒有地方好去，捨不得離開——」

馬立剛大概覺得我這話有傷他的自尊心，臉孔立刻變得通紅，不等我把話說完，便大

聲抗議道：

「捨不得這裏的職位就怎樣！沒有地方好去就怎樣！我偏不走！現在我要是走了，也容易引起別人誤會，以爲我姓馬的胆子小，害怕起來了，逃走了！」

看見他這樣子，我自然不便再往下說，便念起茶杯，喝清茶。一陣難堪的沉默來到我們中間。如像吐着憤怒似的，馬立剛頻頻地吐着唾沫，而且把眼鏡投向窗外。

爲了緩和這種不愉快的空氣，我轉向一直默不作聲的高小筠。

「我剛才說的話，你覺得怎樣？」我問道。

她微微一笑，向馬立剛看了一眼，動嘴脣想說出什麼話來；但馬立剛難看的臉色阻止着她，她把想說的話重新咽回去了。

「立剛，」我重新開始，「你還是和誰生氣？是我生氣嗎？不要這樣。我說的只是我個人的意見，如果你不同意，也應該說出你的道理來。這不是可以坐牢了事的事情。因爲我太了解你了，所以才和你說這種話的。」

「我還有話說，」她搖搖頭。

「你應該有話說的。」立剛不耐心靜氣地想一想。應付一件事務，胆子自然要大，心可要細。據蔡仲民先生說，前天晚上幸好你沒有在學校裏——」

「在學校裏就怎樣？難道他們當真都是禽獸嗎？」

「話不能這樣說。而且，失掉理性的羣衆，也的確像禽獸一樣。」

「要來，了，什麼要來？」班沒有要理的叔才！一班沒有關節的爪牙！」

「正因為這樣，你更應該避一避風波。」

「不要緊，」他又一次的搖搖頭，「我不怕。平時他們大部分都對我很好，都相當的仰我。決不敢對我有什麼不禮貌的舉動。這一點，我自信還拿得穩，可以讓你放心。」

這樣的說話，繼續到一個長時間，但我的努力顯然是徒勞的。對我所舉的一切理由，馬立剛只裏搖一搖頭就給否定了。因為，他是那種「藏在個一個農民的固執上，便決不肯再作任何考慮的人；雖然擺在眼前的是一堆熱鐵的火，他也要一次又一次的攪將上去，直至焦身爛骨為止。

但當我發現對他的固執性極無法攪動，因而起身告辭時，他却擁抱似的把我留住了。他無論如何不肯讓我離開；至少，要我留在他那裏吃中飯。

「什麼事情我都可以聽你的話，只有這件事情不行，」他又加添說，「抓住我的手不肯放鬆。」

「那你爲什麼要我到你這裏來？爲什麼現在又不讓我走？」

「我最要你來鼓勵我的勇氣的，不管你的意見怎樣，只要你肯在我這裏停留一刻，我的胆子便大一分。」

「但是，立剛，不論怎樣，你總要見識而行啊。」

「好的。」他更緊地握著我的手。

九

從馬立剛那裏回來，我的心裏充滿着希望——我希望自己的看法是錯誤了，至少，是過慮了。馬立剛的說話應該是對的，他有着一顆坦白無愧的心；平時學生都對他具有信仰，他們決不敢做出什麼不恭敬的舉動。現在，他們之中的一部分業已起來了，站到他這邊來了，他自然用不到害怕。我們眼前這世界，豈不是一個人的世界嗎？

「假使情形不是這樣呢？」——我又反問着自己。

是啊，假使情形不是這樣呢？馬立剛在很早以前就業已有着一顆坦白無愧的心，或者他自已所說，就業已是一塊「硬骨頭」了；如果我們這世界還有着能够容納一顆坦白無愧的心的空隙，他將不會像現在這樣憤憤不平的，也不會像現在這樣的滿腹牢騷。就連我自己，不也是一個受委屈的人嗎？

那麼，錯誤的不應該是我，而應該是馬立剛了。不，不應該是他，他是對的。他決

心和運動力鬥爭，雖然過去他菲已失敗過多次了，這一次却可能勝利。一個人不能夠太
軟弱。

從寓所到學校，又從學校回寓所，坐在房裏書桌旁邊，依着欄杆欣賞園子裏的花
草——我的心裏一直在作着反覆的問答。我覺得我所關心的，不僅僅是一個朋友馬立剛，
而是更多的人——連自己也在內。

這樣焦灼不安的日子是難堪的。一點鐘過去了，半天過去了，一天過去了。第三天，
剛從學校裏上了早晨第一課回來，我看見樓下客廳裏坐着高小筠。

「啊，你來了！立剛的事情怎麼了？」這是我第一句話。

「他進城來了，」她回答。

我們一起走上樓梯，走進房門。高小筠簡短的回答增加着我的疑慮，她的態度更使我
感到不安。

「進城來做什麼？」

「他離開學校了，今天早晨離開的；他已經把行李搬到旅館裏去了——」

「人呢？」

「還在旅館裏。」

「爲什麼不到我這裏來？」

「他說他不好意思來，因爲沒苦聽從你的勸告。他只叫我告訴你一聲，要是你還願意去看他的話，他希望能夠和你談一談。」

我還願意去看他！——這正是馬立剛的話！也正是他的行動！高小筠期待地站著，彷彿只要得到我一個回答，她那雙原是明澈的大眼睛，業已變成紅濁；頭髮也蓬鬆着；而且神情顯得非常焦躁不甯。霎時間，我也不知道應該怎樣辦才好了。

「你先坐一下吧，」我笑拂地說。

「不，他等著的，我就得去旅館。」說着她便準備告辭。

「那麼，我們一起去。」

在路上走着時，我們默不作聲，彷彿有什麼沉重的東西壓着彼此的心。我們的脚步踏得很急促，而且很不平穩；石子街道今天變得更加坎坷難行，同時，行人也更擁擠，時時阻礙着我們前進。

高小筠把我引進一條巷子。這是一條非常狹窄，且也非常熱辣的巷子。從兩邊住屋牆穴裏流出的污水，發放着一種個人嘔吐的臭氣。如果是一個生疏的人，他將不敢相信這裏尚會有什麼旅館。但現在高小筠分明走在我前面，我們分明是在向一個旅館走去，那旅館

裏正住着一個我所關心的朋友——馬立翔。

而且，我們終於把旅館找到了。它位置在巷子盡頭，走進一個洞穴似的門，走下幾個石級，高小筠把我引入一間黑暗的房子。因為剛從有光亮的地方走來，最初那間，簡直看不清楚房子裏究竟有沒有人；但我還是喊道：

「立翔，我來啦。」

不錯，我看見一個人從床上起來了。現在，我業已能夠看清楚他的面目了，他是馬立翔。不過他並不作聲，只是搖搖頭，歎了一口氣。

高小筠給我端過一張凳子，又給我端過一杯茶。我坐下來。我們像黑窟裏的鼯鼠一樣活動着。這是一間小得可笑也顯得可笑的房間，一張掛着分不清是什麼顏色的毯子的床，就業已佔據着三分之二的面積；此外是一張小學生課桌一般大小的桌子，一張幾乎快要鬆散開來的竹凳。牆壁大概也是黑的，並且沒有窗子，還隱着一種什麼東西腐敗了的氣息。

「立翔，你爲什麼要住到這樣一個地方來？」我又問。

依然沒有回答，我看見在他臉上浮起一絲不自然的笑容。這時，高小筠也坐到床沿上，他身邊去了，便代替着回答道：

「說是準備在這裏可以多住幾天，房錢比較便宜些；再呢，也省得給別人看見。」

「爲什麼要這樣呢，立剛？」

他垂下臉去。幾乎是在同時，兩顆大大的眼淚，突然出現在他的兩頰。

看見這情形，高小筠也隨即掏出手帕，按住自己的眼睛。

「放堅強些，立剛，」最初一陣難堪的沉默一經過去，我開始勸慰他道：「這種事情我們不是第一次碰到；我們看得多，而且也經驗得多了。在這社會裏，過於熱情固然要吃虧，但尤其不能過於軟弱。我們年紀還輕得很，前途還遠大得很；我們要對惡勢力鬥爭，應該受得起挫折，經得起失敗。這一次不成功，下次再來過——就是不能過於軟弱。錯不在我們，只要問心無愧，爲什麼不敢挺身走路？難道你犯了罪嗎？做了不光明不道德的事情嗎？沒有，你既沒有犯罪，也沒有做壞事情。你不過是在跟醜惡和黑暗鬥爭時，暫時失敗而已。你不但對得起學校，對得起學生，更對得起自己的良心。你可以向全世界的人說話，你始終是理直氣壯的。他是你的敵人，也決不能傷害你什麼；最多，他們只能算是爭霸到一塊地盤了，在詐術和欺騙的使用上獲得勝利了。我相信只要他們是人，還有着一顆人的心——」

「他們那裏是人！他們都是一些狼心狗肺的禽獸！」馬立剛突然截止了我的話。

「是啊，他們不是人，他們都是禽獸，正因爲如此，你更不應該這樣難過——譬如給野狗咬了一口，犯不着這樣難過。對付他們那種惡毒鮮卑的傢伙，能發給他們一次較頑固的好，即便鬥不過他們，也應該投之以鄙視。可是你現在這樣悲傷，如果給他們知道了，一定還會竊笑你，認爲你這個人太不中用。不，立陶，你不能這樣。你這不是一個鬥士的康度。爲了這樣一點小事便軟弱到這種地步，還怎樣能夠去應付將來更大的鬥爭？」

「不，我並不軟弱，」他抬起頭，分辯說。

「那麼你爲什麼要難過？」

「我最傷心的倒不是爲了那些禽獸，」他以發顫的聲音說話，「而是爲了那些平日值得我的學生。在日記裏，他們差不多個個都曾經讚美過我，說我是他們的『燈塔』，是他們的『綠洲』；可是一旦發生了事情，他們都站得遠遠的，連個睡窩到我房裏去談天，把我當大哥哥一般看待的人都不見面了，甚至還有人參加敵對方面的陳宮裏去——」

「聽說他們都是被威脅的，怕學校裏開除他們，」高小筠插嘴說出自己的見聞。

「是的，」馬立陶同意道，「那班禽獸什麼手段都會使用出來的，他們都是一些只顧目的不擇手段的惡棍。學生十九是本地人，不僅僅在學校裏，就是將來離開了學校，也要受那些禽獸的控制。人類是自私的動物，在利害的衡量上，即使是年青學生，也變成動利

的了。他們平時聽我談話，或者和我談論各種問題時，好像頭腦都還清楚，眼光也相當遠大，想不到一到緊要關頭，便個個不像人了！」

「立剛，不要過分責備他們年青人，」我提醒他。

「或許我的責備是不應該的；可是事實如此，使我越想愈灰心，愈想越覺得平時對他們的熱忱太不值得了——」

「聽說這次事情，一半也是爲了你太得學生信仰的緣故哩，」高小筠快弱地管了他一鞭，這樣說道。

「哼，信仰？信仰有什麼用！」馬立剛憤憤地嘟囔着。

「現在事情究竟怎樣解決呢？」我問高小筠。

「還很難說，」她給我報告着，「學生還在罷課，因爲他們之中的意見還不能統一。昨天晚上，校長室裏送來一份解聘通知書，要他即日離開學校；不然對他以後的安全問題，校方概不負責——」

「通知書還留着嗎？」

「當時我就把它撕掉了，」馬立剛回答道，「真豈有此理極了！校長自己也是一個阿彌陀佛，這種不公平的辦法，分明是被人耍揆着做出來的！想不到抗戰到了今天，在後方

的所謂教育機關裏，還會發生這種豈有此理的事情！」

「這情形我早就料到了，所以上次我勸你避風波。」

「不，對於安全問題，我從不考慮。學校要是能夠負責，那天晚上也不致演出那幕滑稽劇了。我姓馬的決不是爲了怕什麼不安全——」

「自然，你已經沒有留在那裏的必要了，」我接着他的話。

「是呀，我還留在那裏做什麼！我不是一隻留戀腐肉的蒼蠅！讓他們消去吧，我願意把它放棄了！」

我知道他說的是一種解嘲的話。爲了轉換空氣，便立刻提議，要他和高小筠到我小樓上去坐一回。最初，馬立剛堅執不答應，不過經不起我和高小筠兩人的解勸，許久後總算首肯了。

三個人同時離開黑暗的房子，走出那個洞穴一般的旅館的大門時，彷彿打了一次艱苦的勝仗，和來時相比較，我的心輕快得多了。

仗着高小筠的努力和我的耐心，我們終於使馬立剛從那黑暗洞穴似的旅館裏，遷到我的小樓上來了。現在，我的小房子有着二種新的佈置。馬立剛的床和我的床各佔櫃房子靠牆的一面，在兩張床舖中間，安置着二個小茶几；高小筠把原來馬立剛房裏那盆水仙花，作爲一種小擺設，放在茶几上面。「好啦，」她說，「房子裏有着一盆清白的水仙花，可以增添一份愉快啦。」

是的，自從遷到我房裏後，馬立剛的確比較愉快些了。高小筠很晚才回對河去，很早便來了；她向學校班請了一個星期假，幾乎把全部時間留給安慰馬立剛。愛情是一種萬應的靈藥，可以治療各種各樣的病症。有高小筠在身邊，馬立剛便很容易忘記自己所受的委屈。對於一個男人，女性的柔情太有用了，力量也太大了。這種情形在旁觀者的我，是看得十分清楚的。高小筠是主宰着馬立剛靈魂的神；只要這女神在，他對生活的勇氣便永遠

不說矣。

黃昏後，高小筠回到對河去了。馬立剛總會顯得稍稍焦躁不安起來。在這種的時候，我就和他站在走廊裏，欣賞着園子裏的花木，或是眺望遠處翠巒的山景。四月快過去了，玉蘭花葉已開始凋謝了，但是薔薇花却開放得十分興盛，而且石榴花也從枝梢探露出小小苞子。尤其因為桂葉日益繁茂的緣故，下面園子裏，比春日更形熱鬧了。並肩偎依着廊杆，我們往往談着關於春天的話。

「可惜我們年齡上的春天已經過去了，」有一次，馬立剛忽然歎息說。

「不，春天不在我們的年齡上，而在我們的心靈上。只要能保持心的年輕，春天便可以永存。」

「你這種話只適宜於對高小筠說的，」他習慣地搖搖頭。

「也同樣適宜於對你說，」我笑着接應道，「因為，高小筠和你不是已經成爲不可分割的一體了嗎？」

「我現在沒有說笑話的興趣，」他淡淡地回答。

「不是笑話，」我認真地開始講，「無論如何，你總不能否認自己對高小筠的感情。她已經不是你不能少的人了，正如你是不能少的人一樣。這種天來的情形，證明我所說的

決不說實話。我們剛一見面，你就把自己和她的關係告訴我了，而且，當我第一次見到高小筠，我就在心裏為你暗暗說個『高小筠是一個難得的女孩子，你應該好好愛她』。我是說，爲了愛她，你還應該好好愛你自己，勇敢些，不要爲了一點小小挫折便心灰意冷，不要軟弱自己的不再年青。一個人要在受了打擊之後，能够重新挺身站立起來，使自己變得更加強些。」

他默默的聽着，沒有作聲，彷彿在仔細考慮着我的話；半晌後，他點點頭道：

「你說得不錯，她真是一個難得的女孩子。」

「那麼，你爲什麼還要不快活呢？像你所受的小小打擊，和從從高小筠所得的安慰相比較，難道你不應該爲自己欣幸嗎？」

「但是，眼看我又要被逼着離開她了。記得已經告訴過你，我到這裏來完全是爲了她，爲了要和她在在一起，更看見她，親近她；現在我却不能不和她離開了。」

「這是我所未曾想到的。」聽他這麼一提，「當時我說不出話。」我看見他絕望地搖着頭。

「不要緊，」我終於說，「暫時你住在我這裏好了，彼此見面不容易，我們應該在『她兒』在些日子，過了暑假，大家慢慢再想辦法。」

「不行。這樣的日子我過不下去了。再說，我還得供給齊爾誠若，前幾天正接到她一封要錢的信。」

「她不是快要畢業了嗎？」

「是的，已經讀到最後一個學期了。我沒有把這次不幸的事情告訴她；不然，她會不肯再讀下去的。她對我太好了，雖和喬小筠同樣是雜得的女孩子。」

又觸動到另一個使馬立剛陷入激動的鏈子了；他轉過身子，把自己的眼鏡投到下面業已暗黑的櫃子裏。談話一涉到實際的困難，徒然的安慰不僅成爲多餘，而且更將增添情緒的不耐。

把我們從這種窘迫的境地拯救出來的，是幾個馬立剛的學生。不經詢問，他們一直莽撞地闖上樓來，以致惹起那虔誠的基督教徒馬太太的不滿。但馬立剛立刻興奮起來了，他熱烈地把他們引進房裏去，急急忙忙點起油燈，又開始張羅著茶水。這幾個不速客的來臨，顯然給了他極大的喜悅。

學生一共四個，他們分坐在兩張床上。最初一刻，他們的態度有幾分拘謹不自然。首先，由中間一個高身材的，吞吞吐吐地進了來意。他說，他們今天是以私人資格來慰問「受屈的師長」的；他們都是馬立剛的信仰者和崇拜者，對於這次不幸事件的發生，事

前竟毫不知恥，事情接續後也無能爲力，心裏非常不安。馬立剛沒有離開學校時，爲情勢所壓迫，他們不敢去尋望他；現在既經離開學校了，便特地來向他表白他們的關心。

「高二的馮高坤，」另一個尖鼻子的學生接着說，「馬老師認識嗎？他是曹老師的親戚。那天晚上同學們圍住打曹老師的時候，他先去報了信，結果曹老師從後面窗口裏跑出去了，他們撲了一個空。於是大家便歸罪給馮高坤，把他打了一頓，還燒掉了他的行李。」

「還有我們女同學裏面的彭宜靜，」說話的是一個女學生，「柯老師是她的表哥，但她連信也沒有報——我們全體女同學事前都不知道——可是他們男同學硬把她趕出去。可憐彭宜靜躲在宿舍裏不敢露面，一天三餐飯都是我暗下送給她吃的。他們可真兇野蠻不講理！」

「這事情有背景？」那個年紀最小的也說道，「沒有背景不會鬧這樣的風潮的——一定有背景。」

「那還要你說！」尖鼻子阻止着他，「當然有背景！馬老師難道自己還不明白！」

「他們都是封建意識！」年紀最小的不服阻止。

「是的，」最先說話的那個也同意着，「他們的頭腦太陳舊了，封建意識太深重了，」

思想一點也不開通。我知道是什麼人主使這次風潮的。平時他們反對國文課教白話文，反對圖書館買新書，反對同學看小說和定雜誌——」

「還反對我們男女同學合演話劇。」

「還反對我們看報紙。他倒說，中學國文程度低落，都是同學喜歡讀新書和看報紙的緣故；如與新文學作品不禁，白話報紙不廢除，中學國文程度便無法提高。」

「他們都是一些封建餘孽！他們的腦筋都是化石！」

當他們這樣爭辯似的說着話時，不知道是由於氣憤，馬立開始終默不作聲。這時，幾個學生都熱中於自己的談論，反而忽略了所要對問的對象了。

「情形是這樣，」我不自覺的從旁插嘴問道，「爲什麼還有那麼多同學起來圍風潮呢？難道他們都是盲從的嗎？」

「不完全是盲從，」一個回答。

「聽說他們是有組織的：一半威逼，一半利誘。事情成功之後，有人會給他們好處。」另「個接着說。

「不過也有很多同學已經發覺自己的錯誤了，很懊悔那天晚上的行動；而且，就是那些積極參加的人，也並沒有得到什麼好處，人家給他們開了一張不能兌現的支票——」

這簡直是無恥的欺騙，是卑劣的愚弄！一馬立剛說着最嚴肅的話，以激動得發抖的聲音噴着。

四個偵探都窘地怔住了，不敢作聲；他們互相交換着不安的眼光。

「這件事請是你們眼見的。」他開始向他們說教似的說，「在我們這社會上，有着這種無恥之徒。他們能够使用出怎樣卑劣的手段！不過對於他們的行爲，我並不傷心；最使我感到難過的，便是你們同學。我是一個坦白而熱情的人。我用着一顆赤心和你們共同相處，把我所要說的話，無保留的對你們說——希望你們能移進步，能够有成就，能够替受辱的民族和受難的國家做一番事業。我教你們把眼光放遠大些，把胸襟放闊闊些，把頭腦放清醒些；不要把自己的思想拘束在狹小的圈子裏，讓自私利的觀念來指導你們的行動。我們這次抗戰，本身便是一種革命，我們青年智識份子必須在革命裏改造自己。我說這些話的時候，覺得我們——我和你們同學——是這樣接近，我們彼此之間心的跳動是這樣互相應和。我絕相信，我自己是拿一顆赤心來對待你們的，你們也必能以赤心來對待我。可是這一次的不幸事件證明了我是錯了，你們大部份同學，竟在自私觀念的支配之下變成我的敵人……半夜裏我凍醒來，想要把我趕出去……這便是我赤心待人的報應。」

馬立爾哽咽着，眼淚如泉湧出；過大的激動使他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

那個信使也一齊低下面來了，而且開始歎息着。空氣變成十分凝重。女性總是易感的，那個女學生甚至劇激地抽搐着肩膀，「幾乎是大聲啜泣了」，同時，她斷斷續續地說：

「我不願意再在那裏讀下去……馬老師，你到那裏去……我也要跟到那裏去……」

「我也要去，」年紀最小的那個也附和着。

受着熱情瀉瀉的激盪，馬立爾益不能自持了。他大概很想再對他們說幾句話的，但是他沒有時間了，首先一個小孩子燦然哭出聲來了。

一星期過去了。對河那所私立中學的風潮業已平息，外地教員都在這一場有效的騷擾裏被逼離開了，現在，那些如願以償的勝利者，正在開始享受著「欺詐的果實」了——這幾乎是我們這個社會不移的成規：一切紛爭，都可以用一個陳腐而單純的觀念來解決，那便是對常言所說的「既成事實」的承認。所應用的邏輯也很簡便，事情業已這樣發生，而且業已這樣過去了，是非曲直自然也就不復存在。

在這期間，馬立剛的心緒很壞；而且，有時簡直是焦灼難耐的。那四個自認爲他的信仰者和崇拜者的學生，曾經來過幾次；但每次他們都給馬立剛帶來一些可氣憤的消息，每次都使他對他們的殷勤懇切感到得流下眼淚。只有當高小筠來的時候，才能使原是滯重難堪的空氣變成輕快；同時，馬立剛滿不在乎的臉孔上顯露出笑容。因爲假期已滿，放假不方便，她只能在午後紅紗袖身來看望他一次，但即使這樣，即便她只在他面前出現五

他做這件無聊不體面的事情，於是够抵償他先前的憂慮了。每天上午，他把書寫完後，在寫本關於廣義的自傳哲學的著作裏，他用心地讀書，勤懇地做著筆記。可是，到下午，他總能靜心閱讀那套手冊，或懶得坐立不安起來了。這爲了排遣這般不愉快的時刻，我找尋出許多種種以驅逐他興趣的問題，和他討論爭辯，或是從回憶中搜集一些有趣的狂事，對他談論做這事不過勞的努力，收效很少；對於這些，他彷彿漠不與趣。他是一個不寬於掩飾自己的人。他不時看視書桌上兩個不守時刻的座鐘；甚至一次一次的，他從房裏跑到走廊上，又從走廊上回到房裏，測量他急驟不甯的步子。有時，他會幾乎整個下午，低低地翻弄，向圓子的紙包外面眺望，而且不住的喃喃自問：「爲什麼還不來呢？不是已經是該應該來的時候嗎？」

「說不定她今天不會來了，」有一次，我特意這樣說道。

「不！」他以一種充滿自信的口吻回答，「不會不來——一定會來。」

「或許她臨時發生什麼事情呢？」

「不會發生什麼事情。她知道我在等待着的。再說，即便發生什麼事情，她仍然會來。」

那也是這一天，直至黃昏時分，她還沒有來。這事不僅很出馬立剛的意料，而且也彷彿

很傷情的拜拜。他跑下樓去，放到大門外面的巷口去等待她。但是，時間過去了，夕陽業已西沉了，暮靄逐漸漲起來了——她依然沒有來。

「為什麼還不來？」他重新止住，在走廊裏來回踱步。他的焦灼難以形容。既不肯聽我的解釋，也無心聽我的解釋，在這一刻，彷彿他業已把全生命傾注自己所期待的中心要了。「為什麼還不來？」他重複道。甚至開始用著一個農民的話實，恨恨地對她發出粗俗的咒詛來了。」

一直到天色完全黑下來，房子裏業已燃點起植物油燈的時候，高小筠才氣喘喘的來到。她必定知道丈夫的等待使馬立剛不堪忍耐了。這種沒有根據的催促喚醒着他。而且還沒有的疑慮。門裏使給自己的行動作虛念的解釋。但是，馬立剛顯然對她生氣了。她的臉孔緊緊的閉，眼睛定定地注視着她，並不答理她。

「快進來，快進來，立剛，每餐總要讓我代替他招待出去。」

於是我半無意識的走進門，以高小筠這般解釋，而兩個兒童的家長請我吃飯。作父母的兩大層面。雖然聽著來，我卻無端被這推辭。他總是不要我出去。坐坐。坐坐。他行眼，不滿意。於是高小筠這般的招待，便漸漸中斷了。

河邊全神注意到馬立剛那張生氣的面孔和不愉快的神色，立刻變成慌亂失措了；停住在橋畔，垂下頭，充滿一種充滿一種女性的柔情的眼光看著他，竟吃驚地說：「真的，這我來得太遲了！我不應該這麼遲才來的呀！天黑了！你們一定等得太久啦！」

「只要你來，我就好了！」看了我和空氣，我笑著說道：「這，這是你的把握太鬆；你說她一定會來，果然來啦！」

看見她依然不作聲，高小筠很怕幾分鐘，臉孔變得通紅，不知道自己應該怎麼辦才好。

「真的，我來得太遲啦！」她用一種悔愧的自責的口吻，重複說道：「我知道你們等我的，而且知道你們一定會等得不耐煩。……等待中的時間格外顯得長久。……今天我真是錯不了，真不應該去的！」

在脫離這接的話時，她的模樣如像一個受屈的小孩子；不僅聲音微微顫抖，而且在她的眼瞼裏，也開始隱隱地閃著淚光。在這一刻，一種一個少女所特有的惹人憐愛的神情，增加着她的羞慚，使她顯得分外美麗動人。

雖然這樣，在高小筠面前，即使是馬立剛的一個虛民的固執，也並不能堅持過久。在很短的時間裏，他便從這才那種不愉快的心情裏恢復過來，而且輪到他對高小筠表示無限

柔情的關切了。兒童的家長爲什麼請客？是小孩子的生日還是父母自己的生日？招待禮數動嗎？有什麼菜餚？沒有完席便告辭的嗎？爲什麼要這樣急迫？過渡時人多不多？天黑了怎麼纔回學校去呢？他的物價重複而繁瑣，幾次的，不禁使她大聲大笑起來。

愛情的力量是多麼大啊。它不僅左右着一個人的情緒，有時還能左右一個人的命運。在它的控制之下，一個最倔強的人也要低頭。人們總愛把愛情看做一種非但無用而且無聊的東西，認爲它只能告訴人一些不會有的事情，却不能實際上發生作用；因此，它只能是一種生命的裝飾，並至是一種無勝於有的贅物。現在，我在馬立爾身上看出它的力量了。它既不是生命的裝飾，也不是無用的贅物。自然，生命對每個人都是寶貴的，但愛情不更勝過生命嗎？權力是偉大的，但愛情不比權力更偉大嗎？一個人只有在愛情的沐浴中，才能無視一切憂傷和痛苦，且使生命開放出絢爛熱嫩的花朵。

萬小時停留的時間很短暫，因爲，她不能在深夜獨自一人走鄉下的路。如像是一個撒佈幸福的神者，她在我們嚴重不愉快的空氣裏撒下一把歡樂的種子，自己便匆匆走了。至少今天的情形是這樣的。她走的時候，我們兩人一直送出大門，送到河邊，登上渡船。而且，我們一直站在河邊，等到渡船上那隻搖擺不定的燈火，從黑暗的夜空達到彼岸，聲音和人聲全部消失之後，才轉回身子。

「我們再遠城去走走好嗎？」從城門口經過時，我提議道。

「好的，」馬立剛頗同意，「我們可以買點種子 and 花生，回到小樓上去清夜。」今天晚上我想和你多談談。」

「談什麼話？」

「隨便什麼話，想到那裏就談那裏，我今晚心裏彷彿癢癢着話。」他說。

我們進了城門，在小小街道上穿行着。這是一個沒有夜市的城；這時，幾乎所有店家都業已關起緊實的板門，只有在極少數的茶館——它們的顧客大部分是河上過放蕩生活的船戶和水手——和飯館裏，還燃點着那種最新製造的明亮的植物油燈，那裏燃起一片喧嘩，那是船夫們放縱的叫喊，拍子和簫聲的聲音，妓女們淫淫的嘻笑聲和唱歌聲，夾雜着胡琴的尖銳聾耳的弦響，形成一種混雜而紊亂的交響。此外，便是一些水菓攤和這山城裏所特有的「葉茶」攤，我們買了一包花生和幾斤肥水橘子，同寓所去。

在這幾個時間內，馬立剛都是快活的；高小筠所撒下的歡樂的種子，足夠他享受一晚。他的興奮和柔情顯然尚未過去。「這真的種子真好！」當我們開始吃着花生和橘子時，他讚美道。

「一個地方總有一個地方的好處。這小小山城裏什麼都不好，可仍然有着一樣東西叫

我們讚美。

「每個地方只有一樣椅子叫人讚美，」他搖搖頭，「那也就未免太可憐了。我們厭這地方的一切東西，尤其是人。他們都是些強弱懸殊和眼光短少的阿諛虫。他們的行爲和他們的語言同樣離於正常。」

「這是因爲你這一次會上他們的陰謀的緣故。其實人到處是人，並不完全受地域的限制。有好人的地方也有壞人。友誼永遠只有壞人的地方也一定是善果。」

「你這簡直是一種對民族性的否認了。在這一點上，我不能和你商量。地域對人性的影響非常大。我覺得這個地方的人比任何地方都討厭。他們非但不聰明，而且食慾與『寒素』。」

「你這是一時的感情衝動。」我坦白說。

「不，我還是細心觀察的結果。我在這裏住得比你久。我知道比你深。我有權利說這種話。陰謀到處存在的，我所受的委屈並不是第一次。但這一回特別叫我難受。那天晚上，我已經和那種個學生說話，對那些虛度青春的陰謀製造者，我只有憎恨，却並不傷心。最使我感到失望的，便是那些既無思想也無感情的學生。洋白我勸他們好好訂訂我認爲青年青年人一定比較熱情，比較純潔，誰知道我境上當了！」

「書君因爲他已志氣消沉，去純潔的緣故，使我說那

「書君許是聰明，可惜他性格陰鬱，他並不過爲主要的還是他對於他地地懶惰過於狹窄的緣故，我和他們在捉弄，有時常常與他們談話，但右我對他們坦白極了，簡直無話不談。我們談話中有三個要即人便是各人志願的表達，對他們之中的大體分析，我要求他們必須明白無條件的準備拿到學校裏的來歷之後，再回到家鄉，想健康長和保長，我問他們是不是因爲存心從進進經濟爭強改革，而若出願，否？他們回答：「因爲這是家庭的希望。」

「這番話使我不能不感嘆，所以與我笑談說：

「我從前是不懂的，」至少比我那個不幸的父親的希望要切實有用些，因爲，他們做得長信與材料並不是爲正確而推廣，據說，現在他們家鄉，有一個鄉長往往同時是「備多選主」要官，可以選三個或更多的親友和親戚。

「我也想他們已說的很危了。」

「這話是對的，但候亦他們也提了，我對我也無話不談，他們告訴我很多家鄉的故事，很能立於情理的說者，以及亦無不健全的人，聽了那些故事或說說，我感嘆說：

「天下最難的說者，莫過於這種情形，我感嘆說：

「這一個個人國家的目的，只是做那保長，對家文過來，把自己說成，「備有身份的，太，對君



將下去，就取農民的放牧，去照顧女性，這種情形可實在並不普通。想到自己若站在購存上和二黨未來的夥伴裏說話，想到不久之後他們便將回到家鄉去做農民的跟隨者，我的興趣立刻低落了，勇氣也立刻消失了。不過，我想，他們究竟還年輕，他們的志願是可以改變的。——這樣一想，我便覺得我自己是肩負着整個民族國家的命運了。」

「這是因為我們責任感太重了，」我也不禁微微激動起來，「我們總愛把自己的工作價值估定得過高，認為只有自己所從事的工作，才是世界上最神聖的工作；可是一到發現自己的理想只是以一種幻想的時候，不僅感到熱情淡薄的悲哀，而且自己也被熱情的淚滴而掩埋到塵埃上去。」

「這便是我們的悲劇呵！——他搖搖頭歎息了。」

由於這一聲奇异的斷言，我們同時沉默了。我們——我和馬立剛——豈不是同命運的人麼？不僅我們兩個，我們以外的更多的人——他們的命運也都和我們相同。在這社會裏，每個體格有良心的人，莫不有着一份悲劇的命運。我們的憤慨和議論，我們的悲哀和歎息，實際上並無用處。——有時，甚至只是一種可笑的自我解嘲。

「唉，如果沒有高小筠，我該早就離開這屋子了。」馬立剛繼續嘆息着。

「我很體諒你的心情，」我說，「而且，我也很能了解高小筠對你的力量。」幸福

在我們所不在的地方，但是，他究竟怎樣受挫折，崙脚和你同在。

聽到我說這話，他垂下突然騰紅的臉孔，舉手把狼藉一片的花生殼和瓜子皮從菜土掃下地去，並且以一種輕微的顫聲吃吃說道：

「天哪！你這話可真說得太好，太好……」

雙手放在同時，那老遠更人按時不爽的竹梆和更鑼聲，透過夜空，從園牆外清晰地傳送過來了。

一件幸運的事情發生了——它來得適當其時。大約在搬到小樓上來的第二個星期，馬立爾接到一封從另一個遙遠的城市裏寄來的信，一位在報館裏服務的朋友，知道他現在陷入苦惱的失業裏，便邀約他去和他同事。接到這樣的信，馬立爾躊躇極了。生活的情勢逼着他接受朋友的邀約，但另一種力量却又阻止他這樣做——因為，他不願我在這時候離開高小筠。他是爲了她才到這小小山城來的，被逼迫着離開她，在他自然是一種不能忍受的痛苦。

就在這時候，「偶然」又復關他的生命了，福音來了。

傳送福音的使者，便是虔誠的蔡仲民先生。一天下午，正當馬立爾焦灼地等待着高小筠的時候，這位生物教員來了。他扭動着手指，吞吞吐吐地說，學校裏「個國文教員」由於和朋友在省城裏合作從事商業嘗試的成功，便決定離去這份「餓不死吃不飽」的職業，

依照一般聰明有見識的人的辦法，正式磋商去了。還在學校當局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正當學期中途，事實不接，怎樣敷衍這門重要課程呢？於是，彷彿自己在學校裏服務歷史的悠久，蔡仲民先生便向學校當局提供意見，認為馬立剛的尙未離開這小山城，乃是學校的一宗幸運。這種可寶貴的建議，立刻被無考慮的接受了；現在，他便是代表學校，來向馬立剛徵求同意的。

如果在別的機會，這種方式的簽約，即便不立刻加以拒絕，馬立剛也一定要加以躊躇考慮的。如像他自己所說，他是塊「硬骨頭」，他有他的驕傲和自尊。但現在，他却不能不把它當作一個可喜的機會，彷彿接受顯貴的接交下來了。還有什麼比愛情更有力量，什麼固執不能用愛情來克服的？爲了自己能和高小筠生活在一個較爲接近的地方，或者還不如說，爲了自己能和幸福相鄰，做什麼不可以犧牲？說到驕傲和自尊，高小筠豈不就是他的驕傲，就是他的自尊的標支物嗎？

同時，馬立剛這種幾乎是欣然接受的態度，也使蔡仲民先生感到十分快慰。這位生物教員起勁地拉動着自己的手指，覺得自己不僅僅對朋友呈獻出一份最善的努力，並且對所服務的學校也盡了一份最善的義務了。他顯得非常高興，一得到確意的答覆，便匆匆帶着好消息回到學校裏去了，彷彿提防馬立剛會取消諾言似的。

「他真是一個好人！」待船剛一離開，馬立剛便激憤地說。

「是呀！在這世界上，究竟也還有幾好人；所以我們在痛苦的時候，也偶而還能得到安慰。」

「但好人太少了。而且，好人往往總是一些被欺負者。」在一個充滿着陰謀和詐術的社會裏，如果你不會使用陰謀和詐術，怎樣能夠容身立脚呢？即使你小心翼翼，安分守己，而且默默忍受，也仍然要被擠在一個陰暗的角落裏，給你一份微薄發霉的食糧，好像你是一堆廢物。蔡仲民先生的情形便是這樣。我到這小小山城裏來的幾年中間，他是「我唯一的善交。我們的友誼建立在一種微妙的關係上。我們不常見面，見面時談話很少，可是我們互相了解，互相關切，而且，覺得彼此的心非常貼近。」

「這是因為在某一點點上，彼此性格相同的緣故吧？」我說。

「或許是的。」他回答，「不過這似乎是不能分析和不可解釋的。我和他的性格有相同之處？——看起來好像是一種不經之談。相同時可能不是彼此的性情，而是在社會上所處的可憐地位吧？仔細一想，就連這也不是的。在這一點上，他比我好得多了；至少，他還有一個陰險角兒可以容身立脚；我卻連這樣可憐的幸運也沒有；——如今我變成一個被追尋者，簡直要給擠出世界以外去了！」

「立爾！當心你的牢騷呀！」我笑着提他。

「牢騷？是的，我——比子亮着牢騷！可是這牢騷從何而來？只要社會所給予我們的委屈一天不絕，我們的牢騷也就一天不盡——或許這樣的話我已經說得太多了，太重複了呀？可是除此以外，你叫我說些什麼話呢？回憶過去嗎？那只能增添我們的惆悵；空想未來嗎？那一定會引起更多的牢騷。那麼，你叫我說些什麼話呢？」

「談點別的事情——比方說，談點關於你的『幸福』的事情。」

「我的『幸福』？你的意思是指那小箱嗎？」

「是呀。談談關於那小箱的事情，豈不比徒然發牢騷好嗎？」

和以往每次一樣，一提到高在鈞的名字，在馬立剛臉孔上，立刻浮現出一種混合興奮和厭惡的表情。他低下面去，但隨即抬起，他的眼瞼業已迅速變成潤溼。

「為什麼我要接受過才藝仲民的邀約？」他說。「你知道我還是爲了誰？」而且，我自然就知道這也是我所忍受的委屈的一種。把姿風當作輔導員接受，在我的生命裏還是第一次從從這件事情上，我看出自己的卑躬無能。我豈不是一個以「硬骨頭」自命的人嗎？可是若別人在這她在那來帶種的時候，竟敢把自己放在這般不值的地位上了。這種追求不是很可憐嗎？」

「你還仍然是半廢物，立斯。」

「現在，我竟越來越覺輕自己了。」他繼續著，彷彿沒有聽見我的插嘴，「希望社會上真我覺得自己完全是一個弱者，隨時隨地受勞累和凌辱。不錯，我可以對自己說，摩爾登吃了虧，但你是沾在正直這面的，你對得起自己的良心。一時覺得遺憾是一種安慰；可是再仔細一想，你便將發現這種安慰實際只是一種自我欺騙，各種阿Q式的精神勝利。分明我們時時失敗，處處受用，却硬製造一些無用的理由來安慰自己，好像自己何反而成為勝利者和英雄了。世界上比這更可笑可憐的？可是我們就生活在這種自我欺騙之中，有時還會因此而自鳴得意。我們所用作護身符的「正直」和「良心」，在真正的勝利者的眼裏，簡直只是一堆垃圾，一種污物。當我們捧著「正直」和「良心」為自己的失敗作辯護時，別人可正在那裏嘲笑你的迂腐和無能——」

「立斯？」我截斷他的話，「我不要虛說你這種牢騷，我要聽點別的，比方，關於你的妹妹摩爾登。」

「是的，關於海蘭。」我正想告訴你。昨天我不是接到她一封信嗎？在信封裏，她說，她已經在一個同學那裏借到錢了。她在前一封信裏是要我寄錢給她的。現在，她們最菜班的同學正在準備到本省還沒有淪陷的幾個主要城市裏去參觀旅行。她說，在這次

旅行裏，她要多看，而且好好地看，可以多了解一些，甚至她已經準備好一個筆記本，她要隨時隨地記下自己的觀感。她相信這樣做，一定能够使自己有進步。她又說，畢業之後，她也要「高飛遠走」一下，到外省來做事——關於這一點，她受着高小筠的影響，高小筠總是在信裏告訴她一些快活好玩的事情。她還盼到她最近寫了一個劇本，內容描寫「一個流浪青年的奇蹟」——她在信裏這樣寫着。在她信裏，充滿着樂觀和天真。彷彿在她想像中的世界，乃是一個小孩子手裏的萬花筒似的東西；那裏面到處是奇蹟——所以她在自己的劇本裏，也寫上一個流浪青年的奇蹟。可是什麼「奇蹟」？受屈辱的「奇蹟」嗎？要是她知道她的可憐的哥哥正住在一個「奇蹟」上，掙得與眾不堪時，恐怕她也不會再對「奇蹟」發生這樣大的興趣了吧！

「你打算把自己的遭遇告訴她嗎？」我問。

「不，」馬立鐵掩掩頭，作了一個苦澀的表情：「我沒有這勇氣。事情剛發生，我就警告高小筠，要她對海關保守秘密。一個人所能享受的青春的羨慕，為時是很短暫的，我不應放過任何她從那可珍貴的羨慕裏驚醒。因為，對於她那蘇的人，這簡直是一種殘酷的事情。讓她再享受一些時候吧。她太可憐了，既沒有生長在資金的搖籃裏，一個滿是刑鍊的前途又在過早地等待着她了。」

「立爾，你還是在以己律人？難道她的情形不會比你好一些嗎？」

那立爾習慣地搖搖頭。

「但願能比我好些。」她說。「不過，事實上她是不會比我好。我知道她很深，她不是那種能够安分守己的人。你不要忘記她是我的妹妹。我們原是血肉相通的啊。」

「立爾，今天本該說些快活的話的。你的牢騷太多了。」

「還是因爲我的心太苦了。一妻已經熄滅的燈發不出火，一顆太苦的心那裏說得出快活的話呢？」

「但也不要緊。熄滅了的燈會有火來燃點，太苦的心會有甘露來滋潤。快活些，立爾。我們究竟還都是年輕人。」

「或許正因爲我們還都是年輕人，才有游發洩不盡的牢騷的罷。」

臉龐泛著笑，我們幾乎同時站起來。因爲，我們聽見樓梯上響著熟悉的腳步聲，而比小高亦響親切的呼喚，也立刻傳送出來了。

三天之後，一切手續辦理妥貼，馬立剛業已搬遷學校裏去了，他佔有著那個辭職的國文教員的房間。

這可以說是一宗小小幸運。他所佔有的，是一個非常幽靜的房間，位置在校舍最後一進的樓上，由一條走廊把它和學校圖書館連在一起。在房間前面，是一個小小園子，裏面有著一座假山，一叢竹子和幾株月季花；而在後面，一張小門通往山坡，一出門便是一棵矗立著的蒼鬱的古松。到了夏天，這裏應該是一個最好的清風長駐的納涼處所。

房間裏頭，是依照著高小筠的意見佈置的；在幾樣簡單的傢具安插上，她幾乎花費了整個星期天的時間。房間是小小的，略顯侷促的；但在高小筠的佈置之下，彷彿變得寬大了許多。她把每張桌子和椅子都安放最適當的位置上。知道馬立剛仍能留在這小小山城裏，她自然十分高興；而且，爲了使馬立剛快活，她更顯出一種小孩子似的歡愉。她把葉

已移置在我房裏的那盆水仙花，分成兩盆，使我們兩人的房間都享有一份清香。她不住的輕輕地撫弄着它，嗅着它，讚美着它。她想出一個新鮮名詞，把它叫做「愉快的象徵」。

這時，我們都業已坐在床上或椅子上了。高小筠使我們的談話集中在水仙花上面；我們談着關於它的栽培，它的種類，以及它的神話。

「你這樣喜歡水仙花，那麼你是一個希羅的山林女神嗎？」我笑着問。

「不，」她特意模仿着馬立剛，以一種頑童似的神態搖搖頭，「我的意思不在這上面。照你們剛才所說的神話，水仙花應該是一個貞潔之神；我希望你們都能有一顆貞潔的心。」

「要有貞潔的心做什麼？」

「做什麼？難道貞潔不比卑污好嗎？」

「可是，」馬立剛插入道，「在現在這世界上，貞潔所能換取的只是苦惱，不是愉快；你爲什麼要把水仙花稱呼做「愉快的象徵」呢？」

「假思索，高小筠慈敏地回答：

「有着貞潔之心的人，他一定會喜歡貞潔之神的水仙的；對於有着貞潔之心的人，水仙難道不是一種安慰嗎？」

她的解釋，顯然使馬立爾感到極大的愉快。他笑着，臉上浮出一種柔和而甜蜜的表情；而且，他站起身來，走向安放在書桌上的水鉢，呼喚出聲地嗅着它。

這是馬立爾遷進學校來的第一天。我們，連同馬立爾自己，都要使它成爲一個快活的日子；我們都說着快活的話。直至黃昏時分，高小筠才回到對河自己學校裏去。這些天來，她分担着馬立爾的不幸和憂慮；現在，她顯得好像卸脫真實似的輕快了。

馬立爾和我照例送她到河邊。這是一個溫和而靜謐的春日薄暮。日送着渡船冉冉到迷彼岸；高小筠的背影消失在柳叢之中了，我們並不立刻回學校，却順沿着河岸繼續散步。我們朝着逆流而上的方向。河岸慢慢高陡，和下面的流水形成一種絕崖的形勢。繁茂的垂柳，加濃着黃昏的暗影。林鳥啾啾齊。在河對岸，一個巨大的水車的輪子，嘎嘎——嗚嗚地發出一種鈍頂的呻吟，間隔着水的激發聲。在河中間，有滑一運用柴木編造成功的堤壩；水流經過它的缺口時，突然變成湍流洶湧，彷彿要把整個堤壩衝垮而去，給人一種窒礙的感覺。

「看啊，水也有着頑強的生命力呢，」我不禁嘆息道。

「生命是無處不存在的，」馬立爾接着說，「而且它不應該受阻礙。」

「可是，沒有阻礙，便不能見出它的力量；因爲力量的需要，就在於衝破阻礙，使生

命能够继续。」

「在這種情形上，生命不是絕對的勝利者。」

「但它應該是絕對的勝利者。阻礙既是這麼多，如果生命必須不僅能够继续，還要能够發展，那麼，它非是絕對的勝利者不可。」

馬立剛沒有回答，我們繼續前進。

我們到達一個小小汽車站了。幾間低矮的木房子，一個簡陋的木棚，一處狹窄的空場，這便是車站的全部。但它是重要的，十分重要的。在這種偏僻的小小山城裏，它代表着最進步的一面——它說明着這小小山城和外面廣大世界的聯繫。從它伸展過去的那條既不廣闊，也不平坦的公路，便是這小小山城的呼吸。如果沒有它的存在，那麼，這小小山城豈不將變成更窒息，更古舊，更缺少生氣嗎？但它現在是醒來的。在那幾間低矮的木屋前面，一個一望而知是外地來的，穿着時新的服裝的婦人，正在撥米餵養一羣小鴿仔，一個小孩子却陪着搖擺不穩定的步子，不肯聽從那婦人——她顯然是他的母親——的阻止，伸開雙手，追趕着牠們。除了留在空場上的油污和輪跡以外，完全是一種家房靜靜的空氣；沒有一個車站的喧聲，甚至沒有一輛破舊待修的車子。這裏的班車，曾經是每天一次的；但因為旅客的稀少和車輛的缺乏，現在則業已從每三天一次減少到每週一次了。

「我很想離開這裏，」當我們從車站折回時，馬立剛突然說。

「爲什麼？」我暗暗吃驚。

「因爲我討厭這個地方，也討厭這種職業了。」

「又來了。照你這樣說來，只有一個辦法——便是從這個世界離開，到別一個星球裏去。可是，萬一在別一個星球裏同樣有不愉快呢？」

「你誤會我的意思了，」他說，「我不是一個在幻想裏討生活的人，我不去想那些不可能的事情。我的意思是，我更更換一種生活。」

「說來說去是一句老話。立剛，放安靜些。生活永遠不會令人滿意，猶如生命到處遭受阻礙。我們要在這世界上生存，消極的逃避是不行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世界雖然廣大，給我們作逃避的地方可並不多啊。」

沒有回答。這時，我們來到一個分岔路口。一邊是我們來時的河岸；一邊却是另一條山側新開闢的道路；——從這裏，我們依然可以回學校去。沒有徵求同意，馬立剛便走上這條新路。天更黑了，山巒、林叢、以及路旁新生的淺草，一律是潛灰噴；因爲，顏色業已隨著白天的陽光消失，現在到了黃昏後而隱隱統治一切的時候了。

我跟隨在他後面。

「大膽，我想到了一個計劃，」他又突然開始。

「什麼計劃？」我問。

「我這計劃是由高小筠引起的，」他走癡，並沒有回過頭來，「剛才我想向徐公問，可是還未有說出口，你立刻就說會了。我這計劃其實一點也不誇大！簡直可以說是十分切實的。你不是時常讚美高小筠的活潑愉快嗎？情形也真是，他彷彿是一個悲哀打不餓的人。她的身世並不好，可是你看她永遠愉快而活潑——你聽她今天關於水仙花所說的話——我們談到海關的時候，總是說她連年盤，還沒有脫離學生時代——學生時代真是幻想和美妙的時代——還不知道人世間悲哀的廣大和深沉。可是高小筠的情形就不同了，她已經不是一個學生了，她的所見所經不算少了，可是你看她依然是一個小孩子，想的是小孩子的事情，說的是小孩子的話！自然，她也有不愉快的時候，比方對我這一次所遭遇的陰謀詐術，她也不是沒有氣憤和憂慮；但不論是怎樣的氣憤和憂慮，在她如數是三伏天的雷雨，一下子便過去了，她依然保有着自己心的藍天——」

「立剛，你又在唱讚美歌啦。」

「不是唱讚美歌，你聽我說下去。無論如何，你總不能不承認高小筠那種純真的心地。在作着反省的時候，我總覺得自己的固執不化——不愉快的印象永遠不能從自己心上

抹去，就如她地生了根似的。爲什麼要這樣？回答不出。比方拿我自己讀書的動機來說，父親那張黧黑打皺的臉孔和顫震不清的語言，永遠黏貼在我的腦子裏；就連從前在學校裏所受的奚落和嘲弄，也一直沒有忘記。有時甚至會忽快起那連骨釀也已經化作泥土的可憐的父親來，覺得自己現在的忍受痛苦，完全是他的過錯。爲什麼硬要把我想送成一個讀書人？如果我依舊是一個種田人，和我那些哥哥們一樣，娶一個鄉下女人，耕田種地，豈不要比現在這樣好得多嗎？即便一個農民也會有農民的苦惱，但心的負荷不是可以輕鬆得多嗎？——」

「野馬跑得太遠啦，立剛。」我插入說。

「這不是野馬，」經我一打岔，稍一停頓，他又繼續說下去，「這是實情。你應該還記得，在學校裏的時候，我不是還曾經和你說過，將來我要娶一個鄉下女人，不願意和知識份子異性去談戀愛嗎？」

「但你現在却愛高小筠愛得快發瘋了。」我笑着說。

「是的，我愛她。你的意思是說，她不是一個鄉下女人，爲什麼我要愛她嗎？這樣話可要說到本題了。高小筠雖然不是一個鄉下女人，但她有鄉下女人純真的心地；同樣的，她雖然是一個知識份子，却沒有知識份子那種裝腔作勢。不知道爲什麼緣故——或許因爲

自己是個那下人的緣故吧！——再沒有比女人的裝腔作勢更使我討厭了。有些女人，甚至可以說，幾乎所有知識份子的女性，她們都有著一種錯誤觀念——她們把裝腔作勢當做最高的美，彷彿一個人必須拋棄掉自己原來的面目，才能算美，才能增高自己的身價；這種觀念，簡直可以說是「一種墮落下流的觀念。我往往覺得，現代社會道德之日趨墮落，和這種錯誤的觀念大有關係。可是高小筠是一個質樸的人，處處顯露著自己的本真。藉著這種質樸的心地，她能夠抗拒一切打擊——」

「立剛，怎樣又唱起讚美歌來啦？難道你的計劃便是讚美高小筠嗎？」

「不錯，我應該言歸正傳了，」他把脚步放慢，和我並肩走着，「高小筠為什麼能夠保持心的純正？我想，這是和她現在所從事的職業有關係的。在她的學生時代，她跟一般和自己年齡相近的人在一起；現在出了學校，她跟一般比自己更年輕的孩子們在一起。這真是她的幸福。兒童莫不有著一顆純真的心。在他們之中，陰謀詐術是不存在的。那位老師對他們好，他們也對他好。他們決不會被利用來發動什麼「迎風運動」。他們的心地太純正了，陰謀詐術決不能在那裏面發芽生根，因為他們沒有利害觀念來培養陰謀詐術的養料。善和惡，虛偽和真實，在他們的社會裏，分辨得清清楚楚，不容含混。一個終日和這種的心靈共同相處的人，自然能保持自己的純真——」

「是的，一個能夠和實樁心靈朝夕相處的人，十分幸福。但是，這和你的計劃有什麼關係呢？難道你也要去當小學教員嗎？」我截斷他的話，追問着。

他並沒有立刻回答我的詢問。這時，天差不多完全黑下來了。我們業已來到一個池塘旁邊；由於暮色的深濃，它也幾乎是黑暗的，不過反映一種奇幻的微光。青蛙在池邊草叢裏喀喀地鳴叫着。在我們上面，天賦也是灰暗的；並且，不知道什麼時候業已出現着颯颯的風聲。從山坡吹下來的風，帶給我們一陣涼意。

我們走着。在靜寂中，我們的腳步聲顯得十分響亮。

「你以為這種念頭很可笑嗎？」他反問道。

「不！」我隨聲地回答。

「告訴我，大鵬，我們現在不是在說笑話；我的確有這樣的計劃，而且有這樣的決心。」

「你是說要去當小學教員嗎？」

「是的，當小學教員，和高中在一起。像我們——至少是像我這樣的人，只能當教員，只配當教員。這樣的話我早已對你說過。可是你看我這一次的遭遇了教育專業自然是最清高神聖的；人的改造工作自然不能輕視。我們既不能從這個世界逃出去，總應該使

自己的生命有所寄託。一切空大無用的理想，我們不談；我要走的是一條十分平凡的路。將來——自然是將來——我要竭盡一切力量，到一個小小城市，或者到一個偏僻鄉村裏，建——是一個不致爭權奪利的地方，好好辦一個學校。我要把它當作自己的終身事業來辦。我相信萬小筠能够做我的同志。至於海蘭呢，讓她出來見世面之後，也可能成爲我的同志。」

說到這裏，我們業已走到這條新開道路的盡頭，走到學校的大門前了——這簡直是不知不覺的。這時，完全是夜了，漆黑了。陡然地，一陣晚自修的號聲從學校裏面傳將出來，我們看見一片閃爍的燈光。

我們同時站住。馬立剛要我到他房裏去坐，但我却以自己的小樓作邀請。

「好吧，」於略一躊躇之後，他同意道，「我的話還沒有完呢。」

一四

「你對我的計劃——或者說叫做『不平凡的理想』——有什麼意見嗎？」當我們走上小樓，點起油燈，互相坐定之後，馬立剛急切問道。

「對計劃本身並無意見，我說。」

「那麼，你一定覺得我不能實行自己所定的計劃，不然，便是那樣的計劃對我不很相宜嗎？」

「我的意見並不在這些上面，」一邊爲他倒茶，我一邊回答他的詢問，「小學教員決不是什麼卑微的事情，而且，像我們這樣的人，是你自己說的，我們都有着『只能當教員，只能當教員』的命運——雖然所謂『當教員』，在嚴格意義上，如其說它輕易，還不如說它十分艱難——我只是要提醒你，『將來』是一個難於捉摸的妖鬼。」

馬立剛抬起頭。

「我明白你的意思，」他頓了頓說，「我自己也會想到過，因為，我有着那樣的經驗——從計劃到失敗，從希望到絕望，從追求到幻滅。在我過去的生命裏，充滿着這樣的回復。我總是喜歡發牢騷，喜歡自取衰老；難道是我愛好牢騷，讚美衰老嗎？自然決不是的。我的牢騷和歎息，就是對那些曾經不斷地欺騙我，不斷地使我灰心絕望的「將來」的咒詛！我並不是今天才把「希望」的孤注押在「將來」的賭局上的，我押過多少次了，也失敗過多少次了——有時，甚至明明知道勝利和自己沒有緣分，也依然要那樣做；情形如像一個固執而愚笨的賭徒，雖然因此弄得破家蕩產，雖然福星永遠不會屈臨到他身上，但他依舊沒有覺悟，不肯回頭——」

「我們的情形都一樣，」我邊斷他的話。

「是啊，我們都是一些以自我欺騙作食糧的可憐蟲；可是，它究竟還是食糧，還能夠充饑渴。所以我們還得拿它來維持自己的生命，免得餓死而死。這便是我們的悲哀！我們的痛苦還在於自己有時偶而的清醒——例如現在此刻，當我正在用欺騙的食糧果腹之際，你却來提醒我，說「將來」是一個不可捉摸的妖魔！夢的朦朧比清醒的神志幸福得多了，我雖永遠在夢昧之中！永遠用欺騙的食糧把自己餵得十分飽足，而無所用心！永遠沒有牢騷！沒有咒詛！」

「可是你做不到呀，立剛。」

「是的，是的，」他帶着一種混合激情和沮喪的神情接濟說，「做不到，問題就在做不到！在這一點上，我們太軟弱無用——和奮發前進一樣，恬靜後退也需要勇氣。而我們的情形却是，前進既無力量，後退也缺乏勇敢，命運注定要在苦惱煩悶裏輾轉打滾，不能自拔！就我自己說，你當然知道，在學生時代，在那北方的古城裏，我實在是奮發過來的，站到街頭去吶喊過來的；出了學校，戰爭來了，一時奔騰的熱血幾乎把我的軀體炸裂了，彷彿從這一場血的洗禮中，一個自己久所期待的新中國就得跳躍而出了！我不願再去回想那種過火的衝動，它會叫我臉紅。因為我有着一顆迫切期待的心，我所看到的醜惡也就更多，而且也更使我難受。戰爭初起時，一次我在一個旅館裏碰到一個人，由於旅客過多，旅館裏沒有房間，茶房叫他在我房門口開一個鋪位。這人的態度卑屈極了，每次我進出房門，他總要向我鞠一次躬；從他衣襟上，我懷疑他是小偷，對他緊緊防備；在一次談話裏，才知道原來他是一個割縫鋪裏的伙計，給東家押汽車運貨的——那是C五鐵路剛因N地的淪陷而中斷，G地成爲貨物內運的轉運站，同時也成爲某些商人的黃金國。這個卑屈的人告訴我，他現在正在用一百塊錢做本錢，一面押車，一面搭點兒自己的私貨。當時我覺得這人的舉動言語很可笑，本錢也少得可笑，便和他談着玩兒，談了不少的

話，簡直一個朋友似的熱起來了。兩年之後，我到K地去，在S K鐵路上，從三等車給擠進二等車，但人還是太多，沒有辦法，只好站到頭等臥車的走廊上——

「你在那裏碰到那個羅緞舖裏的伙計？」我待測齊。

「是呀，我碰到了他——不，是他發現我了。只短短兩年工夫，這一次他穿著西裝，帶着戒指，伴着一個鮮花似的女人，渾身噴香，打開門，看見我了，一定懷疑到我是小偷了，對我用叱責道，『你站在這裏做什麼！滾開些！』——」

「你怎麼對付？」

「哼，我伸手就在他刮得光光的臉上賞了一掌：拍！聲音清脆悅耳！」

「打得好！」

馬立剛喝了一口茶。

「且慢叫好，」他說，「那已經是過去的事情了。去年，我到A地去，半路上有一座橋塌了，公共汽車停下來：遭遇同樣不幸的，此外還有幾輛別的車。沒有旅館，大家只好去找民家借宿。算我運氣壞，我找到一個祠堂裏，剛好集中着幾個司機——他們喝够了酒，躺在板鋪上大談女人。一個說，他在三處地方安置着三房家室，其中有兩間是中學生，他給她們每人二十萬，外加黃金十兩；現在，他又看中一個有名的坤伶了，精力應付

不過來，準備睡去一房中學生，聽說他可以給他五十萬「疏散費」。他的話還沒有完，一個搶着說：「中學生算不了什麼，他弄到一個外國文學系的大學生，有兩皮箱洋裝費，身價却只二十萬，已經玩了一年了，最近生了孩子，不好玩了，準備再給她二十萬「疏散費」，疏散完事，再找別的……他們談着，我聽着，覺得實在好玩——」

「好玩？」

「好玩！像一個小孩子聽神話，我聽着，心裏平靜極了，一點也不生氣，彷彿那是另一個世界上的事情，那些中學生和大學生們也不是我的女同胞……第二天，橋梁修理好了，坐在汽車裏，剛好在我斜對過的前面，有一個花枝招展大學生模樣的女人，手裏拿着一本厚厚的洋裝書；從側面看着她那生得端整動人的眉眼秀鼻，以及那種矜持不可侵犯的神態，我所有的並不是同情、憐憫或悲憤，而是一種輕微的輕蔑，因為我立刻想起了韓一萍。我知道這並非自己熱情減退的緣故，是可想可歌的現象；不過，即使這樣想，也仍然敲舞不起自己的熱情。這便是我的衰老！我的野心已經消滅，現在，我再不敢以戰士自許，說要去改造社會或什麼了，我只想走一條簡易平凡的路——既然我要活下去，要設法遺忘一切痛苦，要使生命有所寄託，就必須有點事情做做；既可以避免墮落，又可以安慰和娛樂自己。」

「這就是你所定計劃的『心理基礎』嗎？」我笑着說。

「幸好你沒有說它是牢騷或野馬，」他也笑着，用手抹一抹自己的臉孔，「至於別的，你算它是什麼就什麼好了。實際它不僅是我所定計劃的『心理基礎』，而且是天今天生存的『心理基礎』——如果沒有這種『基礎』，我的生命早就毀了，那裏還能和你在一起談什麼計劃！」

「難道沒有例外？」

「沒有例外，」他肯定地回答。

「但我在有一件事情上，你分明有例外。雖然你總是自稱衰老，可是在對高小筠的愛情上，你可顯得年輕得很呢。」

馬立剛做了一個矯健的表情。爲了矚靜和掩飾自己，他伸手把植物油燈的燈帶扭高了一些，使燈光倏地增大許多，幾乎從長玻璃罩口冒出煙霧來。

「你又說着笑話了！」他回答，「你總是愛說笑話。正因為我自學衰老，所以才格外需要愛情的安慰的。在愛情上，我自認非顯得年輕不可——因爲我究竟還不是一個真正衰老的人，想用愛情來治癒自己，使自己成爲年輕。有時候，看到那些司機們，那些大腹賈們，他們那樣輕蔑着女性，侮辱而且蹂躪着女性，想起自己這種愛情的認真態度，覺得真

春天剛過，這兒的樓下圍子裏，那兒已漲成澤國，充分顯出這兒繁茂的氣象。馬立剛的生活逐漸安定，心境也逐漸舒暢了。但是，勝不單行，高小始終趕不上。

最初的時候，他感到全身倦怠，食慾減退，而且腰酸腿疼，微微的發熱和畏寒。但總並不十分注意，甚至還強自操戈，過河來探望馬立剛。雖說他是一備不知憂慮的孩子，嚴嚴的，馬立剛的安定也使她快活得多了。於是病象顯現了，但仍是默默無聲的，人到那裏，她也就隨到那裏。但終於臥倒了，不能起床了。

一撥接一撥的，病者由初期發症時，馬立剛簡直急得寢食不安了。把她從對河學校裏搬過來，送入城裏三級醫院的公立醫院。他個幾乎無間斷的守着她，醫院附屬我們所瞭解的學校，出車在出城的街道作擔保，應該可以說是相當遠的。結果經過兩條是擔保五個不考，但馬立剛每天總要來回跑三兩次，而且，步履也強，神清氣爽，他的校醫差

不多是惶惶不可終日的。從這種情形，人們可以看出在他的生命裏，高小筠佔着怎樣重要的位置。他不僅是一個強壯造作的人，而且不喜於掩飾自己；他的內心怎樣，他的表現也就怎樣。在這樣的時候，頭髮對植髮毫無損。跟隨着他，我也一次次地過問高小筠的醫院。因為究竟是開設在一間小房山麓裏的。這醫院一切都因陋就簡，甚至還不會具有一個醫院的外觀。院舍基一被拆開，改作，病房則手一筆輪船上的舷艙。高小筠躺在一間窄窄而昏暗的「特號房」裏，單靠一邊牆壁上，一個高高的圓筒似的圓實，透着一抹亮光。我和馬立翔去探看病人時，只能俯促地擠坐在一張白木條凳上。

剛發作時，病勢是相當嚴重的。高熱，便秘，脾臟腫脹，呼吸急促，而且時時昏迷不醒，發着斷續難解的嚶嚶。負責診治的醫生，是一個禿頂的矮小個子，一個在看護們嘴裏被叫做「老鳳兒」的人物。無論行動和說話，都是慢吞吞的，甚至死氣活氣的。好幾在他一生裏，從來沒有遇過這種要他快跑和着急的事情。顯然的，馬立翔對他缺乏這類同時對高小筠的病和擔憂過分的焦急。他一次一次的詢問那醫生，彷彿想從他嘴裏聽到什麼保證。『不要緊嗎？』『行就會好嗎？』『已經重嗎？』『說來就是危險期過了嗎？』——他向他那那將將如此類的關心。

『不要緊，』回答永遠是這樣的。

「你特別是真話嗎？你不是在安慰我嗎？」他追問着。

「真話，實話是真話。」老頭兒「喃喃着，連頭也不回，走開去了。

爲了高小媽的病，周立剛回國投交預支了薪水，又向蔡仲民先生借厚積，總之，他集中了所有所能得到的財物，一次一次的送到醫院裏去。他抱病往馬海潮醫院的醫院下來，把自己的日常零用藥餉斷不能再舉動的。他盡心盡力至度除了每天早晨照例到一家商店裏去幸用的一碗豬肝湯。不到兩個星期，他的臉色變蒼白了，頭髮變灰白了，彷彿就要病倒的樣子。

「立剛，不要太熱心了，當心你自己的健康，」這有一次，我這樣提醒他。

他涎涎地搖搖頭。

這沒有脫離危險期。他說，白重慶國頭是在第三個星期內怕就怕會發生毒出液和發熱心脈膜炎的現象。

「但是，不論怎樣，你總得先顧到自己的健康。」

「自己的健康？」他習慣地皺皺眉頭，「萬分難，但我還有什麼健康可言？不補的藥，總使我的健康不要不，我的健康有什麼用？」

老頭子的這態度有問題，立剛想。

「那麼，我的健康並不會有問題——只要她能碰運氣，我絕對可以支持住自己的健康。」

他的固執不能用言語說服，他的焦灼也不能用言語消解，一切都看在病人身上。不依不饒自己，就連蔡仲民先生和我也都陷入一種殘酷而迫切的期待裏。整個第三個星期，馬立剛向學校裏請了假，很厚便上醫院，很晚才回自己的住處。他的眼裏充滿紅絲，鬍鬚呈落灰暗的顏色——顯然是缺乏睡眠的結果——而且沉默得像一口甕。

天從心願！從第三個星期起，馬小筠好轉了，營養五布藥已脫離了危險期，進入痊癒期了。她業已能够坐起上身，自進飲食，並且和探病的人略作談笑了。還在馬立剛，彷彿是等於自己的短死醫生。在他臉孔上，立刻籠罩着一種不能禁壓的甜蜜表情，如像逢人便要報告自己的喜訊，要把自己的喜悅傳遞給任何人的。尤其是，心緒的轉變對一個人健康的影響是多麼大！現在，他個體的灰暗消失了，眼睫毛的紅絲也不見了，非但完全恢復到以前的健壯，更充滿着一種新生的精神。驕傲之間，他的脚步變成輕快，舉動變成迅速，聲音變成嘹亮；甚至一反以前的沉默，更變成一個喜歡說話的人了……

「立剛，」二天在書院裏，當離開小筠的面，我笑着說，「你的話果然不錯，小筠的健康便是你的健康，你現在的身體比什麼時候都要好得多了。」

馬立剛顧盼着床上的高小筠。

「那當然，」他說道，「那是在定的。」「但只有她的痊癒，我的健康才有價值。」才不用處。」

「假使我這次不再痊癒了呢？」高小筠痛痛地笑着問。

「不！」一定會痊癒。那是一定的。」「那位醫師的手段真高明，他總是說不要緊。」不要緊——當真不要緊！那位醫師手段真高明，人也真好。」

「假使不呢？」她依然追問着，臉發個個着頭。

「假使不呢？」馬立剛感到窘迫了，「遲疾地向前看，」不，「不，」一定會痊癒的。」「你問大醫生，他就說過，他說你的痊癒沒有問題。」大醫生，是不是？」

「她問的是『假使』。」立剛，你不要再對野馬。」我說。

「假使嗎？」他突然添了勇氣，「假使你這次不再痊癒了，那麼我也不會再吃飯，再睡覺了。」「我是這樣決定的，沒有你的痊癒，我便沒有生命可言。」「更談不到健康不健康。」「我就是『個這樣的人。』」

「你說笑話，」高小筠輕聲插入，「然後蒼白的臉孔微微飛紅。」

「不是笑話。」絕對不是笑話。」「在這種事情上，我從來不說笑話。」「心裏怎麼想，就怎麼說。」

我說：「我肚子通到屁股，我就是一個這樣的人！我說：如果你真的不再疼了，我選擇什麼呢？死？大膽！你是我的老朋友，你總是明白我的。我現在的生命由什麼東西在撐支？如果一旦沒有這種支物，我就會怎樣？在這世界上，我處着一個怎樣可憐的地位？過着一種怎樣屈辱的日子？我不是不會因落廢木的人，我不是什麼超凡入聖的人；但我到現在還能這樣保持自我，這就夠驕傲向上的。這能繼續忍受打擊和羞辱，這完全是因為有着你，小笨蛋！我本來不願意說這種話的，因為今天我太高興了——今天我總算將你從死亡裏救出來了。既然你們逼着我說出來，我就選擇繼續撐支的支物。」

「立爾，又是牢騷！又是牢騷！」我企圖截斷他的話。

「這和保羅不是牢騷！」立爾兩臉通紅，激動得不能自己了，「你總是說我喜歡發牢騷，其實，不過是因為我在你肚子裏的話太多了，我非把它傾吐出來不可！比方以我和小笨的情形來說，今天，我要痛痛快快的表白一下——我決不是和她在鬧什麼公子少爺們所謂愛情的把戲，我是，把它當作——當作——」

他竟停止了說話，這並不是一个善於言辭的人，更善於作自我表白——尤其是在這種環境上，他的說話顯得極其困難。代替着突然而來的勇氣這時，他感得突然而來的羞

情真！他的臉孔變得青紅，這完全陷入一種昏迷失神的境地。正當他看見自己的臉時，他感到小筠漸漸流淚，叮他的臉頰也便同時變成溼潤。

高小筠恢復得很快，到第五個星期，她業已能夠下床散步了。她服藥學早進回學校去，但原立時阻止她這樣做，她強迫她再在醫院裏休養半個月。

因為她現在業已仍然是一個健康的人了，原立剛非但向學校裏辭了假，還給學生們補上着功課。他對一切都有著興趣，時常做些小孩子的事情，說些小孩子的話。一有閒暇，他便騎上到醫院裏去，守着高小筠，為她報告一些學校裏的小新聞，和從報上看到關於戰爭的消息，以滿足她以取悅於她的。他毫不吝嗇給她的。很多的時候，他都是邀約了我同去，好像在了我的命脈。他的喜悅和幸福便會有着保障。

「有空嗎？」下課在休息室裏相遇時，他總是這樣試探地詢問著。

「有的，」我懂他的意思，便同意著，「待得等一下，我們一起去。」

一次，正當我離開同室到病房醫院，經過一條走廊，一邊往病房走的時候，完全出乎意料，一個強壯地壯健的體魄的男人，從高小筠的房門跨出，正和我撞了個照面。原立剛立時著魔似的愣住了，和那男人四目相對地瞪了一眼。那男人，搖擺着脫開的肩

被穿穿若無人地從我身上擦擦過去了，而且示威似的壓低了口吻。

「剛才這個人是誰？」一跨進房門，馬立剛便迫不及待地，以一種寶備的口吻問道。

「他是一個……一個……我的親戚，我的表哥哥，」高小筠的臉孔羞地漲得通紅，甚至髮脚和耳朵都是紅的。如像一個被人發現了私隱的小孩子，她的眼睛逃避着，神情慌張得失掉了常態。

爲她這種失魂失魄的情形所觸動，馬立剛強自靜默了一回。

「你的表哥哥？」他重新追問着。

「是的，他是……」高小筠囁嚅着，顯然她在竭力欲證自己，不過不能做到，「我的表哥哥……他路過這裏，順便來看看我……」

從表情上可以看出，她的解釋並不能使馬立剛滿足。他在一張平日坐慣的白木條凳上坐下，賦賦一直嚴厲地審問似的注視着她。而她在他的銳利的眼光之下，顯得更加慌亂。

了，剛坐向床上，立刻重新站起。在給我們倒茶的時候，手發著顫，幾次把開水倒在杯子外面。

「就是那個表哥哥囉？」馬立剛又復乾澀地問。

「你邊說？」那個……那個……高小筠囁嚅著，向我發著求救似的眼光。

「難道你忘記了？我不容許我抽獎，馬立剛不能塗測自己的液體了。他發出一種奇異的、完全是鐘聲的聲音，而那個你麗母要把你嫁給他的表哥哥！萬你這誰口氣，好像你已經忘記了似的！」

高小筠漲紅的臉孔立刻變成蒼白了。

「是的，是他。」她軟弱地坐回床上，喃喃著，「不過她是順便深看我的……他路邊還……」

「他到那裏去？」馬立剛迅捷大聲追問著。

「他……他……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是的……我不知道……」高小筠雙手掩著自己的臉孔，幾乎要哭出來了……但這種不愉快的場面，並沒有繼續太久，因為不待高小筠的明白解釋，兩事委實……」

立期便氣沖沖地衝出去。彷彿要幹什麼人去洗個臉的對於他這種唐突舉動，高小蒼什麼話也沒有說——他既沒有挽留，也沒有辯白；她默默地坐著，病後未白的臉孔變成可拍地蒼白；如像一種突然而來的過大的打擊，使她不能支持，即將送她登厥過去了。在這樣的時候，我發現自己的地位是比分鐘還困難的。站起身來，但又復坐將回去；我還疑耐，決不定怎樣處理自己才好；不過當我斷定自己留在高小蒼面前也並無實際用處時，便急急地跑她去辭出來了。

十分鐘後，我奔進獨立期的房子——他在這一條搖籃似的躺在牀上，雙手緊抱著自己的頭，心看見我的來到，他從牀上坐起，用著一種迷惘奇特的眼光注視着我，彷彿我是一個生疏不相識的人，或者是一個久別後突然重逢的人，當時不敢貿然相認似的。在他眼光裏，包含著疑慮和恐懼；如像一個剛從美夢中驚醒的小孩，發現眼前所見到的一切，在驟忽之間改變了，美夢的幻象消失了，他不能相信自己所見到的到底是不是真實世界；終於，在最初片刻的靜默過去之後，他低動着嘴脣，茫然地問道：

「太厲害是你正在夢中來麼？」

「是的，立期，我回來啦。」我連忙接應着。

「你還見他，立期，你就恨那個偷的表哥哥嗎？」

高小筠可怕地蒼白的臉孔出現在我們眼前了……她的睫毛溼潤，眼皮發腫，頰上留着擦去未乾的淚痕，鼻翼微微顫動，胸部急遽起伏，呼吸也非常急促……她遲疑而畏縮地踉蹌而來，嘴唇顫動着。竭力企圖說出什麼話來。

「進來……趕快在床上躺一躺吧。」我急忙地張羅着。

馬立剛也感到慌亂了。他從門邊退回，木然地站着，完全失掉了主張，不知道怎樣來表示自己的感情才好。他的眼睛裏也隱隱地閃着淚光，一隻手緊握一腰椅背。

彷彿沒有注意到我的招呼，高小筠也同樣木然地站着，爲了支持自己衰弱的身體，她隨即倚靠在門邊上，渾身失落在顫慄裏——在這不能出醫院的時候，她跑了太多的路了。顯然的，她業已十分倦累了，需要着休息；不然，她即將跌倒了……

「馬先生，我，我……」她吐出話來。

代表說話，馬立即敏捷地躍上去，把他搖搖欲倒的身子提扶住了。

「小筠，你怎麼……你就這樣跑……跑來啦……」他說着，眼淚便簌簌落下來。

「我跑來……我來向你辭別……」

「不，小筠，」馬立即驚地變得柔和了，「你光在床上躺一躺，你的病剛好……」

「不，不，」她掙扎着要把話說出，全無血色的嘴唇劇烈地抖擻着。

但我們還是把她牽回在床上去了。從高小筠來到的那一剎，如像雪片投入沸水裏馬立即的氣憤和怨毒，迅速消滅了。和行動相比較，語言永遠是無力的贅物。任憑你用着怎樣堂皇動聽的理論來證明信任在愛情裏的絕對必要，你還是不能說服馬立即一個農民的堅如鐵石的固執；但只要高小筠一經來到，他的固執立刻不復存在，而且同時變成意想不到的慷慨和慈祥了。現在，他守在床邊，以一種只有胸中燃燒着愛火的人才能具有的眼光，深愜地注視着她。而高小筠，享受着這種充滿柔情的眼光撫摸裏，渾身溶化了似的躺在床上，微微喘着氣，她沒有作聲，只在自己的眼角邊，出現着小小的眼淚，順着頰骨，慢慢滲入髮脚……

沉默着，誰都沒有說話。但在這種沉默之中，空氣却顯得十分柔和，彷彿流動着溫柔的甘露，使每個人——即連第三者的我——都感到一種隱秘不可言說的幸福。

高小筠在馬立勝房裏逗留了半小時，這便是說，她在床上躺了半小時，聽於那個表哥哥，她並沒有再提起，彷彿她業已把自己的來意忘記了。而馬立勝，他也不再要求她的解釋。在她和高小筠的到來，似乎就是一種比切解釋更有力的解釋……

當晚，從高小筠的醫院裏回來，我邀馬立勝到我的樓上去坐坐。他稍稍遲疑一下，便同意了。

季節業已來到初夏，夜風吹拂在身上時，有着一種涼爽的感覺。我們穿過一條長街，出了城門，回到寓所。這軒敞徒的房裏太太爲我們開了門，向她道謝之後，我們便一逕走上樓。不知是什麼緣故，今天在我們胸口裏，都彷彿牽動着一種異樣的情緒，這就把內心的積極性情洩出來的迫切需要。在我們上樓，進房和燃點油燈的一段時間裏，彼此都換有所期待似的，默不出聲。

最初一刻，由於燈帶不能立刻把油吸上，燈光十分昏暗；不過，很快的，它便突然明亮起來了；強烈的光度，簡直使各人的眼睛都感到傷害似的眩暈起來。

「立勝，你今天的態度好極了，」在照例給他倒着茶時，我開始說道。

「你又在開玩笑笑了，大鵬對，他苦笑着，習慣地搖搖頭。」

「不是開玩笑，我很滿意你今天這種態度，你對她顯示出自己的全部信任——絕對的信任。」

好像一個受到過分讚美的小學生，他略顯忸怩地笑，臉也隨着發紅了——他伸出一隻手，無意無意地摸弄着茶杯。『還是因為有你的苦勸的緣故？』他輕輕說。

「不，立剛，你在對我撒謊了，」我說。

「是的，你的勸告常常是有用的。在這種地方，你究竟比我明白事理些。」

「但今天的情態可不同。我看出來了，我看出今天我對你的勸告完全沒有效力，使你態度轉變的，並不是由於我的勸告，而是由於他。」

「由於什麼？他的善言已沒剩下來的餘孔，第一次的淺紅。」

「立剛，不要裝傻了，」我笑着說，「要不是高小筠的來到，你今天永遠不會快活，永遠生氣氣。」關於這一點，你自己一定比我更清楚些。」

馬立剛又復搖搖頭。

「今天我仍然不快活——至少沒有昨天快活。」他說。

「為什麼？」

「因為，直到現在，我還不知道那個流氓究竟爲什麼會來看她？你知道他值不值得？」

「順便」來看看的，他對她並沒有好意。」

「但你不是只要信任高小筠就行了嗎？」

「不是。」梅說：「我覺得事情並不簡單。在我眼裏，他——我是說那個流氓——是一種災禍的象徵；現在它出現在我們之間了。毫無異在我們的前途上拖著一道濃黑的暗影。」

「還是你多心。」我說。

「或許是我多心；但或許我的猜察是對了。一切都很難定，一切都得證明。說來奇怪，在我心裏一直存在著一種不好的預感。總覺得幸福的獲得很不容易，他還要向我索取加倍的代價。」

「這不與緊。代價付得愈重，所獲的幸福便愈可貴。」

馬立剛拾起臉，一個無知的小孩子似的望著我。

「要是你付了很重的代價，」他以一種急促的聲氣說：「幸福依然是一個不可期的存在，一個漫天大謊呢？」

「不要往遠處想，立剛。」

「立剛，你聽我說……我總覺得自己是一個套著上所配戴的約伯那樣的大，撒旦永遠

跟隨着他們，這是在命運好轉的時候，打擊便來了。這天大禍，我覺得自己頓處六個約伯。在我的經驗裏，這幾乎是絕律不變的。害怕所什麼，什麼便來了。你叫我不要儘往壞處想，不難，我也會這樣從難逃自己的；但有什麼辦法呢，偏偏一切壞事情都會集中到我身上來，唯恐我能夠喘得這一口氣，緊要的一我時常想：世界這廣大，空間這深廣，幸而難道會這樣稀少嗎？別人不是都生活得很快活嗎？命運豈是我的敵人，專事酷待我嗎？這簡直是難以解釋的事，我不會是造物主詔寫我的生命地一個多餘的存在，必須用不幸來磨折它，使它看個適當的權限和發展嗎？……」

在這樣發聲時，馬立剛遲遲的擡頭，歛息着，做出一副痛苦的臉相。我默不抽嘴，靜靜地聽着。終於，他的話完了，端起茶杯他喝了幾口。

屏閉裏有時固然無聲。一隻黃色的小小飛蟲，從窗口闖將進來，便在油燈的細長玻璃罩上不倦地搖以滑。接着，第二隻闖進來了，第三隻又復追蹤而來了……

「牠們一個個水灘的失敗着，失去它們繼續氣息。」

「不要這樣。」立剛，「我看得很清楚，這萬小鳥是一個你理想的愛人，牠決不會叫你失望。」

「這可是我最後一次熱熱的滾滾了？」他繼續說下去，「我這命運是應該仁慈一點

了吧？要是這一次的追求依然落空，那麼，便等於生命的全盤失敗。今天，當我看到高小筠胃漸病後的衰弱來向我解釋，但結果却什麼話都沒有說的情形，雖然我勉強守著你的勸告，當真若無其事地不再提起，但我的心是十分痛苦的。一定有著一種難於宣說的隱痛，她沒有告訴我……你難道沒有注意到她的神情不安嗎？」

「注意到了，我想這是因為病後虛弱的緣故，」我說。

「不，」他搖搖頭，「絕對的不！我要探聽一下那個流氓究竟有沒有離開這裏；如果他真的是順便看看她，那麼應該就離開的——」

「立附，你何苦這樣委屈自己呢？」我打斷他的話。

「委屈……不錯，我一直過着委屈的日子。我不能再委屈了，我要——大膽，要是我有一模手槍，我要去找那個流氓——」

「和他決鬥嗎？」

「不！我要在他那個邪惡的腦袋裏打進一顆子彈去！」

他又突然憤怒起來了……站起身，他揮舞着手臂，彷彿那個「流氓」便站在他面前。

「坐下來吧，立附，我們談點兒別的事情。」

「我恨不得馬上就去！我要找到高小筠，叫她把我帶到他面前去！什麼話都用不着

說，我就一槍打得他腦漿橫飛！」

「你在異想天開了，立剛！」

「不！要是他敢來破壞我對高小筠的愛，他敢來侮辱她，我一定要這樣做！非這樣做不可！」

「立剛，你不能因為愛一個人，便恨一切人。他是她的表哥哥，他來看訪她是很合情理的事情；事情的真相還沒有弄明白，你便這樣生氣起來了，當心你自己變成那個可笑的西班牙騎士，把風車當作敵人，不由分說的和他捋鬚作戰。」

「不！我不管！我不管！」他自顧自的喊叫著。

這時，黃色的那蟲中的一隻，從玻璃罩口跌將進來，被燈光燒焦了，冒出一點黑烟和一陣微微的臭氣。

我們都沉默了一回。

「立剛，」我重新開始，「你愛的是高小筠，不要弄錯了目標。」

「我不管！我不管！」他喊叫著。

「冷靜一點，把事情想想清楚，把目標擺準了再行動不遲。」

「那麼，我便——我便——」他期期地企圖說出一個新的決定。

「你要怎樣？」我問。

「我……大膽，我想……剛剛想到一個主意，一個決定，」他坐回椅子，神情緊張地靠近我。

「什麼決定？」

「我要給妳一個試驗，我要向她求婚！」他決然說出。

「向她，高小筠？」我簡直吃了一驚。

「是的，向她！我要聽緣給我！」

「立爾，你總是這樣，凡事不肯冷靜……你這樣做，難道你怕她會逃走嗎？」

「我不管！我一定要這樣做！」他堅執着。

「再說，她不是還沒有復原嗎？今天的情形你是看見的，她還那樣虛弱……」

「我不管！我非要她答應不可！」

顯然，他又復大大地激動起來了；或者說，他的一個擲下人的僻性發作了。要在這時候去說服他，分明是一件徒勞不可能的事情；我沉默着，等待着他的激情的消逝……

馬立爾繼續申明著自己的決心，幾次用拳頭敲擊着桌子。一直到他的告辭辭去，激動的情緒依然沒有平靜下來。

幾天之後，高小筠終於遷出了醫院，回到對河學校裏去了。在這幾天裏，馬立剛依然不斷地去看望她；不過既沒有再碰到那個沈琪，也未會向她提出用來試驗她的要求。他的氣憤和嫉妒逐漸平息了，心的陰霾過去了。

在高小筠返回學校去時，我從馬立剛受到照料她的囑託——他自己，因為是一個曾經「被拒」的人，自從離開那個私立中學之後，便一直未曾過河去——把她送到她的宿舍裏。她的復原十分迅速；現在，除去臉色還殘留着病後的蒼白外，她業已是一個健康的人了。很快的，她便把自己的小小房間安排妥當，開始以一個主人的身份，殷勤招待著我，爲我張羅茶水，又復吩咐工友買來了糖餅點心。

「你那個……那個表哥哥已經走了嗎？」在談話時，我趁機這樣問道。

「走了，」她簡短回答。

「什麼時候走的？」

「你們看見他的那天晚上，」她說，臉孔微微騰紅，「爲了這件事情，馬先生好像很不高興，是嗎？」

「他就是一個還棗的人，」我點點頭。

「說也難怪，」她低下頭，「馬先生知道我繼母曾經要我嫁給那個表哥哥——我一直逃避着他，這一次他却又把我找到了。」

「他找到你了？」

「是的，他找到我……一個魔鬼似的跟着我……我願意和馬先生說個明白，告訴他一切經過，不過我又害怕他會因此氣憤不堪，會做出叫人難於應付的事情。我的地位困難極了！」

她的坦白使我暗暗吃驚；但因此，也使我慶幸有這樣一個機會，來認識一個女人的心——我這樣說，因爲她才她說到那個流氓的表哥哥如像一個魔鬼似的跟着她，我覺得包含在她這句話裏的怨毒之極。霎時間，我覺得馬立爾的氣憤是可原諒的了。

「你這位表哥哥，他在那裏作事？」我重又開始。

高小筠的臉孔漲得更紅，低下頭去，又復拾撿起來，從鼻孔哼出表示輕蔑的冷笑。

「作事！」她輕蔑不屑地說，「他原是一個無所事事的花花漢，現在總算是學會開車了。」

「是一個司機生嗎？」我回想着他的神態。

「不錯，」她點點頭，「不過現在他很有錢了，他發了一點國難財。」

「在這時候，司機生是一個好職位，收入比一位大學教授還強些——商人和司機生是抗戰時期的幸運兒……他有自己的車嗎？」

「現在他有自己的車了，他說他已經有了兩輛。」

「他怎樣利用它們呢？」我饒有興趣地問。

「他說他在做汽車的零件生意，還發售每一種可以獲利的貨物轉運買賣。」

「跑運輸區嗎？」

「自然是跑的。只要可以獲利，什麼地方都跑。」

「他有自己的舖子嗎？」

「不知道，他沒有告訴我，」她回答。

「那麼，他應該已經是一個很有錢的人了……他還跟着你做什麼呢？」

我這詢問彷彿是出她意外的，原已消褪了的紅暈，又復陸地升上她臉孔。適才，她像

一個無所憎愛的小孩子似的，回答着我對她那表哥的種種關心，一如我們談着一個彼此無關的人。現在，問題突然移置到她自己身上去了，她顯出一種全無提防的慌亂。

「誰知道呢？……誰知道呢？」她夢幻似的複述着，把自己的衣襟理一理平直。

同樣的話題，顯然是不能再繼續下去了。於稍稍沉默了一會之後，我們開始談着一些關於學校裏的事情。在自己的職業上，她保有着極高的興趣。很快的，便把這才疑慮不安的空氣瓦解了，她讓自己沉浸在一種熱烈的夢想裏。我們談話的泉源突然變得無比地豐裕了。雖然她像一個吝嗇的擲下錢，愛惜屬於自己的一切瑣碎；但一經熱情的線索的串連，便依然有着它們的完整。讀者應該看見過孩子們的小抽屜吧，在那裏面，收集着各種各樣的零碎：一片玻璃、一個小瓶、一張破碎的彩畫、或是一朵紙紮的花朵。在成人看來，它們自然都是一些很可笑的存在；但在它們的小主人眼裏，便莫不是珍藏奇品。高小筠的情形便是這樣，她對我炫耀着自己職業上每一樣細目細節……

「我告訴你一個重要的秘密，」我插入說。

「什麼秘密？」她急切地問道。

「它並不是屬於我的，而是——屬於馬立爾的；你願意聽嗎？」

「當然願意！」她眯着發光的眼睛。

「我相信你總了」定很高興，「我開始了，」立剛有一天告訴我，他說他已經為自己定下一個計劃，一個寄託生命的重大計劃——」

「你快說！」她急性地催促。

「他的計劃，和我剛才所談的一切很有關係。我們把他所定計劃的理論基礎撇開吧，他說他將來要去當一個小學教員——」

「是說他要從事小學教育嗎？」高小筠搶先說出。

「什麼？他已經告訴過你啦？」

「是的，記得他曾經對我說過類似的話。他說他將來要離開大都市，到一處比較僻小的地方，好好辦小學教育；他還說到對小學教育，他有他自己的理想和方法。你這個重要的秘密，對我早已經不算秘密了。」

「但是，他對你說過他需要一個合作者嗎？」

她睜大着眼睛，彷彿一時聽不懂我的話；但立刻，她明白我所指的合作者是誰了，便急速地垂下臉，從兩頰浮起一層紅暈。

「將來的事情，誰能預定呢？」她喃喃道。

「那是不錯的，將來的事情難以預定，不過計劃總歸是好的——它是一種生命的指

備不尋常的晚餐，高小均沉默住手，而且從胸口裏，輕輕地舒出一口長氣。

「你何必這樣清心寡慾自作苦惱呢？你難道不曉得，有泡梅那樣的少女，你個也一樣能公歡醉醉生活下去——可憐的只是她，只是那個好心的日特麼德！」

「我還有再跳下去的功夫，我便趁身自盡。」伊達雅雅從醫院裏逃出來的時候，還是上午十點鐘，兩身並肩作伴，在城內一個僻靜處吃了早中飯——現在却業已太陽偏西，是接近薄暮的時分了。高小均送出房子，在村路上走着。溫和宿靜的初夜，大氣裏透著一條條彎彎的，無特色的輕雲，如無水滾動的萍花，輪廓模糊的雲片，閃閃地浮遊在蒼藍的天幕上。雲子間地裏空靈閃爍，以無比的迅捷，梭子似的穿行着。田野間到處散佈着忙碌的農戶，像被驚擾的鴉兒，一片蓬鬆，籠罩着濃濃的泥土氣息。」

「高小均，你難道不曉得，泡梅那樣的少女，你個也一樣能公歡醉醉生活下去的功夫，我便趁身自盡。」伊達雅雅從醫院裏逃出來的時候，還是上午十點鐘，兩身並肩作伴，在城內一個僻靜處吃了早中飯——現在却業已太陽偏西，是接近薄暮的時分了。高小均送出房子，在村路上走着。溫和宿靜的初夜，大氣裏透著一條條彎彎的，無特色的輕雲，如無水滾動的萍花，輪廓模糊的雲片，閃閃地浮遊在蒼藍的天幕上。雲子間地裏空靈閃爍，以無比的迅捷，梭子似的穿行着。田野間到處散佈着忙碌的農戶，像被驚擾的鴉兒，一片蓬鬆，籠罩着濃濃的泥土氣息。」

「大懶鬼！大懶鬼！就等了孫十萬年！」

當她跑進河邊還有樹木來送，終於到這沒有開始轟炸前一刻照例的小騷動時，佇立在河邊「發給欄」下的萬立爾，便迫不及待地大聲嚷叫了。

遊船市裏擠滿，他從岸上奔到岸來，如飛迎接，個個送茶來，她熱切地握住我的手，

不願從席間投視過來的驚訝的眼光，繼續嚷叫道：

「我等丁孫十萬年，真是計萬年！宰相船載我來的河邊，現在計！你看，這四點就見她怎麼接待你來，他們給我什麼話？當什麼你在船裏坐得還久……真是，就真等了孫十萬年！那棵柳樹腳下的泥土，我給我姑婆送給去啦！」

她的詢問聲相似的預運過來，這預運你應接不暇，直到兩人那迅速地穿過街道，走上我的小屋，她的興奮和激動始終沒有過去。

「太太的向他的確是坦坦率的，但像他之隨處所忘其，到滿如今他變成一個有錢的人，他覺得自己可以說得比他不對的人。」

「什麼？他變成一個有錢的人？那得等上馬汝蘭嫁一嫁，那後就富了，我不求其受受那錢就富了。」

「是的。」但是你不是太激動——他現在非但學會了開汽車，而且已經自己有新汽車了，他在做著很不錯的生意，補以吃著補品，這使你可以聽到他的聲音，」

「混蛋！我不會把話說完，他的臉孔因氣憤而發青了，大聲罵將起來。」真是混蛋——他阻攔他，他總覺得有金錢就可以買到一個女人的靈魂。」

「但是你若愛他，去，不要先自生起氣來。彼此都知道的，抗戰以後，我們這社會是著三翻五倍的，這物常起那變生了，那個金錢或權力兩個維一的度衡——至少對大多數人是這樣。如果說我們這樣的人是不能那勢的變派，那變派是強迫的，便從前用操會的聰明人，他們最能明瞭錢的實際用途，更聰明強壯的靈敏力派。這種情形把那些賊漢們的野心培養起來了。他們本著自己的以短期以高利貸應用，唯唯人，何說在一個女人身上，那才你說他總覺得金錢可以買女人的靈魂，其實，他所要的並不是女人的靈魂，他要的只是肉體。」

「那這是在原了，簡直是無辜，他兩眼對面不生惡相。御來料，那對不對，他回。」

混蛋！「個說恨，」個開車的東夫，「連他這般的人，居然要來糾纏她，她來破壞我的幸福，這簡直是奇恥大辱！無論如何，我不能容忍！」

「冷靜一點，立明。」

冷靜？冷靜！你這簡直是事不關己的風涼話！一個人的容忍有甚麼人受用也有甚麼人！向我忍受够了，也是煩够了，這一仗可絕對不能再容忍，再遲遲再再戰，對的事情可以容忍，可以退讓，但這一件事情，「個說恨」他這恨怎麼也回來破壞我的幸福。來糾纏破壞我的那那在純真的女孩子，和這裏不能冷靜！我一定要想辦法對付她！」

「對付誰？」我问。

「誰？」除了那個說保護會有誰？我要給誰「個說恨」個說恨，要證明自己是什麼東西，不配在高小筠身上打個主意！」

「是為疼愛的愛慕小筠，他只和擁有關係。至於那個說保護，他並不要關係，和你是兩個不相干的人。」

「不相干？他分明要來破壞我的幸福，要來奪我所愛的人，要犯不堪忍受的侮辱加在我身上，怎麼能說和我無關不相干的人！」

「你一方面輕視她，一方面為什麼又這樣重視她？」我笑着問。

這些因為缺乏村莊環境而來的結果我與他這莽撞與無謂的舉動實在無從使我們聯想到配值與我的幸福中去。

可是當着這種早已瀕臨瀕臨的境況之下，爲了平靜他的感情，我用着一種緩和的語調脫口而出這種溫和的語氣，「請你說明你對我的重視，對我的口吻，請像做愛是你的一個情願不？」

隨後我重了重下獄的馬立樂從椅子上跳起來。

「天曉得去發文從繼續我的話，你怎麼不？你怎麼不？你怎麼不？你怎麼不？你怎麼不？你怎麼不？你怎麼不？你怎麼不？」

「天曉得他不能做我的情願，那麼你怎麼不？你怎麼不？你怎麼不？你怎麼不？你怎麼不？你怎麼不？你怎麼不？你怎麼不？」

「你為什麼不參差不差區區這做不起，所以只要有這樣的企圖，便是對我的莫大侮辱！我豈是在與他小氣過無依在的憤恨之下，你才會把這種事情非說成自己的情願。現」

「現在我要取消自己的意見了，我贊成你的主張——」

「現在我要取消自己的意見了，我贊成你的主張——」

「但她一定會對你說過別的話，」他又一次表示不信任的搖搖頭。

「立剛，拋開這種多餘的猜疑，我們來作一個決定吧。究竟你贊不贊同我適才所提的意見？」

他垂下頭去，重又抬起。

「我自然贊同，」他沉吟著，「不過，假使萬一她表示為難，或者認為時間還太早呢？」

「立剛，那天你曾經向我宣告過那樣的決心，為什麼現在又猶豫缺乏勇氣了？」我激勸著。

「是的，這一刻我的勇氣好像忽然消失了，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

「但你必須鼓起勇氣來——和在別的事情上一樣，在愛情上也需要堅定和勇敢，你顧忌什麼？害怕什麼？或是不成，你應該得到一個決定。」

「我也會這樣想，」他說，「成或是不成——要她給我一個決定。可是，假使……萬一……你想想，我已經把自己的全生命扔在她身邊了，只能成，不能不成。在今天以前，我從來沒有設想過不成。」

「不論怎樣，立剛，你應該得到一個決定，」我重復道。

「我原想稍慢一點，因為，海關最近有信來，要我給她寄一筆錢去，說等到一本到畢業文憑，便想遠遠的跑到這裏來，看看我和高小筠，看看外面的大世界。我想等她來了之後，再由她向高小筠徵求同意。她們兩人原是一對十分要好的老同窗。」

「不要等待，立爾。我道聽說，並不是相信那個流氓真能破壞你的幸福，他實在不配破壞你的幸福。但你何必等待呢？難道你還不能信任自己的感情嗎？」

沒有回答，馬立爾沉思地垂下臉來，而且輕輕扭着自己的雙手，透用重濁的呼吸。

黃昏迅速降臨，小樓裏業已開始孕育滿濟夜的暗影，週圍一切靜寂。我們不再開口，彷彿所有的話都業已說完，彷彿凝重的空氣把言語凍結住了……

晚餐的時候到了，我們一起下樓上牀去。

幾天來，天忽然下起雨來。在這山城裏，氣候的變化，有著非常巨大的差異。雖然季節已臨到仲夏，如果是晴朗的日子，人們都開始穿著單薄的夏裝了；但一當陰雨天氣，便會冷得如些初春時節。因此，由於偶然的受涼，我也起輕微的感冒來了。

一連三天，瀟瀟雨歇，我沒有下學校去。躺在床上，總看窗外單調的蒼澀和芭蕉的怨訴，一種慘淡的寂寞的感覺，逐漸在胸口纏繞擴張，彷彿全心靈那將被淹埋無餘。在這樣的時候，作爲消遣無聊，一個老人似的，我細細回味著一些自己的、或是朋友的經歷。我渴望能有一個無論什麼人的探訪，來打破這個寂寞的網罟。使我驚奇的，自從大雨以來，馬立剛就未曾在我的小樓裏出現；他應該是知道我病的，他的行動顯然出乎常規。如果不是也患病了，一定在全神灌注地忙碌著自己的什麼頂大事情。

一天午後，我藉藉濟濟地邁開腳步，一個人上樓來了。從聲音上判斷，它應該不是屬

於馬立呵的——我立刻下了床，振作起精神，迎將出去。

來的是高小筠。雖然帶着雨傘，但幾乎全身都被雨點打濕了。腳上的鞋襪像在水裏浸過似的，襖袍的下半段，由於溼濕的緣故，緊緊地黏貼着身子；甚至頭髮上也落着雨，蒼白而盆形瘦削的臉孔上，從一邊額骨淋漓着水滴水珠。如像一個受了大驚嚇的小孩子，最初一刻，她睜大着烏黑的眼睛，全無表情地注視着我，彷彿我們是不相識的路人。

顧從着我的邀請，她走進房子。放下雨傘，坐在一張椅子上，一直默不作聲，儘只微微扇動鼻翼，起伏着胸部，並且舉起右手，輕輕撫着自己的面頰。

「這幾天因爲感冒，我開始清，一沒有上學校去，也沒有看見立剛——」

「我剛從他那裏來，」她突然接嘴道。

「那麼，你知道這幾天他忙碌着什麼事情？——」

「是的，他今天，」高小筠說着自己的話，臉孔隨即飛紅，「我特地來告訴你謝先生，要請你幫我的忙，一定要請你……這事情只有你……」

在沒有說出完整的話以前，禁壓不住感情的激動，眼淚搶先從她眼眶裏湧出。

「什麼事？」我感到發愣不置了。

「前天下午，」她鎮靜着自己，掏出一方手帕，揩拭着溼潤的眼睛，「比這時候還要

遲一點。他，馬先生……派人送來一封信，說是有要緊事情要和我商談，要我立刻過河來；當時，因為正有……一個客人……一件事情，就攔了，沒有工夫來。昨天，我本想來的，學校裏有活動，又抽不出身。我怕他會生氣，所以，今天一早，我說回瀋陽過來，我還是在學校裏請了假來的……誰知道他……他……」

「他怎麼接？」

高小筠拾起頭來，染有淚痕的面頰然燦爛着。

「他，馬先生……他一開始就向我提出一個要求，並且，要我立刻答應他！」

「答應他什麼？」我業已猜知究竟了，但還是詢問着。

「他向我，」她清楚地說道，「他向我求婚！要我立刻答應他的要求！他不容許我有考慮的時間，要我當着他的面，就那麼答應他！」

「你答應了嗎？」

「我沒有答應，但也沒有拒絕……我對他說，這是一件終身大事，應該讓我仔細想一想，考慮一下；再說，也還得徵求家庭的同意。我知道他的脾氣，我的話說得很委婉。可是他生氣起來了，非要我立刻答應他不可——」

「問題恐怕不在這上面，」我截斷她的話，「問題應該是在你是否當真願意答應」

他。」

「是否當此願意？……這，我怎麼能夠說得定？……」她支吾着。

「難道你從來沒有想到過嗎？」我率直地追問道。

高小筠的面頰繼續燃燒着，眼淚重新如泉湧出，順着頰骨流下；她的嘴唇劇烈震顫，一時沒有回答。

「數開別的因素，你自己的意思怎樣呢？」我重複着。

「自然，」她換弄着淋濕的衣服的下擺，沉思地回答，「馬先生是一個好人，他對我好好了，我也知道他很……很關心我……我原是要早就有辦法決定的——」

「現在，難道決定又改變了，」

「不，沒有改變……在你面前，我應該有什麼話說什麼話，一切都不隱瞞……我說要讓我仔細想一想，考慮一下，並不是爲我自己，而是爲了他，爲了馬先生……」

「爲什麼？」

「因爲，」她抽噎着，「因爲……就是在前天，我那個表哥哥又來啦，這次他帶了手鎗來的，逼着我立刻坐汽車跟他去……他用上了子鎗的手鎗對着我，要我答應他，立刻就走——」

「有那樣的事情！」

「是的，他就是一個這樣的人，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最不凌巧的，正在這時，馬先生的信送來了，剛好落在他的手裏，於是他便逼着我說出寫信的是什麼人……看見我沒有回答，他一手捉住我臂膀，一手把手給對準着我，只要在報校上撥一下，子彈就會射進我……胸口……」

她說不下去了，把臉孔掩埋在自己的雙掌裏，開始吸泣起來……身肢抽搐搖動着……空氣驟地變為難堪地凝重，靜默好像一種可觸摸的物件，突然震盪着彼此的心。外面，雨下着，簌簌滴落着，從芭蕉的闊大葉子上滾擊出單調的整響。玉蘭樹上棲着麻雀，彷彿對露雨作着抗訴似的吱啞不已。

「在那一刻，」高小筠重又悲鬱地開始，「我是下了決心的，我並不害怕……我等待着那顆子彈……可是，他並沒有當真把我打死，反而放開了我，只是狠狠地說，給我一星期的時間，仔細考慮一下：要是下次他來的時候，我再不跟他走，他非但要把我打死，甚至連……連……」

「連立剛嗎？」我代替她說出。

「是的，連他，連馬先生……他已經知道馬先生的名字……他是什麼事情都做得出

來的……」

「你沒有把這情形告訴立剛嗎？」我問。

「沒有，」他搖搖頭，抬起淚痕狼藉的臉孔，「我不敢告訴他，怕他忍受不住。但是，一定叫我立刻答應他的要求，想在這種情形之下，怎麼行呢？我想想，覺得只有到你這裏來，只有請你……」

「要我把這種情形告訴他嗎？」

「不……不能告訴他。我的意思是，請你在他面前給我求求情，要他放了我……」

「放了你？」

「是的，放了我，要馬先生放了我。一切都是我的過錯，我對不起他。我記着他對我的「一切好處」，終身感激他對我的「一切好處……」

「你的意思是說——」

「我已經把什麼話都告訴你啦。我那表哥哥不會聽過我的，他有手槍，他什麼事情都會說出來。」

「難道你要委屈自己嗎？」

「不……不過，情形很明白，我沒有辦法逃脫他——我那個表哥哥——的掌握，我的

不準是注定了的……可是馬先生，那是一個好人，要是也永遠在裏面，會叫我更加難受……

說話再不能繼續下去了。我抵下頭來，不敢去看那張籠罩著絕望憂傷的臉孔。高小筠重又開始欲歎着。而且逐漸增大着聲音……

一直到她的背脊離去，對聯的付託，我沒有肯定的表示接受或拒絕。我覺得自己完全迷亂了……雨漸雨，我把她送到河邊，隨着泥濘的路，默默地跚跚步，彷彿整個世界都要成陌生而疏遠，自己也驀地變成軟弱而無力，頭腦昏暈，土地在腳下動盪顛簸。目送着高小筠上了渡船，終於被雨霧所遮沒了，我轉回身子，決不定要不要立刻到學校裏去，到馬立剛那裏去。

在狹窄的街上，我徘徊了許久，而當最後終於獨自毅然地回到小樓上時，我發現自己業已全身被雨打溼了。

當天晚上，天黑下來不久，馬立剛終於悶着雨來了。最初一刻，他坐着，並顯出沒有激動的樣子，強自裝出鎮靜的狀態。他自然不知道高小筠的來訪的，首先，他談了幾句關於天氣和疾病的話。

「下午高小筠到我這裏來了，」我終於這樣告白道。

「什麼？」他彷彿吃了一驚，「她來了？她對你說瞭什麼話？她把我向她求婚的事情告訴你了嗎？」

「是的，她的話提到了，」我點頭。

「她怎麼說？她告訴你拒絕了我嗎？」他急迫地追問。

「不，她告訴我，她並沒有拒絕你，不過要求讓我仔細考慮一下，想一想——」
如像一隻憤怒的青蛙，馬立剛突然從椅子上躍將起來，截斷我的話，簡直是叫喊說：

「讓她考慮一下，也許這道分明是一種狡猾的託詞！分明是一種變相的拒絕！她把
我當傻瓜看待！簡直是豈有此理！」

而靜一靜，立說，「我把他按回椅子，『你總是這樣的，一來便是火氣衝天，不會管
制自己的感情。你要知道！你還是向她求婚。對於一個女孩子，這事情太重大了。即使不
是爲了真的考慮，單單爲了顧到一個女性的矜持，她也不能就那麼面對面的，毫無躊躇的
就答應你——』」

「在一般的情形上，」他揀着說，「那自然是可以的。女性總愛在男人面前『裝面
子』。但我和高小筠的情形可不同，因為我和她的關係很特殊。她不應該對我賣弄身
價。」

「爲什麼？」

「因爲，將少年來，我一直都是爲了她而生活，一切都是爲了她而安插——她很早就
已經是我生命的支撐軸，是我用全生命供奉着的碑。這種情形，不僅我自己知道，她也知
道；而且，在我們以外的人，例如海蘭和休，也莫不知道。我對她支付了那麼深重的代價
了，她應該盡善盡美的給我報償的。」不待我插嘴，他立刻又復急遽地加添道，「而且，
目前的情形——你知道的——她那個流氓母親成正追逼着她，侮辱着她——自然也同時侮辱

激我——在這樣的時候，爲了表明她的心跡，顯示她靈魂的寧潔，尤其是爲了報復我多年來對她的深情和愛護，她應該立刻就答應我的要求，無論從那一方面說，她都不應該遲疑，或是像你剛才所說的，顧到一個女性的矜持。」

「但是——」我又一次的企圖詰問。

「最重要的，」他大聲繼續着，「她應該替我想一想。不止一次，我說過我是用前自己的全生合作孤注一擲擺在對她的愛情上面；我的命運之杯一向盛滿着悲苦，靠着她，我才能使它盛滿幸福。她應該知道她給我的報償，在我的生命裏佔着怎樣重要的位置。我有權利要求她無躊躇的答應；而她，也有義務對我的要求作無躊躇的答應——你不要反對我這種看法！我並沒有忘記你的理論，說在愛情裏，並不容許「權利」和「義務」的存在；因爲現在不是空談理論的時候，現在是面臨着一個實際問題。」

我靜靜地聽着，等待着他的結束；這時，我開始接下去說道：

「現在不是空談理論的時候；不錯，和實際問題相衝突，空洞的理論的確徒然無用。可是，不要忘記，你自己所說的「權利」和「義務」，本身便也是一種空洞的環

論。」

「不，絕對不是！」他抗議着。

「你讓我說下去，」我馬上重複道，「剛才你舉出很多理由，證明高小筠必須無躊躇的答應你——尤其是因為她的愛對你太重要了，更必須無躊躇的答應你；但是，你可曾反過來替她想一想嗎？或許她也有她的實際困難呢？」

「她有實際困難？——她有什麼困難！除非是她的眼睛給那流氓親成的汽車和國難財弄迷惘了！」

「立剛，不要侮辱高小筠那樣的女性，」我提醒道。

經我這麼一說，馬立剛的臉孔立刻微微變紅了，霎時間竟不知道怎樣回答我才好。他逃避着我的眼光，慌亂失措地低頭；但隨即抬起，把視線投向黑暗的窗外。這時，雨已稍霽，僅有滯緩間歇的簌簌聲，使夜的靜寂成爲更深沉而悠遠。

「你一定不會同意的，」我重又開始，「不過，我覺得我應該把我的看法告訴你，給你做個參考——」

「你的看法？」他業已迅速恢復過來，問道。

「是的，我的看法。在沒有說出我的意見以前，首先要對你聲明，我並不是存心給高小筠作什麼辯護，正好相反，我是站在你這一面，爲你着想的。我主張你暫時放棄對高小筠的要求——」

「爲什麼？」他不耐地問。

「因爲，她的意志還沒有十分堅定；在她的態度裏——如像你自己所看見的——還存在着疑慮。你說你的幸福掌握在她手裏，寄託在她心上；但是，我要勸告你，幸福是不能強求的；幸福是一種變幻莫測的存在，在你沒有提防時，它猝地來臨；不過，當你苦心在尋求時，它反而設法無蹤了。不要太性急，立時，一切都應該順其自然。要來的自然會來；不會來的，你再着急也沒有用——不要打岔，你聽我往下說……我們就拿你剛才所說的『實際問題』來仔細分析吧。爲什麼你要在這時候向她提出那樣的要求？就是因爲在你看來，她那個流氓父親將成爲你所追求的幸福的破壞者，所以你必須捷足先登，決定一下『成』或『不成』——不錯，這原是我所主張的。可是，你這樣做的結果，却既不是『成』，也不是『不成』；她回答你說，她還要考慮一下，想一想。從這一點，在你看來自然很意外，也很生氣；但在第三者客觀地看來，就證明游她正碰到了什麼困難——」

「她有什麼困難？」馬立刻泰然地說。

「不要把高小筠看作一個天真無知的小孩子，」我繼續着，「她的外表雖然像一個小孩子，她的某些行動和言語雖然也像一個小孩子，但實際上却並不是。」關於這一點，你自然比我了解得更深——所以不應該把她的所遭遇的困難想像得太簡單——」

「她把它告訴你了嗎？」

「沒有，」我對他撒着謊，「不過我從旁看轉出來；要不然，她一定不會忍心使你陷入痛苦。」

「那麼她爲什麼不把自己的困難告訴我？爲什麼要欺騙着我，難道她對我竟這樣不信任嗎？」他悻悻然地說，聲音又復增大起來。

「你向他要求信任，爲什麼你自己首先不肯對她信任？——立時，不要把一切事情看得太簡單了，她之所以不把自己所遭遇的困難告訴你，一定是有所顧忌，有着不可言說的苦衷。」

「大脚，她一定對你說了什麼話，你却瞞着不告訴我！」

「又來了，」我笑潑說，「她會對我說什麼話？能對我說什麼話？剛才我已經告訴過你，這是我從旁觀察的結果。總而言之，對你的要求，如果她的躊躇態度是由於她那流氓親戚是一個有錢的人，那麼，這樣的女性，你應該聽樂她，就是她拒絕了你，也不是痛苦；如果她的躊躇另有原因，而她認爲還不能把自己的實際困難告訴你時，你不但應該忍耐，還應該大罵——」

「大罵？是說暫時放棄對她的要求嗎？」

「是的，暫時放棄對她的要求，一切順乎自然，」我肯定地說。

沒有回答，他只做搔搔了搖頭；同時伸過手去，無意義地扭動着油燈燈管油帶的轉機，使燈光乍大乍小，忽明忽暗，非但把細長的玻璃燈罩照熱了，並且將次的幾乎把燈火熄滅掉了。接着，放開油燈，用手掌拍打着櫃檯不斷地從窗口跌撞進來的小小飛蟲……

這天晚上，直到更柝聲從牆外傳來，座鐘的短針業已把在「10」字上，馬立爾才告辭離去。把他送出大門，並且向甚好教徒的房東太太告了罪，我回到自己的小樓，却坐存過才馬立爾所坐的椅子上，許久不能上床睡覺。這一天的經過，如像一陣噩夢，使我陷入深沉迷惘和困惑，無法自拔。病中的疲憊完全不存在了，在我的腦子裏，不斷浮現着高小筠那張有着悲哀絕望的表情的，馬立爾那張混合疑慮和焦灼的臉孔；在我的耳朵裏，在樓板地咯響着他們兩人負載着不同的憂傷的言語；浪濤似的，它們向我湧湧而來，幾乎把我掩埋了……

窗外，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雨又下清雨了。雨脚狂暴地踐踏着瓦蓋，形成一種滑溜而急驟的聲音；而在下面園子裏，承受着風的橫掃和雨的蹂躪，一切花木都搖擺着，作着呼喚和怨訴——尤其是芭蕉的巨葉，更發出嘩嘩似的反抗之聲，而且間雜着折裂的脆

燈 黃色的小小飛蟲，更其頻頻地從窗口跌撞進來，一律向細長的玻璃燈罩撲撲着，有的落在桌面上；有的脫從玻璃罩的邊緣跌往火裏，隨着一陣細小的烟，冒出一陣淡薄的臭氣，小小屋體立刻變成了灰燼。突然，一個巨大的土色結塊，在不注意間出現了，驟然有聲地，牠猛烈地向玻璃燈罩撞擊過去，一次，又一次……終於，落在桌面上，這一次却正好從行着，重新飛起，重新向玻璃燈罩驟然有聲地撞擊着。不知道怎麼一來，這一次却正好從上面跌進火裏去；但牠比那些小蟲個強多了，牠環繞着火，迅速地竄躍着，輕輕搖撼着玻璃罩子；最後，牠猝然地把自己的身子投在火裏，連同一個小小生命的毀滅，燈火也立刻給撲熄了，黑黯黯地統治着一切。

但我並沒有馬上把燈火重燃起來。我坐在黑暗裏，嗅着一股從結塊焦焚了的屍體上發散出來的臭氣，憑着窗外稍稍輕滅的風雨聲，彷彿整個世界都在搖盪着，沉落着。

雨霽後的一個下午，我正打算到學校裏去，聽見樓梯上輕微而遲緩的腳步聲，走上來的是蔡仲民先生。

「嘿，你在家？」他談虛地笑着。

「請進請進，」我招呼着，「好久不見啦，從學校裏來？」

「從對河來……嘿嘿。」

走進房門，在一張椅子上坐下，然後他從口袋裏取出兩封信，把其中的一封慎重地交給我：「那位高小姐託我帶來，」他補充說，「一封給你，還有一封是給馬先生的，壓櫃。」

於是，把另一封信塞回口袋，開始揉搓着自己的手指。

「今天蔡先生過河去了嗎？」給他倒茶，我隨口問道。

「狐狸，馬先生託我送一封信給高小姐，我是，狐狸，特意給他去跑了一趟，做了一次縫衣匠者，就叫是，縫衣匠者。」

「你對立剛太好啦，」我拆簾信。

「那裏，那裏，」他姑起身來，「你還是，說那裏話……少陪，少陪，我得把信給馬先生送去，他一定等得發急啦，狐狸。」

他扭動着手指，告辭罷，狗狗碌碌的退出房去。

把蔡仲良先生送下樓，送用大門，我回到樓上；以一種迫不及待的心情，拆讀着高小姐的信。

「我只能簡單寫幾句，」簡字跡潦草的寫道，「前天昨天都接到我那表哥哥的電報說，他三五天之內就要來到，叫我準備一切。準備？我能準備什麼？準備死嗎？除拉死，還有什麼可準備的？我仔細想過了，任何不幸都應由我自己担負，我不願意牽連他，你知道，我指的自然是馬先生。我對不起他，辜負了他，請他原諒和饒恕。我不會忘記他，但我希望他能忘記我。在我身上，他得不到幸福；剛好相反，他所得到的將是災禍。我不能帶他！我不忍把他一起帶進不幸的網罟！我這樣說，或是我是該受責備的；不錯，一切都是我的過錯，是我命運的過錯！我聽來到了，我並不想逃避它，也無法逃避它。我雖然很

年輕，不過我知道在這社會上，還沒有有一個可以讓我們女性逃避的地方！我們女性可走的
路十分窄狹！別責備我的胆怯和不長進吧——不，我是該受責備的，我準備承當一切！在
一週之內，什麼都將決定了。請你好好勸告馬先生，叫他忘記我，不要再關心我，如像我
已經在那一場湯寒症裏喪了命。你的話對他是有力量的，我把這拜託給你了，不單爲了
他，更爲了我——」

讀了一遍，又讀了一遍，我竭力鎮靜着自己的心。在這一剎，我的關心並不是對於馬
立剛的——比起他，我更憐惜於高小筠的命運，並且，我覺得自己所應該好好勸告的，也
不是馬立剛，而是她，那個臨近生命的懸崖的人。我的胸口裏起伏着湧蕩的感情，而且無
法壓制了。於是，把高小筠的信塞在衣袋裏，我奔下樓去。

是初夏的天氣，在這小小山城裏，置身太陽底下，業已十分燥熱。出了大門，我茫然
地向河邊走去。因爲下了雨，河水高漲了，呈着渾黃的顏色；下水的棧橋縮，不用槳和
篙，梭子似的，輕快地順流撲駛，完全沒有往常那種艱辛和哼呵；兩邊河岸上，柳叢顯得
更繁茂了，烏雀歡喜而喧嘩地噪叫着，牠們從雨天沉悶生活裏解放出來，這時更健情地發
洩着自己的愉快，歌頌那陽光般的藍藍，而在渡船碼頭上，更聚集着衆多婦女，她們一隊隊
的蹲在石板上，響着一片木杵的搗衣聲和嬉戲的歡笑聲。

在一株野桑樹下站住，注視着浩瀚的河流，我有着一種迷惘的感覺，決定自己究竟應該到什麼地方去。從河的彼岸，滿載着的渡船進來了，吐出一大羣人，又復納入了一大羣人，再轉回去——幾次的，我要奔下岸去，要踏上渡船去；但我依然站著，未曾移動自己的腳步。在這一剎那間，我發現自己過分的軟弱。過河去做什麼？去勸告高小筠嗎？怎樣勸告她？——我躊躇着，渡船却是不等待的，人滿了，它又一次從岸邊被將開去。巨大的驚，拍護起水花……

「大鵬！大鵬！你在這裏！」

猛一回頭，我看見馬立剛慌慌張張的趕來，在很遠的地方，便大聲嚷叫着。

「立剛，是你！」我向他打着招呼。

「是我！」他繼續嚷叫，「當然是我！剛才我從你小樓上來，我猜定你一定在河邊，果然你在河邊！」

「在河邊悶得很，出來散散心，」我說。

「散散心，」他業已走近我，伸着手，「好異緻！不過別談這些，趕快把信拿給我。」

「什麼信？」

「別裝睡作啞！什麼信？除了高小筠的還有什麼信？是蔡仲民給你帶來的，趕快拿出來，拿出來！」

「正想找你去，」我說，「和休談這種事情。她不是也有信給你嗎？」

「有，有。我也帶來啦。我們一起到你小樓上去。」

從她表情上和微顯失指的舉止上，可以看出他強作鎮靜的失敗。他不是那種能够坦白自若地掩飾自己內心的痛苦和窘迫的人。在同寓所的路上，彼此默不作聲。不過，這顯然是一種勉強忍耐的結果；因爲一上樓進房，馬立爾的激動立刻奔湧出來了。

「大夥，」當我們交換着高小筠的信時，他搖着頭，聲音震顫的說，「真是想不到，想不到……」

「想不到，立爾，」我簡短答應道。

彼此同時迫切地從封套裏抽出信箋來，一陣緊張不安的沉默來到我們中間。

在給馬立爾的信裏，她寫得更詳盡，更悲痛，更充滿着絕望的情緒。她不再對他隱瞞了，她把自己不幸的遭遇全盤告訴了他，說明在這樣的社會裏，自己的新從逃避它^上無從反抗那雙黑暗巨掌。她說這不是自己的懼怯，而且社會上對女性所張開的罪惡的網^上太廣大，一個像她這樣的人，沒有能力從它逃避。她說她所關心的不是自己，她業已仔細

想過了，決定以自己一個人的生命，去承當即將來到的災禍，她決定跟地獄去，忍受一切磨難和痛苦；但她要求着他置身地獄以外，不要去當心頭，去干涉她，——「我的老師，我的恩人，愛我而且我愛的人。」她寫道，「你必須遠遠的離開我，不要讓污水灑到我雪白的身上！我就是最後一次要求你！在我的一生中，你是一關心我、愛我的人，你必須答應我！這不是爲了你自己，而是爲了我——使我在忍受那即將來到的無窮的痛時，能够減輕內心的不安。留著你雪白的身子，不要單單爲我而犧牲；因爲，「他」不是一個配得上作的敵人，「他」只是一個無惡不作的流氓，不成你鬥爭的對象！我的老師，答應我，忘記我，把你的關心移給更多的人！你有著一顆黃金的心；你太好了，你一定能够得到幸福，真正的幸福！世界十分廣大，不缺乏純潔有爲的女性，保重你自己，我的恩人，答應我，務請給我一次更大的恩德！只要你答應我這最後的要求，在我將來受難的日子裏，便能以對你的深重感激來安慰我自己……」

放下信，我們同時沉默着，片刻間彼此相對無言。而在思立爾，他的眼睫毛已因眼淚而濕潤了，頻頻地擦着額，臉上出現著一種奇異的表情，彷彿有一股輕微顫慄，在肌肉裏面起作用。

「大膽，她這是……什麼……意思？」他抖擻着聲音問道。

「她在信裏不是說得明明白白嗎，」我回答，「如果沒有碰到大困難，她不會對你持那種使你陷入痛苦的態度。我早就看到這一點。」

「那麼，大個，現在我得怎樣辦？」

「怎樣辦？——難道你不答應她的要求嗎？她請求你站在一邊，不要去干涉她的不幸，不要投入那漩渦；因為現在逼著她不肯放鬆的，不是一個配得上你的敵人，而是一個什麼壞事情都做得出來的流氓。」

「爲什麼她要這樣要求我呢？」他繼續不解地問，如像一個完全忘掉主意的小孩子。

「因無時愛你，同時也知道你愛她的緣故。她說她仔細想過了，她覺得現在這樣一切顛倒的社會裏，她那流氓親戚將是一種不可抗的力量，她不願除自己之外，又要使你去蒙受可憎的恥辱，她在信裏說得很明白。」

沒有作聲，馬立爾臉色陰沉地坐著，低垂著頭。他緊握成一個拳頭的左手，輕輕地敲擊著自己一邊膝蓋；他的右手，則空虛地拉扯著自己的衣襟。在這一刻，彼此之間的空氣變成非常重疊難堪。隨後，他站起身來，踱了幾步，而且走出房門，優倚著走廊裏的欄杆。受著一種不可知力量的逼迫和引導，我也跟隨著他，走到走廊裏去；彷彿這樣做，就

可以分担他的痛苦似的。

這時，業已向西偏斜的陽光，從高大茂密的芭蕉叢中漏過過來，稀疏地灑落在園子裏；沒有風，靜止不動的草木花卉，沐浴在夕陽餘暉之中，把錯落的光影，隨風灑地。石榴的紅花，夾雜在繁綠的枝葉間，更顯得鮮豔如火；和這不同，梔子的白花，却隱沒在碧綠裏，依稀難辨，一羣小小褐色土雀，到處嘵嘵躍；黃色和白色的蝴蝶，則輕飄地飛舞着，一時沉沒在花葉裏了，一時飛行浮現出來，給人一種夢幻似的感覺；遲暮的蜜蜂，慵懶地嗡嗡着；而在園子上空，擺着一個微帶淺紅的淡青色的天鵝，幾隻不知從那裏來的純白的鴿子，嚶嚶地飛旋着，打成了黃昏的靜謐。

「大膽，」馬立剛突然躍母起來，「不行！我絕對不能答應她的要求！」

我愕然地望着他，一時接應不出什麼話。

「不行！絕對不行！」他舉拳攔杆，「我要和那個流氓拚一次命！絕對不能讓那受這樣的侮辱！」

「爲什麼？」我問。

「爲什麼？」——就是爲了我是一個人！爲了我還有着一顆人的心！我不相信在一個人的世界上，一個流氓的金錢和情慾會是一種不可抗的力量！即使他真能什麼壞事都做得出

來，我也不怕，我讓他把手搶對着我的胸口試試看！我不能失掉她，沒套繩！一個大連自
己的愛人也不能保護，還活活做什麼！」他繼續敲擊着杆槓，聲叫着，眼淚湧出了眼眶，
「不行！不行！我馬立剛不是這樣懦弱的人！……」

「立剛，冷靜一點，」我插入說。

「冷靜！冷靜！」——大鵬，這便是你的話嗎？在這種情形之下，就算萬小菊是一個陌
生的人，難道我們不應該去救助她嗎？我們的良心到那裏去了？我們難道竟怯弱到害怕流
淚嗎？不！大鵬，請你不要再說什麼冷靜不冷靜了，站在朋友的立場，你應該鼓勵我，絕
對不應該整天對我說什麼冷靜不冷靜！我冷靜够了，忍受够了！」

「但是，立剛——」

「不要再說洩氣的話！大鵬，我不退縮？一種激蕩了我，一種逼得我們是會戰鬥！我們
寒冷了嗎？絕對不行！只要我馬立剛還有一口氣，我要使那個流氓知道這社會，不是禽獸
的社會！」

「立剛，你應該知道在你對面，不僅是一個流氓的力重，而是一個時代的力重，一個
社會的力重。」

「我不管！無論一個流氓也好，一個時代也好，一個社會也好。總之，我要反抗！我

要反抗！我要反抗！

獨立剛挺大聲的應叫着，彷彿和全世界生氣似的，不顧一切地猛然衝下樓去。

馬立剛再在我眼前出現，業已是翌日清晨。天明後不久，我剛起身，樓梯作着急聲，他匆匆上來了。當我第一眼看見他時，幾乎吃了一驚。他只隔了一晚，他的面容完全改變了：臉色可怕地蒼白，兩頰深深地陷落了，鼻子顯得十分的尖削，圓大的額角呈游灰藍，鬚仁滿佈着紅絲——彷彿他剛從一場可怕的劫鬥裏逃脫，舉止頓唐失常，而且帶着一種近乎癡狂的神情。

一逕走進我的房子，他酸然地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不說一句話，却緊捏着兩個拳頭，模樣如像在準備迎接什麼東西的進襲。

「立剛，這樣早，從那裏來？」我惘惘地問。

代替回答，眼淚立刻從眼睛裏湧將出來；他並沒有舉手把它拭去，只是絕望地搖搖頭。

「立剛，我小心翼翼地給他倒茶，」不要難過，鎮靜一下。又碰到什麼事情呢？」看見他沒有回答，我變換口氣加添說，「看你這樣子，是昨晚沒有睡嗎？立剛，你告訴我，是不是？」

他點了點頭，從鼻孔裏輕輕哼出一點模糊不清的聲音。

「那麼，立剛，且慢把原委告訴我，先在我床上睡一覺，休息一下，先讓你的精神恢復過來——」

「我不想睡，」他截斷了我，搖搖頭。

「那麼喝一杯茶，立剛。」

這一次聽從著我的話，他從桌子上端起茶杯，一飲而盡。「真想不到，他突然發了一口氣，說。

「什麼事，立剛？」我重複地問。

「真想不到，」他開始著，「她竟是一個這樣的人！這樣固執，這樣堅如鐵石！」

「你是說高小筠嗎？」

「是的，她，高小筠。我昨晚守了她一通宵，勸告了她一通宵，可是她依然不肯放棄

自己的決定！一個女人的心竟會這樣堅硬，真是想不到！想不到！

「那裏昨晚你過河找她去了？」我不敢置信地問。

「是的，」他回答，「從你這裏出去，我並沒有回學校，也沒有吃飽飯，便一直過河去——我揮頭不得頭而不頭了；在那一刻，我覺得是一個嚴重的生死關頭，自己是去挽回生命的寶貴，去和命運相搏鬥，什麼顧忌都屬於多餘，都不存在了。當一個人面對着生命的危境，他還顧忌什麼，還有什麼可顧忌的？我一口氣過了渡，跑到她那裏去，對她說——」

「你怎樣說？」

「我說，她給你和我的信都看過了，她的決定是錯誤的；首先第一，我不能自安於一個懦夫的地位，讓一個產生於抗戰後畸形社會的流氓，把自己所愛的人用無賴手段搶奪過去；其次為她着想，一個人總要實費自己的生命，不應該隨隨便便的屈辱於假驕之下，忍受不可忍受的侮辱和無窮無盡的痛苦。她的自我犧牲並無價值，相反的，她這樣做的結果，將用自己的幸福去喂養別人的野心，使他——一個流氓——更大胆地去嗜嚼人類的良心——」

「那麼，她怎麼回答你？」我關切地問。

「她說：現在的事情不是理論問題，什麼堂皇的道理她都不要聽。她又說：她所遭遇的自然是「不幸」，不過總得有辦法來對付它——她所決定的是「一種辦法」。如果我不贊成，她問我：那麼我有什麼更好的辦法？」

「你怎麼樣告訴她？」

「我說：我的辦法不是屈服，而是反抗——不等我把話說完，她立刻反問：怎樣反抗？」

「你告訴她了嗎？」

「自然，我告訴她了。」馬立剛顯然激動起來了，舉手拭面頰上的淚痕，「我告訴她：屈服不僅不是最好的辦法，而且是最壞的辦法——最好的辦法只有反抗！拒絕她的要求，把她的加給我們的侮辱擲回去！我向她提出具體辦法，立刻宣佈我和她的婚姻關係，立刻舉行婚禮！要是那個流氓當真跑來，由我出面來對付他，讓她用金錢來威脅我，或者用手段來陷害我！我不怕！我和他拚命！」

「她怎麼說？」

「她不言語！她對我掉頭，流着眼淚，她說：如果我這樣做，便等於自投異網的羅網，便等於她害了我！」——真奇怪！她害了我？為什麼會是她害了我？她總是說：她那

表哥是一個無惡不作流氓，死不辨爲了她的緣故，和一個流氓去糾纏不清，受一個流氓的侮辱，吃一個流氓的虧，輪不想一想，如果他就這樣把我挑撥過去，已經是一個莫大的侮辱，吃虧沒有比這更大的虧了！——我反覆的把這種道理告訴她，同時爲自己的決心起誓誓咒；但她依然對我搖着頭，流着眼淚。她只是要求我不必再去關心她，忘記她，譬如她已經在那一場傷寒症裏喪了命。她的態度幾乎使我懷疑到——自然這是不應該的——使我覺得她是在對我撒謊，她所說的只是一種可恥的託辭！這樣一想，我的氣憤便來了，我對她說出自己的懷疑，要她以最坦白的心對待我——

「她怎麼說？」

「經我這樣一提，她反而顯得穩健些了。她說，她不想在這時候對我中辦一切誤解，她倒十分希望我的懷疑是不錯的，我的責備對她能有力量；因爲，這樣便可以使我更容易忘記她，甚至咒詛她。但目前，她將要去喝的，却分明是一杯不堪下咽的苦酒，她要以自己的受苦來換取我的幸福——她說這便是對我的報償。她不知道這種報償，實際上却是怎樣毀滅了我的幸福！我對她說了一通宵，她的決定不肯改變！她的眼淚也直沒有乾！」說到這裏，彷彿感情的堤防突告崩潰了，她立時猝然站起身來，一手拉着我的衣襟，一邊小孩子似的笑道：「大舅，你是我的好朋友，你應該告訴我，究竟是我錯了。還是她

錯……究竟我應該怎樣辦？……」

他的情形立刻使我陷入巨大的旋風裏了。在這樣的時候，要給他決定什麼事情，自然是不可能的。受着傳染似的，一陣從楚進襲着我，彷彿眼淚也將從我眼睛裏湧出來了；我也站起身來，緊緊地握住他一隻手，吃吃地說：

「立剛，你太疲憊……也太激動了……先在我床上躺一躺，別的慢慢再談好嗎？」

「大……大……你要好好幫助我啊！」

如像一個器機失掉意志和主張的人，隨着我的牽引，他茫然地走到床邊，躺下身去。她並不立刻睡去，依然睜大着一雙失神的眼睛，什麼話也不說，彷彿是一個沒有感覺的人；可是在他兩邊眼角上，很快的孕育起眼淚，而且開始順着頰骨和太陽穴汨汨地流淌下來了。

直到下午三時後，馬立剛才回學校去，是虛誠的秦仲民先生把他陪伴着去的。雖然躺在床上，却始終未能安靜睡去；不時突然從噩夢中驚醒似的坐起身來，發出一個不著邊際的問詢；或者是出聲地哭泣起來，簡直失去健康人的常態了。愛情的打擊是何等巨大！愛

情真是一種危險的東西，它可使人投入幸福的全然的陶醉裏，但一下子，又復使人會受到比失去生命更深的痛苦！在到這小小山城裏來的短短的時日裏，我曾經看見過馬立剛怎樣沐浴在高小筠的柔情裏，他對她作着怎樣的讚美，而我又會對他們幸福的前途有過怎樣的判斷；可是，幾個月以後的現在，馬立剛却躺在我床上，流淚滿面，忍受着何等可怕的痛苦的煎熬呵——幸而，正在這窘迫無地的一刻，蔡仲民先生來了。彷彿業已預知馬立剛的遭遇似的，剛一進房，他便一邊扯動着自己的手指，一邊對床上那小孩子似的流着眼淚的人勸慰起來；在他的態度裏，既無驚訝，也無激動，永遠是那樣一付善良而平靜的神情，所說的話，也並沒有什麼新奇的地方，也和他的神情一樣，充滿着善良和平靜，以及一種深入世故的人所特有的溫存。情形簡直是神奇，對於馬立剛，這位舉止拘謹的生物教員，彷彿持有不可思議的力量；他的勸告立刻對他發生作用了，馬立剛迅速恢復神志，而且從床上下來，依從着生物教員的意見，他回學校裏去了……

馬立剛離去之後，整個下午和夜晚，對我卻變成異樣的難堪和不安。我覺得情勢既然這樣，必須再為馬立剛竭一次最大的努力，必須從速過河去和高小筠好好談一談。但我能對她說什麼話？我的說話對她能有什麼力量？我陷入無畏的躊躇中。最後，我決定無論會有怎樣的結果，明天起床後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履行這一宗難以逃避的義務！不僅爲了

挽救馬立印和高小筠的命。更爲了獲得我自己的心的安甯。

按照自己的決定。第二天早晨，盥洗之後，正準備下樓，先到小得一家熟悉的小粥店去吃早餐，隨後便從那裏一直過河去——但是樓梯上纏着急促的腳步聲，那四個曾經來過要省訪過馬立剛的崇拜者中間的兩個，帶着一種慌張的神情上樓來了，喘着氣，流着汗，什麼話也不說，立刻遞給我一封信。

一看見信封上是高小筠的手筆，一種可怕的預感猛烈地襲着我，無暇招呼來人，便急急把它拆開。

「我的恩人，我的愛人，」她潦草地寫着，雖然信封上是我的名字，信箋上却是給馬立剛的，「他已經開着車來了，明天起早，我便要跟他去——到地獄裏去，到世界上最惡最苦的地方去——呵，不！到天堂裏去，到世界上最好最美的地方去！忘記我！咒詛我！這是我僅有的幾分鐘，讓我祝你幸福！祝你幸福！祝你幸福！」

最初一刻，我幾乎完全不清楚信上簡短語句的意思，再讀了一遍——突然地，我明白過來了……一陣出乎意料之空虛絕望的情緒控制着我，如像一陣鷺風巨浪撲擊着一般，我覺得自己完全昏迷了。雖然這是一種可能的發展，一種並非絕對意外的結果，但當一向穩澗澗的不幸終於竊地來臨時，你將仍然難免慌亂失措，甚至感到空虛絕望。這時，我所遭遇的情形就是這樣。以微微發顫的手拿蓋頭封不尋常的信，我怔着，決不定自己應該怎樣辦，簡直恍惚如在夢中。隨後，我想到這是給馬立理的，應該趕快給他送去。不過當我開始往樓梯走去時，忽然想起在房門口走廊裏，還站着那兩個送信來的人——他們這時也正為我的神情發愣。

「這信是誰託你們送來的？」我問道。

「小學部那位高老師，」其中的一個回答。

「是她親自交給你們的嗎？」

「是的。昨天晚上，我們都已經熄燈睡了，她來打宿舍的門，把信交給我們，要我們今天一早送到這裏來。」

「她對你們說過別的話嗎？」

「沒有。」

「你們知道她還在學校裏不在？」

「不在啦。剛才我們送信來時，經過小學部，便順便到她房裏去看一看，裏面已經數得空空的，說是天還沒有死便走啦。」

知道自己的任務業已完畢，他們兩人便告辭走了。我和他們一起下樓，一直到河邊——我們走下河岸去搭渡船，我則一直往車站趕去。在那絕似的高岸上，在夏天早晨的涼爽中，在密密的柳蔭下，我奔跑似的跨着急步。到車站上去做什麼？高小筠總會在那裏嗎？如果她在那裏，我將怎麼辦？將對她說什麼話？而且，如果和那個開車來接她的流氓相遇呢？——在當時，這一切都沒有想到，沒有考慮，一種近乎本能的本能，逼使我這善做；同時，更有一種高潔的感情，充滿着我的胸懷，如像自己是在履行什麼偉大而艱辛的義務。趕到車站時，太陽業已從翠山的巔峯照射過來，開始着盛夏的熾熱。

這一天恰好是長途汽車的班期，整個車站都擠着旅客，喧鬧着一片繁聲；車棚裏，一大羣旅客中間的幸運者，幾乎把一個破舊的客車掩沒了。男人們喧嘩着，女人叫喊着，孩子們啼啼哭哭；現貨劉仔受着驚嚇，伸長頸頸，咯咯地嗚叫着。一個站長模樣的人，站在一班班子上面，急遽地揮動着手，發出一種尖銳的山鶉似的聲音；另一個人，大概是站上的工丁，把一件件的行李擡在肩上，嘖嘖也大聲喧着，擠進人叢去——而在車頂上，也業

已有着人了，同樣大駭應着，從下面接上行行李去，一件件疊積起來，車繩子纏繞着它們；還有一個司機模樣的人，則牽着一根粗大的鐵條，坐在車頭上面，大駭咒罵着，在一個冒着烟的木炭箱上忙應着。總之，這是一十分緊張的時刻，人們莫不把自己投入這種紊亂而騷亂的場面裏。我也沒有例外，在車子旁邊的人裏發着着，前後在右地巡邏着；但並沒有發現高小筠。直到重新從人裏裏退出來時，才想到她應該業已走了，因為她的哥哥是有自己的車的，這時大概業已在幾十公里外的公路上疾駛了……

想到這一點，我便急忙離開車站，離開那嘈雜的人叢，沿河岸往回頭的路上走。是的，高小筠，那樣一個純真——只少在外貌上是這樣——少女，現在拋開一個把自己全生命灌注在愛情裏的男人的愛，跟隨着一個無感不作的流氓走了；現在，她坐在他的車子裏，坐在他的身邊，正向着一個黑暗的命運的深淵疾駛而去；現在，在這腦子裏發生着怎樣的 thoughts 在她胸中裏走動着怎樣的感情？——我茫然地走着步，一隻手裏緊緊握着高小筠的像，周圍一切，對我都沒有印象，都失掉了存在，彷彿自己並不是行走於實際世界，而是飄蕩在一個虛無渺茫的境地。

當我從昏迷中清醒過來時，發現自己業已來到學校裏，朝向馬立剛的房子走去了。我鎮靜着自己，一邊和來往的學生打着招呼，一邊把手裏的信塞進衣袋，竭力裝出若無其事

的神靈；同時，還在心裏暗忖濟怎樣和馬立剛交談！怎樣避免給他一個突然的刺激。

但是，一切準備都落了空。馬立剛的房門沒掩着，沒有下鎖；推進門去，看見床上被褥零亂不堪，書桌上的雜物也失掉應有的秩序，顯然馬立剛是出去了。在這樣的時候，他爲什麼出去？到那裏去？我退出房來，心裏微微掠過一陣惆悵。不過這陣惆悵立刻就成另一種憂慮所代替；於是，我便急急的離開學校，向河邊趕去，彷彿我還能夠在那裏趕上他，把他從懸崖上拉將回來。我跨着匆促的步伐，穿過街道，出了城門，一直奔到河邊渡口。這時，石級上蹲着幾個浣衣女人，懶懶地敲擊着木杵；渡船靠在對岸，因爲過渡的人不多，也沒有看見它划移過來。雖然太陽業已升得很高，而且相當猛烈了，但依然殘留涼清長的靜謐。我又揀了一個空，在岸上踱一四步，便快快的回到寓所裏來。

忘記了亂說，也不明白自己在一早晨竟做了些什麼事情，直到這一刻，我依然還沒有使自已從一個夢昧的境界離開。她是細心的！即便在心緒最紊亂的時候，她也依然沒有失去一個女性的精明！她把這一封向馬立剛告別的信送給我，用意很明顯，她要我在一個最適當的時候真把它交給他。她太了解他了。從最初一次看見她，我就看出她是一個值得他用全生命去愛她的人，是一個能給他幸福的人。可是，誰料得到呢？在一段短短的時日裏，發生在我眼前是一種怎樣的巨變！爲什麼？是由於他對她的了解不深，愛情不堅，抑

是由於命運對於一對認真而良善的男女缺乏仁慈？誰知道？誰能够說？人生裏面的有些場合，是既無法解釋，也無法預料的；因爲，人類實在太脆弱無用了！……

正當自己陷入一陣感傷的沉思裏，沒有聽見張柳的響聲，蔡仲民先生業已在房門口出現。他在門板上用手指輕輕敲了幾下，同時作着假咳。

「謝老師在家嗎？」他加添着問。

「阿，請進，請進！」他驚地跳起身來，慌帶旋亂地招呼着。

他扭動着自己的手指，跨進房來。

「不用不用，」他慌張地脫掉，攪起扭動着自己的手指，「我說幾句話就走，是的，幾句話，只有幾句話，……」

「什麼話？坐下來再說吧。」

「不用……我就走的，……」就是，你知道，馬老師，他，今天一大清早，……他到對河去看那位高小姐，是的，去看……可是，那位高小姐，人竟走啦，不在啦。」

「那麼，他呢？」我的關心在另一邊

「他，馬老師，……，沒有找到她，真叫是，簡直愈發煩。好在，你知道，今天一大清早，是我跟着他去的，……這些日子來，他的樣子不大好，他心裏有心事，是的，

有心事……」

「現在他在那裏？」

「現在，是的，他在學校裏，在自己的房間裏……簡直，你知道，急死啦。我想，說不定，你會知道高小姐，她究竟到那裏去……我想，現在他那付樣子，總要你去看看他，安慰安慰他，照樣，勸勸他……」

「好，我馬上就去。」

「是的，馬上就去，你知道，他簡直急瘋啦，囑囉。」

幾分鐘後，我們就乘已穿過限窄的小街，走進學校大門，在衆多驚訝的眼睛注視之下，向馬立爾房裏快步奔去。

「看見我，險在依上的馬立爾一躍而起。」

「大綱！你來啦！你知道她到那裏去啦？高小筠到那裏去啦？」

「立爾，」我回答，「你爲什麼提這問題？管她到那裏去？她自己說你不必再關心她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路；在這樣的時候，失掉個把朋友算什麼！」

「朋友？她是我生命的主宰！我生命的一部份！怎麼能不關心她！能失掉她！」他環叫着。

「但她已經不是那個高小筠了，立爾。」

「爲什麼？」他簡直向我撲將過來，「大綱，你這話是什麼意思？不是那一個高小筠，難道是另一個高小筠？」

「以前那個高小筠是你的愛人，現在的却是你的敵人了——」

「爲什麼？大鵬，你說了爲什麼？」

「因爲現在她已經離開你了，她投到我們所憎恨的那些人裏面去了——」

「大鵬，你是說……難道她……」立剛聲音開始發顫，越形瘦削的臉孔，突然出現一種可怕的表情……

憑着一股難以壓制的衝動，不顧一切，我取出高小筠的信，準備把它交給他。但在我的舉動尚未完成時，她業已一下子從我手裏搶奪過去，貪婪地讀着它了。信很短，但是馬立剛的眼睛彷彿被它的每一個字吸引着，既不轉動，也不眨動……隨後，他的嘴唇開始微微顫慄，鼻翼微微閃動，終於，崩潰似的，眼淚從眼眶裏無節制地湧出來，立刻記滿臉……

「立剛，不要太軟弱了，」我從旁提醒他。

「可是，你看她，」他小孩子似的抽噎着，「明明她到一個最黑最苦的地方去了……可是，她還要說，她是到一個最好最美的地方去……她，小筠，果然給那樣一個流……流……流氓……」

「所以，她現在已經成爲你的敵人了，」我說。

「不，不是敵人……大鵬，不要責備她……我愛她……可是，你看……」

「立爾，你這樣算什麼！難道你就當真不能忘掉她！」

「不，不能……大鵬，現在我才知道……才發現……我是多麼的愛她，沒有她，叫我

怎樣活下去……」

「立爾，『海裏多的是魚，世界上多的是女人，』何必這樣啼啼哭哭呢——」

「大鵬，請你不要對我說這種話，我心裏很難受……很難受……她，小筠，果然給

他……」突然地，馬立爾撲倒在床上，大聲哭將出來，「呵！小筠！你！……你！……

你！……」

這情形使我完全怔住了，不知道應該怎樣才好。而一直默不作聲的蔡仲民先生，這時站在一邊，顯出一付悽然的神情，積着淚，幫助地拉動着自己的手指。

整整一個星期，馬立爾的情形很壞，彷彿病起來了，或者是，如像那位虛誠的生物教員所說的，「念起了」。向學校稟請了假，他把自己關在小小房間裏，幾乎不肯露面。在學校裏，在同事和學生中間，流溢着一種異合同情和嘲弄的空氣；大家紛紛談論着，批評着，嘆息着，微笑着——集中着一切人的興趣。這對馬立爾是一種殘酷的事情，他的不幸竟使自己成爲別人所矚目的中心了。在這樣的時候，友情應該是十分可珍貴的；我和蔡

仲民先生，幾乎是輪流地守着他，安慰他，勸導他，使他在感情上遭遇悲慘的失敗，却還能在友情上感受一分溫暖。

一天一天的過去，焦慮在我們——我和那位虛誠的生物教員——心裏迅速滋長着。馬立剛的情形始終不見好轉，而且，如果這樣繼續下去，將會有着怎樣的結果呢？感謝蔡仲民先生，他提出一個好意見，認爲要使悲痛能從馬立剛受濟創傷的心上消逝，最重要的，便是設法給他變換一個環境。在臨城約十里的一個鄉間，蔡仲民先生有一家地主的親戚；那裏地方既安靜，景物也很優美，是一處頗合理想的侯養場所；而且那位鄉下地主，也是曾經在外面奔跑過的，並不像一般地主的頑固守舊；尤其是，他想在自己村子附近，借用一座寺廟，開辦着一所小規模的學校——如果馬立剛同意到那裏去住些時候，度一個假期，自然是一件非常適宜的事情。這樣計劃定了，馬立剛也同意了，熱心的蔡仲民先生立刻寫了一封長信，把一切原委告訴那位鄉下地主，派人送去；幾個鐘頭之後，送信的人轉回了，帶來那親戚的回音，那位鄉下地主以十分懇摯的口吻，表示了極大的歡迎。把這封信給馬立剛看了，第二天一早，僱人挑着行李——馬立剛什麼都不肯留在學校裏——我們三個人一起到鄉間去。

蔡仲民先生的話沒有絲毫虛假或誇張，那位鄉下地主顯見是一個熱情而誠懇的人，有

着一張誠懇的臉孔和一個誠懇的態度。看見我們的來到，他簡直有幾分慌張了，急急忙忙的張羅清道和那，拿出摺開世重的蜜棗和糖棗來款待我們；而且，不止一次地，他稱呼我們是「貴客」。在他那張黝黑的農民的臉孔上，浮顯着一種不可壓制的喜悅。他把自己的全家團聚給我們介紹了——他有着一個白髮如銀的老母親，一個賢淑嫻靜的妻子，和三個壯健活潑的小孩子。這在鄉間，算是一種極隆重的禮節。他的年齡並不大，只有四十歲上下，却業已留起濃黑的短鬚，幾乎不離手地端着把水烟盞，完全是一個鄉下人的裝束；他的舉止和禮貌，也完全按照鄉間的習慣和俗尚。然而，使我們暗暗驚異的，是他的健談。他所具有的新思想和新見地。他以一種宏太宏曉的嗓音，滔滔不絕地發述着自己的過去。他說他也曾經有過雄心和美夢的，曾經在外面辛辛苦苦地跑，在那個五光十色的大舞臺裏打過滾來的。但是，這熱熱熱鬧鬧過了幾年，簡直弄到心身交瘁的田地了，仔細一想，竟發覺到自己所苦苦追尋的一切，只不過是空上的青烟，一放手便飄蕩不見了；因此，他便在自己的生活上來一個大轉彎，他回家來了，回來給種田地。「只有田地是實在的，」他明瞭着，「它不會欺騙你，種下什麼，它便給你生長出什麼——」他就這樣安心下來了，雖然並不是昔日美夢的實現，在自己的生命上，免不了有幻滅的暗影；也總比到外面去受欺辱辱來得好些。因為，在這現實世界上，夢終究是夢；而且越是美更不尋常的夢，便越

容易幻滅呵！……

他的論調顯然使馬立剛高興起來了，一變剛才到達時那種陰沉沉默的靜情，馬立剛開始和這位鄉下地主談起話來，彼此十分投機。在整個喝茶和吃飯的時間，在一間小小的鄉間的客廳裏，充滿着融和的空氣；甚至原是沉默寡言的蔡仲民先生，也爲這情形而感到欣悅了；一邊幫助地扭動着手指，一邊也不時插嘴搭談。飯後，主人邀請我們去參觀他所主辦的學校，那是一所規模雖小，却清潔而有秩序的完全小學，借作校舍的寺廟，經過一番改造，也十分適用；學生不多；教師也只有四五個，不過設備相當週全，並且依照校主自己的方式，採用着一種新的教學法。更可貴的，這所學校還享有着一個非常好的自然環境，前面是一條弧形小澗，後面則是一座松林密茂的小山，四圍環植着垂柳，校舍彷彿被掩沒在一片深濃的綠海之中，校主特意在後面留着一間小小房子，準備給馬立剛居住。

這一天，當我和生物教員動身回城裏學校來時，天色業已完全黑下來了。作主人的一定要我們在那間留宿，說是可以過一晚和那外面的烽火世界全不相干的靜謐的夜；不過爲了自己的職務，我們還是告辭了。他給我準備了一個大紅的紙燈籠，而且和馬立剛兩人一直送到距城三分之一的路程的一個村子邊，方才在零落的狗吠聲中握手道別。

四天之後，我帶着馬海蘭的一個電報和一封厚實的信——這是在把馬立剛送到埠間的翌日收到的，現在我就帶着它們，到那鄉下地主的家裏去。

這是一個夏日的午後，太陽異常猛烈，彷彿要把整個大地蒸曬成乾枯似的；雖然有些微的風，但它在向你吹送來的不是清爽，可是陣陣的熱浪——尤其是走在將近成熟期的禾麥野上的田徑上，更使你時時有灼燙息的感覺。天還是純一的湛藍，沒有半片雲絲。廣袤的原野上，發散着一種尋常的混合着稻香的泥土氣息。不時，從禾麥裏躍出一隻青蛙，或是飛來一個蛤蚧，碰撞在你臉上和身上；在田徑兩邊，青蛙紛紛避路，嗒嗒有聲地跳入水田。我走着，跨着急步；同時，在我腦子裏，也急轉着一些紊亂無頭緒的思想。我想到馬立剛，想到高小筠，想到打電報和寫長信給她哥哥的馬海蘭——在電報裏，她簡單的說她業已動身了，她就要到這裏來，要作哥哥的給她留心一個工作的機會；那麼，在這封厚實的

更信裏，她寫信問：「什麼話？信自然是發電報以前寫的，是不是在這上面寫着一些疑慮的問題，要求作哥哥的人的解答呢？或者是，她在給哥哥和高小筠的露來，作着充滿熱情的祝願吧？現在，她來了，她業已在路上了，跑向一個橫大世界的邊緣了，在她填滿興奮的胸口，更懷着怎樣的夢想和希望？……」

雖然只有短短的十多里路，因為多是交錯的田徑的緣故，或者更是心緒過份不甯的緣故，我一連走錯了好幾次，直到太陽西斜，黃昏將近時，才到達鄉下地主所住的村子。我並沒有先去看望那位「生活上的失足者」——那天他曾經用這種名詞對自己調侃了一番——却一運到那所以寺廟作校舍的學校裏去。我在那裏，很容易的便找到了馬立剛。

「呵，大舅！」一看見我，他便大聲叫起來，「你來啦！果然來啦！我算定你今天會來的！」

於是，彷彿久別重逢似的，我們緊緊握着手。

僅只是三四天沒有見面，馬立剛變得更瘦了。在這羣的亂聲下，那是一張發着青勁的臉孔；眼睜深陷，兩頰下落，鼻子不相稱地隆起，整個面容呈着一層灰暗的顏色。雖然在表面上，彷彿業已脫離那種來自猝然的打擊的半癡狂的狀態，恢復到正常的平靜；但是，很顯然的，悲哀非但未會過去，而且更滲入他靈魂的深處了，它在繼續不斷磨礱着

他，造成一種永恆的創傷。這時，他顯得十分興奮，簡直是雙手把我拖進房裏的，匆匆忙忙的張羅着茶水。

「怎麼樣？我這房子還可以嗎？」他同時問道。

「好，十分好，」我回答，「你在這裏住得慣嗎？感不感到寂寞？」

「還算好，也不十分寂寞。那位地主先生天天來和我談幾個鐘頭，天文地理，上下古今——無所不談，而且談得相當投機。」

「他好像是一個不遇之士，」我說。

「我們都是不遇之士！都和他一樣——甚至連他更不如——他從外面那個火辣辣的醜惡世界裏失敗了，還有這樣一個富麗的鄉間給他躲避，我們呢？我們往那裏躲避？比如我，不是只能借他的一角來暫時容身嗎？」

「還不是你的過錯，立剛。」

「不是我們的過錯？那誰是誰的過錯？是命運的過錯，還是時代的過錯？」

「何必去追究這些呢？我們太沒有力量了，用不到去愛天下之愛——」

「可是，大鵬，我何嘗去愛天下之愛呢？在很多事情上，我完全是一個自私的人，我所追求的只是個人的幸福；我往往只想濟自己，並沒有想到別人，想到那普天之下的不幸

者，因為，像你所說的，我還沒有弄懂了。」

我們並沒有繼續談下去。同樣的話，我們業已談論得很多了，但從來沒有得到過一個可以自滿的結論；尤其是，在這樣的時候，這種談論對馬立剛也是極不相宜的。爲了轉換話題，我從椅子上站起身來，走向一個朝後面小山開齊的窗子。從這窗口，可以看見山上——每處皆密密的松林，在一個廣大的地區投鋪着一片蔭影，給人一種涼爽平靜的感覺；而且，在松林那邊，大概有着牧童和柴夫吧，還不時傳來刀斧的斯砍聲、樹木的劈裂聲、啾啾的牛鳴聲、飄忽的煙聲和悠遠的歌唱聲……

「這裏的風景真好！」我讚美着。

「是的，」馬立剛也隨着走將過來，「第一天晚上住到這裏來的時候，我幾乎透夜沒有睡覺，聽着那松林裏角鴉的怪鳴，如像牠在對全世界發咒，使我心裏難受極了。」

「這是因爲你心緒原就不好的緣故，」我說。

「或許是的……在白天的時候，我就站在這窗子旁邊，看松林裏飛鳴的禽鳥和蹣跚的松鼠，覺得世間萬物，都比人類幸福；牠們都有自己的林蔭，只有人類必須過忤態難堪的生活；在一個大騙局裏顛倒困頓。」

正說話間，果然看見在近處的「株參樹」的洞穴裏，竄出一只尾大如帚的黑色松鼠，牠

活潑地直往枝梢飛上去，在樹皮上嗅着，搖着尾巴；突然地，不知道受到什麼驚嚇，一個球似的，在空中劃出一道弧線，牠投擲似的躍跳到另一株樹梢上去……

我們繼續談着關於山林禽鳥的話。今天，不約而同地，彼此都竭力避免將把話題轉到高小筠的身上去，彷彿她是一個不祥的人，或竟是被遺忘的人了。而當我們離開窗口，回到適才的椅子上時，黃昏的暗影業已偷偷地佔領着房子的每一角落。一個赤腳露背的小孩走進來，告訴馬立剛是開早飯的時候了；得到加添一個人的飯菜的吩咐，小孩子一轉身便逃出房門去，一會兒却給我們端來了一盞明亮的植物油燈。

到這時候，我才想起拿出馬海蘭的信和電報。

馬立剛的神情立刻緊張起來了。他急忙地看了電報，更迫不及待地拆開了信，讀着，讀着——他的眼晴在那上面停留了很久。

「他在信裏說什麼？」我問道。

沒有回答——代替它，他把妹妹的信默默地遞了給我。信上這樣寫着：

哥哥，親愛的哥哥——許久沒有接到你的信了，也沒有接到小筠的信。為什麼？難道你們都不理睬我，都忘記了嗎？哥哥，這是不應該的，十分不應該的。幸虧的結把

你們載到那個天涯海角去了，便這樣忙碌，這樣善忘？有人說，愛情是醇酒，喝了會叫人迷醉，會叫人忘掉全世界；當時我不相信，我以為清醒的人永遠是清醒的，不會因受愛情而迷醉；但照你們的情形看來，這話是當真的了。別啟紅！可不是我的話說到你們心裏兒裏去了？……哥哥，不提這個，我來和你說正經話吧。我們的畢業考試已經完畢了，我的成績不算壞；我們還出去旅行了一次，參觀了幾個好地方，只可惜大家太窮了，費用不夠，便提早回來了。告訴你，哥哥，真好玩，我們一羣小孩子鬧得一團糟，鬧得我們的訓導主任叫苦連天，哥哥，我還要小聲兒告訴你，在這次參觀旅行中，我寫了三首小詩。別見笑，我要把它們帶給你，請你給我打分數！哥哥，如今我已經是一個畢業生了，可以大胆走到社會上去自己謀生了。有一個同學不久就要去K城，那裏離你們的地方很近了，我在想，如果能夠得到路費，我就會跟他一起去，到你們那裏去，和你們在一起。哥哥，請你趕快給我找個工作機會，最好能夠和小詩在同一個地方——呵，不！我知道你一定不會答應這一點，因為……哥哥，是嗎？別臉紅呀！哥哥，親愛的哥哥，等著我吧，等著我來喝你們的喜酒，給你們寫一首讚美詩……

剛把這封充滿女性溫柔情和青春的純真的長信讀完，晚餐開過來了。在吃著飯時，馬

立期一直臥不作聲，而且飯量大大減少。放下碗筷，他站起身來，走向窗口，凝視着那正在擴展黑暗的夜晚。

「大舅，二待我剛一吃完飯，他突然從窗口回過身來，『我決定了，我不能這樣繼續！』」

「爲什麼？」我不解地問。

「爲了我還是一個人，還有着一顆人的心！」他咬緊牙說話，「你看海爾的信裏寫着怎樣的話！現在他已經在路上，就要到這裏來了，我不能讓她看見我這副狼狽樣子！不能讓她知道她的哥哥原來只是一個可憐的懦夫！」

「但該責備的並不是你呵，立剛。」

「那麼，誰是該責備的呢？我們之中誰都不是罪人，誰都有着一顆悲天憫人的心——可是我們都是弱者！不，社會是人的社會，社會的一切罪惡都由人爲，但那不是我們，一個弱者不能製造罪惡，因爲沒有那樣的力量。相反的，對於那些有力者——它是一種卑鄙無恥的總和——他們不僅製造了罪惡，而且坐落在那罪惡之中，享受着從損害凌辱他人而得的「幸福」，我們只有憤怒，只有憤恨，却沒有反抗！我們都是弱者，都是懦夫！不錯，我們太可憐了，不應該再受責備；那麼，對於那些該受責備的人，爲什麼要獻獻的加

以容忍呢？——」

「立剛，並不是容忍，而是——而是——你剛才說的，我們的情形是力所不逮——」
我斟酌着。

馬立剛揮着手，做出一個制止的姿勢。

「不，」他嚷着，截斷我的話，「我們不能這樣！不能以失敗者自居！爲什麼會力所不逮？爲什麼要這樣看輕自己？大膽，這些日子來，無時無刻我不在咒詛自己，輕蔑自己！現在海爾就要來了，如果她看見我做哥哥的這種狼狽模樣和懦弱表現，不知道她將怎樣失望！我不能這樣！絕對不能這樣！我這是一個人，就應該有一個人的權利和義務！」

「立剛——」

「請你不要再用無力的話來安慰我，」他急切地說道，「我已經決定了！決定了！我的決心再不能動搖！海爾的信真是一面明澈無塵的鏡子，我從它照出自己有着什麼樣的醜陋而猥褻的尊容！不管會有怎樣的結果，我要反抗！我要反抗！我要反抗！」

當彼此這樣大聲論辯着時，進來收拾碗碟的小孩子，也用着一種迷惑不解的神情看着我們，不肯馬上離開。好在不久之後，那位熱忱的總地主來了，才把話題轉移到別的事物上去。

這一晚，我就留宿在那寺廟裏，和馬立剛擠在一張床上。我們都沒有立刻入睡，也沒有繼續論辯；因為，我們悉屏着氣息，傾聽着從那小山上傳送過來的角鳥的咒詛似的怪鳴。

大約在三四天之後，按照約言，我正準備又復下鄉去探看馬立剛，却完全意想不到地接到了他的一封信。當它由一個臉孔黧黑、赤膊露臂的農民送交給我時，在沒有拆開以前，便有著一種不吉的預感蓋地襲擊我，直覺到它將給我帶來一個可怕的消息。

信的內容證實了我的預感。非常簡單地，他在信裏告訴我，經過幾天的考慮，他決定趕到省城裏去。對那個奪去他的幸福的流氓「清算」去。「我再不能自欺了，」他寫道，「我沒有忘記自己的話，小筠是我生命的支撐物，沒有她，我的生命便失去意義；現在，我決定去履行自己的諾言，去實踐生命的崇高意志。只要能夠找到他，我將用自己的學頭破他接濟卑穢的腦袋！我是一個人，我要做人一樣的生活！我要反抗！我要反抗！我要反抗！……」

讀著一封這樣的信，最初一刻，我完全怔住了。彷彿這原早在預料中的，正是一個

像馬立剛那樣的人所能做得出來的舉動；同時，却又彷彿還是一種不可置信的事情——他，馬立剛，赤手空拳去尋找那樣一個無惡不作的流氓，將會發生怎樣的結果？或許他找尋不到；或許他還找到了，他將怎樣對付那奪去自己的幸福，爲自己所深深怕惡的人？他向他們伸出自己的拳頭，抑是拍給他無情的咒詛？在這樣猶疑時，我覺得馬立剛不僅祇負責自己的命運，而且要負責更多人的命運，去對那根生於一種墮落的社會道德的土壤裏的成規作反抗！還是可怕的！因爲他太沒有力量，同時也太孤單了！……

這一陣間的尊思，在我心裏喚起一種近乎恐怖的情緒。把馬立剛的信塞入衣袋，我急遽地走出房門，走下樓梯，一逕向學校奔去；如像在這一刻，迫切地需要援助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

直到走入校門，我才發覺，除了那位虔誠的生物教員，並沒有其他的人能給我有什麼援助。一陣鞭撻的失望從心頭浮起，但我還是無聲地走向蔡仲民先生的房間；而且未經通報，便莽撞地闖了進去。

「啊呵！」他從書桌旁邊站起，彷彿對我的莽撞舉動，很感驚訝。

「立剛走啦！」是我的第一句話。

「是的……請坐，煙吧。」

「這是他的信，剛從郵局送來的，」我把信遞給他；同時，對他這種淡淡無關心的態度，微覺意外。

他接過它，抽出信箋，慢慢地看了一遍，隨即把它遞給我，臉上並沒有什麼激動的表現；彷彿在他眼裏，這是一件十分稀鬆平常的事情，也沒有立刻說話。

「你認爲他這種舉動——」我試探的問着。

「是的，」他扭動着自己的手指，「這真叫是……他這個人就是這樣的……噁噁。」於是，皺皺着眉，輕搖着頭，蔡仲民先生在房子裏踱起步來，甚至忘記了給我張羅茶水；顯然的，他也業已爲要意外事變而感到焦慮了，失去着心的平靜。他把自己的手指，扭動得格格發響。

「他會回轎嗎？」我又問道。

「是的，回轎……他這個人就是這樣的，真叫是沒有辦法……人倒是一個好人，就是在有些事情上，失之計算……真叫是世故不深，噁噁。」

「你說，現在我們應該怎麼辦？」

「是啊，我也在着急，我們總該替他想個辦法，去找他回來……不把他找回來是不行的，他一定會回轎……他這個人就是這樣的，真叫是，沒有辦法。」

「找他回來？」

「是的，找他回來，免得他囤窮……只有讀書，只能讀書，除此以外，實在沒有別的辦法，什麼辦法也沒有……！……！……！今天是不及啦，明天我就下鄉去，問問那位親戚，究竟他，立腳走的時候，有沒有對他說過什麼話……！……！……！是的，我要先去問一問……！」

我們並沒有繼續再說什麼話，蔡仲民先生不是一個喜歡發議論的人；尤其是，在這事椅上，我們所能想的辦法太少了。並不是我們不了解時形社會所加諸馬立剛的偏私不公平，以及由此而生的反抗之心的可寶貴；也不是我們不重視友情，不能分租一個受難朋友不幸的重負！……！……！不是的，全不是的。最重要的，是我們都太沒有力量了，比馬立剛更沒有力量。在我們面前，馬立剛顯得是一個英雄。我們都是駑劣之鳥，都是在暗礁上碰撞過來的破船，我們所渴望的，不是巨風驟浪，而是無波的水平靜。因此，馬立剛的行動不僅使我個吃驚，而且使我們失措了。

蔡仲民先生從那鄉間地主家回來了，並沒有得到什麼結果。馬立剛在去省城之前，他的決定沒有對任何人宣佈；他把自己的行李雜物，按照原樣安放著，完全未經收拾和整理，如像是一次偶然的出行，不久就將重新回來；在動身的那一天早晨，他只寫了兩封信

——一封留給那位鄉間地主，另一封便是差人送給我的；他自己什麼也沒有攜帶，甚至原來經常地捏在手裏的那根粗大藤杖，也依然懸掛在床架上。

尋麼，現在的問題，如果依照蔡仲民先生的意見，便是怎樣去找他回來了。但是，讀者呵，關於我們這位可憐的朋友和他的一切遭遇，憑着前面若干章節不完全的敘述，我們算是業已認識了他、了解了他；他既經歷着這樣的決意去實踐他「生命的崇高意志」，即使能够尋訪到他，怎樣能够把他「找」回來呢？他不是那種易於脫服的人，他的一向農民的固執，有時堅硬如鐵石，我們的努力不會變成全然的徒勞嗎？而且，他的決意，他的反抗，他近乎出奇的舉動，豈不是一種英勇行為嗎？尤其是，如果他這時業已「闖禍」了，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但是，讀者呵，在這樣的時刻，這一切頭腦都是可笑，都不復存在。世事幻變莫測，命運更是冷酷無情，宇宙正是一口殘忍的井，你一失腳落在裏面，一切殘忍呼號都屬無用；人類意志既然顯得如此脆弱可憐，除掉服從那冥冥不可知的支配力量，我們還能怎樣？還該怎樣！社會是人造的，而那種可怕的支配力量，恰正存在於人造的社會裏，播弄着我們，嘲笑着我們；馬立剛是我們眼見的例子，可是他卻赤手空拳的向那支配力量實行反抗了，對於我們，他的行為豈不是一種誘惑是召致嗎？

我決定要去尋訪他，不幸的朋友焉立爾——並不是要把他「找」回來，而是給他輸送一份出諸友情的關心，向他證明一種不移的信念——即使遭遇到怎樣的屈辱和打擊，他也不完全是孤單無助的。

正當我準備去尋訪馬立剛的時候，馬海蘭突然來了，她來得出乎意料的迅速。

業已是黃昏時分了，樓下那個基督教徒的房東太太萬聲通知我，說是來了一位客人；這是完全沒有料到的，驛驛之間想不起是誰，便滿懷疑慮地匆匆跑下樓梯去迎接。

我看見一個有著一張瘦削而黧黑的臉孔的青年女子，穿著學生制服，蓄的短髮，身邊放著一花藤箱和一個小小舖蓋，顯出一付風塵僕僕的模樣……

「謝先生，不認識我說？」她首先笑游說。

「呵，你是——」驀地我想起來了，「你是馬海蘭嗎，真是不認識啦，剛到的嗎？」

「剛到——剛從學校裏來，」她搔了一把自己的頭髮。

「已經到過學校裏啦？」

「是的，一下汽車我就上學校去，說房說哥哥不在學校裏了，要我到這裏來找謝先

生。」

「是的，杯棧啦，請先到樓上去，我住在樓上。」

於是，比着房東家一個工人的幫助——給她挑行李的脚夫葉巴打發走了——把藤箱和舖蓋推搬上樓去。在樓梯上，馬海剛便急切地詢問哥哥的消息，顯然馬立剛的不在學校，不僅使她感到失望，而且感到驚駭不安了。在房裏坐下，一邊給她張羅着茶水，我同時仔細端詳着她。對於一個青年人，時間的形壓太大了；在抗戰以前，在那北方古城時，她完全是一個鄉下孩子，穿着鄉間的衣服，說着家鄉的土話，長得如像一隻小兔子。但幾年不見，她業已變成一個完全不同的人了，非但在身材上顯得是一個正當發育期的少女，一切舉止言辭也都表現出大方不佞的態度。或許因為臉上的肌膚被過分曬黑的緣故，她那雙圓大的眼睛便見得格外清澈，成為整個臉容最顯著的特徵；同時，由於瘦削，原是滿面的片子似乎更高更寬了；只有從她圓大的額角在肥厚的嘴唇上，還可以看出和馬立剛相似之處。這時，她的兩頰因奔跑和興奮而漲着紅，額上和鼻上都滲出滂汗珠；她不用一方柔巴魯汗漬染黃的手絹扶擦着自己的臉孔，整個身子都不安地抽動着……

「我哥哥到那裏去啦？」他重新開始着。

「他到一個鄉下朋友家去，」我回答，「最近他身體不很好，我們勸他到鄉下休息。」

幾天——

「坐過病嗎？」他迫切地追問。

「沒有……不過因為心緒不好，所以身體也就感到不適……沒有多大關係。」

「確切還嗎？」

「不十分遠，有十多里路，一個同事的親戚家裏。」

「我說這樣久沒有接到他的信，」他透出一口氣，「還以為……謝先生，你見過高小筠嗎？」

「高小筠？」

「是的，高小筠，哥哥的一個朋友——不，一個學生——」

「見過，」我簡短回答。

「她好嗎？」

「好……我不很清楚……」

讀者！我在說着怎樣的話，做着怎樣的事情，處着怎樣虛假的位置！當一個滿懷希望，如徵信徒奔赴她似的長途勞頓而來的女孩子，她原是期待着一陣大喜悅和一個美辰世界的，但現在業已得到失望和惆悵了；我還能在她喘息未定之際，立刻告訴她足以成爲

一種大打擊的惡消息嗎？我簡直在逃避着她疑心不信任的眼光了——但我的不鎮定的神色和支吾含糊的言語，明顯地增加着她的不安，使她的臉孔變得更紅，汗出得更多，最近也更形慌亂了……

「我想看高小筠去，」她說着便站起身來。

「看高小筠？」我略略一怔，阻止她道，「爲什麼這樣着急，先坐一坐，喝杯茶，好好休息一下再說罷，你一定還沒有吃過中飯？」

「不，在半路上」個車站裏吃過啦，」她說。

「長途旅行之後，也得先洗一個澡，我馬上託下房東家給你燒水——」

「不，我到高小筠那裏洗去。」

「到她那裏路很遠，還要過河……而且，你也不認識路，天可已經不早啦。」

「不要緊，」她堅執着。

「再說，裏一她不在學校裏，要是不先通知她一聲，就這樣去找她也不大方便——」最後，藉着種種理由，我終於把她留住了。就算難免使她感到疑慮和不安，也總比猝然地給她看見不幸的真相來得好些。幸而黃昏很快地便過去了，天黑靜下來了；同時，由於這有從東太太的大聲：在房東家給馬海蘭安置好一個舒適的睡處。經過一陣忙亂之

後，我邀約她上小街吃飯去。在所有的時間，她都陷入極大的疑慮裏，彷彿業已猜知哥哥馬立剛所遭遇的不幸了，她的神情簡直是可憐的。到達一家飯館樓上，按照招待一個客人的禮節，我叫了幾樣菜餚爲她「洗塵」；但她明顯地有着一顆不安甯的心，吃得非常少，而且不時突然發出關於哥哥的問詢，使你窘迫得回答不出話來。

「明天一早就可以到哥哥那裏去嗎？」她又一次重複地問。

「好的，」我含糊地回答，「你爲什麼吃得這樣少？要不是口味不合？」

「不，坐了整天車，不想吃。」

「這天路上走了好幾天？」我竭力避免談到馬立剛身上去。

「九天，」她略一計算後說。

「這樣快？有伙伴嗎？」

「和一個同學一起走，坐她哥哥的車——她哥哥在軍隊裏做事，一路上都沒有耽擱，」但她又復問道，「我哥哥沒有告訴你我要來的事情嗎？」

「告訴了，還把你的氣報給我看。」

「那麼，他爲什麼不在城裏等我？」

「大概是想不到你這樣快就會到吧，聽聞地閱看看，從C到K省來，簡直是橫穿三個

省份呢，又是戰時的交通，想不到你會這樣快！」

在不很明亮的美孚燈光下面，馬海蘭一次一次的用手絹抹着額角和鼻尖，完全是學生時代充滿稚氣的態度；她蹣跚一雙潑潑不信任的眼睛，對自己的疑慮不肯容忍。

「她知道嗎？」又發出一句突然的詢問。

「她？誰？」

「高小筠，她難道會不知道嗎？」

「大概是知道的吧，你哥哥總已告訴她，可是一定也想不到你會來得這樣快。」

「我想，明天早上我還是先去找高小筠，再和她一起到樟下看哥哥去，」她自己作着決定。

和馬海蘭回到寓所，把她向房東太太介紹了，我便重新出門，趕到學校裏去找蔡仲民先生。

從我急遽的敘述裏聽取了究竟，霎時間竟毫無主張，這位虔誠的生物教員頻頻地搖着頭，扳動着手指。於沉默了許多時之後，他說出自己的意見，認為事情既已這樣發生，隱瞞顯然是不可能的，除了把它明白地告訴給她之外，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

「但是，」我說出自己的顧忌。「她是抱着很大的希望來的，如果一知道立剛的不幸遭遇，怕她會受不住這樣的大打擊！」

「是的，真叫是，打擊，」蔡仲民先生的手指扭動得格格發響。

「再說，立剛的事情還不知道究竟怎樣了？她，一個女孩子，還離家鄉跑到這裏來，我們應該怎樣安置她？如果立剛當真鬧出禍來，我們又該怎樣辦？」

「沒有辦法，真叫是，糟糕。」

「可是我們總得想一個辦法，」我說，「立剛是我們的朋友，情形這樣，這是我們做朋友的義務。」

於是，沉默來到了，生物教員不再說話，僅只輕輕嘆息着，搖着頭，扭動着手指。在這一刻，顯然的，即使是凡事鎮定的蔡仲民先生，也業已陷入絕處無決的境地了。對於一件意料中的困難，我們可以用謹慎和毅力來克服它；現在却面臨着一種幾乎是不可知的不幸，尤其是這種不幸不屬於我們自身，但必須把它當作要務來分担，這便我們感到十分榜徨無措了。

「沒有辦法，真叫是，困難之至，」蔡仲民先生嚙着嘴唇。

「可是，明天一早馬海蘭就要去看高小筠，難道筋疲力竭一個空嗎？」我簡直焦灼起

來了。

「那只有明明白白告訴她，」他說。

「告訴她之後又將怎樣辦？而且，我們打算怎樣來安頓她？」

生物教員依然用搖頭和嘆息來回答，我們的商談，一直沒有結果。但是時間迅速過去，夜自修下班的號聲陸續吹將起來，幾乎同時揚起一陣喧聲，學生們都從自修室擠向寢室去了。什麼也沒有決定，我便向蔡仲民先生告辭，只在臨行時邀約他明晨小樓上去共同應付難局。

亞農，當我們——依照自己的允諾，蔡仲民先生一早就來了——把馬立經所遭遇的一切，用一種極其婉和的語調，原原委委地告訴給馬海蘭的時候，她的臉孔刻刻的變換着顏色，胸部劇烈地起伏着，眼睛隱孕着淚光，緊咬下唇，什麼話也沒有說，完全怔住了……

「哥哥臨走時說了什麼話來？」許久之後，忍住自己的眼淚，她突然發問。

「沒有，」我回答，「因為他是從鄉下走的，只惹人送來一封信——」

「信在那裏？」

從我手裏接過哥哥馬立經的信，她深情地全神貫注地默讀着它。

「如果他事前曾把自己的決意向我們公開，」我從旁說着，「那麼我們一定不允許他這樣做，」一定要把他留下來，無論如何不能讓他去冒險闖禍；問題便在於他私下這樣做了，對什麼人都沒有告訴，使我們無法阻止他和說服他。」

「是啊，他這個人就是這樣的，墮落，」生物教員同意着。

「立剛這個人就是太熱情，」我繼續說着，「太容易衝動了，凡事不能鎮靜沉着，缺乏耐性；尤其是，一碰在他的固執上——」

「是啊，不通世故，」生物教員截斷我的話，扭動着自己的手指。

就這樣，我和蔡仲民先生，我們幾乎此唱彼和地說着話，竭力不使空氣給難堪的沉默裹結住，彷彿藉此才可以減輕馬濬閣得自驟忽之間悲傷的荷負。我們對馬立剛作着種種批評，自然我們的批評純粹出於友情和關切，不過也斯見得涉入苛刻了，如像馬立剛的行動裏，簡直是差風不足取的；而且，在另一方面，我們也忽視着高小筠的不幸遭遇，如像她是一個處在我們友情圈外的人，值不得我們去談論她，關心她，……

「哥哥的做法是對的！」放下信，馬濬閣決然地說着，同時仰起頭來。

我和蔡仲民先生驕傲地住了口，意外地注視着她。

「只是小筠太可憐，」停了停，她說，「太不幸了！誰想得到她還會碰在他手裏！他右錢，他什麼壞事情都做得出來——這算得什麼！她太沒有用了！」

「她這樣做，大概還是爲了立剛的緣故，」我插入說。

「要是我在這裏，」馬濬閣彷彿並沒有聽見我的說話，「我就反對她這樣做！這種種

性太不值得！這種犧牲簡直只是示弱的表現！」

和我們的預期完全相反，馬海蘭開始至終沒有流一滴眼淚——雖然在最初一刻，眼淚業已涌上她的眼眶，但她咬咬唇把它忍住了。她也沒有說太多的話，沒有發什麼議論，在她年齡上，還沒有養成發議論的習慣。她反而顯得比昨天更鎮定些。當她咬唇自己下唇時，她的嘴角邊便出現一種表現剛毅的細小紋路。彷彿被她這種可駭異的應度所鎮攝，我們一致沉默着，不知道應該怎樣開口才好。蔡仲民先生則依然嘆息着，搖着頭，格格出聲地扭動着手指。最後，沒有徵求我們的同意，馬海蘭便自作決定說，她要立刻趕到省城裏去，因為和她同行的那個同學一家都住在那裏，她可以和她們住在一起，慢慢打聽哥哥馬立剛的消息；但她並不是要「找」他回來，或是要他打消原來的決意，正相反，她是為的能够和他站在一起，並且也因此能够再見一次高小筠的面。

「要她離開那個流氓嗎？」我試探地問。

「是的，」馬海蘭搖一把握髮，咬咬下唇，以一種肯定的口吻說，「要她離開那個流氓，她不能那樣犧牲和委屈自己！」

蔡仲民先生不敢信任地看了她一眼，默不作聲，却更起勁地扭動着自己的手指……

於是，馬海蘭便開始作着去省城的準備了。因為幾天之內沒有班車，她決定坐船走。

結是商家的貨船，好在是順水，以目前的水位，只要兩天便可以到達。講好價錢，雇傭夫挑了簡單的行李，當天下午她就預先上船去——雖然結要到明天一早才能啓碇，我們留她再在房東家宿一晚，但無論如何無法脫離她的周執。

第二天，上午五點鐘，我們一起到河邊去給她送行。這是一個夏日的清晨，大地剛從新鮮的活力中蘇醒；清爽柔和的微風，輕徐地攪動新路上灰色的塵土。遠處一切林木和田野，被籠罩在灰色的薄霧裏，天際上，則塗抹著一層朝陽前一刻的淡紫色。從那為露水所潮潤廣的楊柳叢中，發出烏雀不留意啼鳴；河水在翠綠的倒影裏，緩緩地流著，反映出奇異的光輝。當我們到達時，一些停泊在碼頭旁邊的船隻，都業已開始活動，揚著一陣吆喝聲和衝撻聲……

「喂！謝先生！蔡先生！」站在一隻貨船的船頭上的馮海爾，首先呼喊著，晨風吹動著他的短髮和帽子。

我們奔將下去，站在離船最近的一個石級上。

「一到那裏，趕快給我們來信，把立頓的消息告訴我們，」我激動地說。

「好，一定，」她簡短地回答。

「要是見到立頓，無論如何叫他自己給我們先來一封信；尤其是，你要設法勸他趕快

回來，告訴他，這事的朋友，很關心他，學生也很懷念他……」

「是啊，勸他回來，」蔡仲民先生加添道。

「好，我們和高小筠一起回來，」他說，撫一把被晨風吹亂的短髮。

「自然，要是她——高小筠——」

但是來不及等我說出完整的話，船身業已移動起來了，船夫們大聲吆喝，把長篙投入水裏，使之激發起水浪，馬海蘭舉起一隻臂膀，向我們揮手，道着再會。

船身搖擺着，落入河心，從水面劃出一道尾似的漩流；在幾個船夫的長篙的撐划之下，順着水勢，船隻開始迅速地上路前進了。這時，朝陽的燈光，正從對河林蔭的端相透射過來，使水面上的倒影增加所明晰，並且引起閃爍的光波。目送着馬海蘭的身影逐漸縮小，一種黯然的情緒，却在我們的心頭逐漸濃烈起來了。

直到船要去遠，馬海蘭的身影業已不能復辨的時候，我們才回轉身子，悵然地走上岸來。彷彿同時被襲於一種突然而來的哀慟，彼此都不說話，默默的跨着步；臨到應該分手的地方，蔡仲民先生站住了，垂着頭，以一種沉默的聲音問道：

「鳳鸞，你回小樓去嗎？」

「是的，」我回答，「你上學校去？——那麼再見！」

回到水榭上，全然忘記了自己的存在似的，我發覺地沉坐在一張椅子上，許久不能恢復過神志來。在這些日子裏，如像經歷了一場不尋常的夢；現在，夢境業已消失了，同時更如像帶走了自己生命中的某一部分。可是，我究竟失去了什麼？究竟是什麼使我的心感到這樣不甯靜？……

得不到回答，我站起身來，很快地出了房門，假依攔杆。下面園子裏，完全是呈現着夏天的繁茂，展開一片濃綠的海；多數花朵都先後謝落了，美人蕉的紅花變成衰敗的暗紫，而石榴的細枝上，則業已結着小小可愛的果實……春天過去了，夏天也就將過去，時間的流轉十分迅速，生命顯得是怎麼短促可憐！但在這瞬息即逝的生命裏，充滿着它的，却是這樣廣大的憂慮、屈辱和不幸！在這世界上，誰是幸福者？誰的生命真正值得讚美？……

幸福是不可期的，而憂慮和不幸却是無窮！

半個月過去了，盛譽來臨了，學校即將放假了！——於一個溽熱難當的午後，爲我們所焦灼地關切着不幸的朋友馬立剛，突然回到這小小山城裏來了……

讀者！一如我們的期望，和我們分別了幾近一月之久，現在，他重新回來了！讀者一定急切地想要知道，他是怎麼回來的？他有沒有碰到那個流氓？對他報復了嗎？？勝利還是失敗？而且還有他的妹妹馬海蘭呢？

讀者呵，我將不能不給你帶來惆悵和失望，因爲，當我看見馬立剛的第一眼，我且知道他所獲得的是怎樣的結果了——他，比以前更黑更瘦，頭髮蓬鬆，神情黯淡……既沒有得到報關，也沒有先去學校，卻一逕到我的寓所要來；當他走上樓梯來的時候，也沒有按照往常大聲高呼的習慣，只是默默地，畏縮地，跨着沉重而遲滯的步子，如負負載一份過重的包袱。

「呵！立爾，你回來啦！」被一種不意的喜悅所激動，我直跳起來，迎將過去，企圖整他的手。

「是我，大鵬，」他把自己的手從我掌握裏抽出去。

「好極啦！立爾，只要你回來就好啦！」

沒有作聲，他搖搖頭，眼淚同時如泉湧出來了。

他的後面跟隨着馬海蘭。睜大着溼漉的眼睛，緊咬着下唇，挺直着身段，彷彿剛剛幹完一件莊嚴的工作，她臉上浮現着一種肅然的表情。兄妹二人走進我的房間，分別在椅子上坐下，長時間誰都不說話，讓沈默統治着。我照例為他們張羅着茶水，詢問他們有沒有吃中飯——因為，這一天的班車到達得特別早，還時還只有三點多鐘。

「還沒有，」馬海蘭回答。

「那麼，」我提議着，「我們先上前子去吃點兒東西好嗎？」

「我不想吃，」馬立爾搖搖頭，滿臉狼藉着淚痕。

又是一陣不愉快的沈默……馬立爾突然發出輕微的歎息來了，眼淚愈來愈多，悲哀的癡狂突告發裂，他完全不能自制了。頻頻地顫抖着脆弱的哥哥，馬海蘭的眼眶腫得更大，也顯得更溼漉，依然咬着自已的下唇，在嘴角邊出現着表示剛毅的細小紋路，同時舉手撫

了進汗濕了的短髮。難堪的五分鐘過去了，我們終於開始談起話來；回答着我的詢問，由林林馬海蘭作着補充和修正，馬立剛爲我報告着一個月來的遭遇。在他憤激遠播的敘述的時候，眼淚滾滾了。他立刻陷入一陣巨大的憤怒裏，一次一次忘情地揮頭着，而且，還發出狂暴的咒語。

簡單說來，在林林馬海蘭趕到省城以前，他業已找尋到那個破壞他幸福的流氓了。情形是這樣的——那個流氓自己開着一輛小汽車，迎面疾駛而來，嚇的警署喇叭；轉眼之間，馬立剛自然認不真切，但當他急急閃身躲避之際，却瞥見了坐在汽車裏面一個女人熟識的臉孔。「高小筠！」他大聲喊著，迎頭撲將上去，「高小筠！是你——」但是汽車裏面電掣似的疾駛而過，還沒有等待他說出一句完整的話，隨着一陣飛揚的塵土，他跌倒在馬路旁邊，腰部被車子所撞傷，頓時暈過去了；而當他神志稍稍恢復時，汽車早已不見，圍繞着自已的，只是一些面露驚訝和口吐歌息的路人……

以後便再沒有碰見他嗎？」我問。

「沒有，」他搖搖頭，懶懶地垂下眼皮，「因爲，我便進醫院去了，在醫院裏發瘋病，」

「這便是我的發復和反抗！」

難道就這樣完了嗎？——讀者或許會說我把故事安排得太不公允，不然便是我的敘述太不完全吧，可是，在我們這社會上，這樣的事情豈正不是一種「時代精神」的表現嗎？不過，可以告慰讀者的是，馬海蘭業已趕來了；我們應該沒有忘記，除了高小筠，她也是馬立明生命的撐支物之一，有著她在身邊，他是還能鼓起勇氣來生活下去的。雖然受了一次這樣巨大的委屈和打擊，但他究竟還年輕，還沒有走到生命的盡頭，世界如此廣大，他還應該有路可走，他的幸福的追求也不會完全白費。自然，暫時他是十分疲乏了，而且心身都受着損害了，他需要休息，需要讓時間來醫治他的創傷。仗着蔡仲民先生的好意，他重新回到那位鄉下地主家裏去，在那裏住了半年之久；同時，馬海蘭也沒有離開他，她在那個鄉下學校裏教書，負擔着哥哥全部的生活費用……

但是，高小筠呢？她怎麼樣了？

讀者！真是不幸的是她！在剛以前，那個淺薄的表哥哥業已存着一廂家室了，不過最初他欺騙着她，不讓她知道，因為，用他自己的話說，「她還新鮮，很好玩。」但是，不滿一年，在他眼裏，她便不再新鮮，不再好玩了；於是，他就把她送到「正室」那裏去，以便自己再去進行「新企圖」。那位「正室」原是一個漢皮肉生蛆的可憐蟲，不過賦性十分強悍泼辣，一聽見家去自己寵幸的女學生如今也被送到「冷宮」裏來了，由於報復的決

意，一進門便給她一頓拳打腳踢的「教訓」；自此以後，毒咒和類似的扭打便成爲高小筠經常的食糧；因爲，一個「正室」應該有「正室」的禮儀，爲了使高小筠不忘記自己的身份，「得叫你這賤貨嘗嘗老娘的手面！」——不止一次，那位「正室」指點着她的鼻尖這樣說。但雖必受着，滿着咽泣吞聲的日子；因爲，她是決心來忍受的，而且，她業已忍受過來了……不久，她生下一個男孩子，可是她從男人那裏傳染了一種惡疾，所以孩子一生下來便瞎了眼睛，她全身都是腫爛的。

一九四五年六月下旬脫稿於永安

新禾文叢
第一種
神的失落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初版

著者 王西彥

出版者 新禾社

永安立達書店轉

經售者 立達書店

永安中正路一〇二號

印數 二〇〇〇册

定價 國幣 元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